

夜 珠 集

謹 正 鑒 普

太 平 書 局

譚正璧著

夜珠集

太平書局

自序

從前我是不大寫散文的，這幾年來，生活太苦，感慨太多，遂在不知不覺中居然也寫了十多萬字，編成了這樣一本集子，開了我自從學會寫作以來生命史上的新記錄，這自然不能不算是件「聊勝於無」的事。

我覺得這種人最是無聊，他們從來不肯自己照照鏡子，看見了別人的各式各樣的臉，便依着自己的愛憎，表示鄙斥和贊美。我是幾乎時常在鏡子中看自己的，俗語說：妻子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妻子不要去談她，至於文章，在我恰巧和這句俗語相反。我常常覺得別人的文章，都有一種自己的風格，都有一種自己的情調，而我呢，庸俗，膚淺，從來沒有些微特別的表現。所以我對於當代作家，所看到的張張都是可愛可親的臉，而自己呢，常常自慚形穢，有時幾乎想從此藏躲起來，像從前一樣，不再給別人看見。然而事實又不許我這麼辦，於

是只好紅着臉，低下頭，還是寫下去。

這些文章，大部分都是發抒我個人一時的感觸，所以就是在議論或敘事的文章裏，也充滿着感慨的心情和哀傷的調子。在這裏面，缺少一種青年人的朝氣和毅力，雖然在「擬野草」中也曾經喊出一些似乎「希望」「前進」的呼號，但是如果放在世故老人的顯微鏡下，就會給牠發現已是「外強中乾」「力竭聲嘶」的。關於這，不必在這裏多所申說，凡是一個人到了「哀樂過于人」的中年，都難免有着這種悲哀的。

既已編成了集子，照例應該題一個集名，寫一篇序文。于是偶然想到兩句唐人佳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夜珠」要等待「明月」盡了才能發現牠的光輝，我的文章的命運何嘗不是這樣，所以就題做「夜珠集」。接着，又信筆寫了這篇不像序文的序文。

最後，我要特別謝謝柳雨生先生和太平書局。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集子決不會在這時候和讀者相見的。

三三，四，二二寫於寓樓

目次

自序

元集 談古篇

- 一 韓侂胄論……………(三)
 - 二 談金聖歎……………(一一)
 - 三 曲海作者黃文暘……………(一九)
 - 四 董謁的傳說……………(三五)
- ## 亨集 憶遊篇
- 一 飛霜落木話楓橋……………(四三)
 - 二 南京夢憶……………(五一)

三	憶蘇州·····	(六七)
四	江行第一天·····	(八三)
利集 懷人篇		
一	憶白冰·····	(九一)
二	憶虛舟·····	(九七)
三	悼滕若渠君·····	(一〇九)
四	哭一個無知的靈魂·····	(一一七)
貞集 擬野草		
一	落葉之什	
	代序·····	(一三一)
	永遠的誘惑·····	(一三二)
	夜之頌·····	(一三七)
	一個勇士·····	(一四〇)

落葉……………(一四五)

二 枯楊之什

代序……………(一四九)

聖人及其毀滅……………(一五一)

朝山者……………(一五六)

失去對象的懺悔……………(一六〇)

枯楊……………(一六五)

三 燭體之什

代序……………(一七一)

光明的故事……………(一七二)

夢與希望……………(一七六)

科學家的悲哀……………(一七八)

燭體……………(一八六)

四 絕墨之什

代序·····	(一九三)
生命的美麗·····	(一九五)
誰是犯罪的人·····	(一九九)
善與惡之頌·····	(二〇三)
絕墨·····	(二〇七)

元集談古篇

一 韓侂胄論

自古和戎有大權，未聞函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仇共戴天。

晁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尚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却恐防邊未必然！

這首詩是宋朝把韓侂胄的首級送到金國去求和時某太學生所作。宋朝的太學生在歷史上時露頭角，而且對於當時的政治常有很準確的批評和見解，不像同時那班理學家們的迂腐可厭。而他們對於韓侂胄的看法，尤持着和理學家們完全相反的意見，從這首詩裏便可看到。

一提起韓侂胄，一班不熟悉歷史的人們，往往便會聯想到秦檜，曾似道，以爲他們是一流人物。這事正同把王倫和秦檜等量齊觀一樣，着實有些對不起古人的。但王倫因爲死得很壯烈，所以一般人對他都還有恕辭，至於韓侂胄，除了宋末周密等外，幾乎衆口一辭，把他當做恃勢弄權的奸佞看待。

韓侂胄是一個失敗了的政治家，我以爲他至少夠得上這個稱謂的。最可惜的是他只會有的政治主張，而沒有他的政治手腕，這就是他沒有造成勢力，造成輿論，使他的主張得到大衆的擁護。所以

處處受到牽掣，終至失敗，而反把惡名落到自己身上來了。

本來，一種政治勢力的造成，應該是漸進的，而主持的人物，也須有相當的聲望。最不幸的，韓侂胄正生在那理學盛行極嚴於君子小人之分的時代。他們以讀書明理者爲君子，否則便爲小人。韓侂胄雖然不見得不會讀書，但他的出才正犯着這班理學家們所造成的輿論的大忌；其一，因爲他是宰相韓琦的曾孫，他的做官並不由正途出身，換句話就是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所以當他是個普通的執袴子弟；其二，他是高宗皇帝的甥甥，高宗的皇后吳氏，是他母親的姊姊，所以他是一個外戚。執袴子弟和外戚，在歷史上的確玩過許多惡劣的把戲，爲君子們所深惡痛絕，不能稍加寬恕。加之韓侂胄又是趁着一時的機會，憑藉他的特殊勢力而抓到了政權，在君子們的眼鏡中看來，必然更是個極端要不得的人物了。於是排擠痛斥的結果，他的一切好的政治主張當然不能實行，一切壞的事實自然而然地都歸於他一個人的身上。

小人不一定生來就是小人，也不一定永遠是小人。當小人要想學做君子的時候，如果君子們肯獎譽他，甚至扶掖他，那麼小人未必不能成爲君子。最不應當的是君子視小人如天生的仇敵，彷彿小人學成了君子會擠去了自己的地位，於是小人要往上爬，他們偏拚命把他們向下壓。於是小人無路可走，索性橫一橫心，繼續做他的小人下去，而專和君子們作對。所以當時韓侂胄在屢被朱熹彈劾之後，

他也屢次興僞學僞黨之禁，在歷史家當然以爲這又是韓侂胄的虐政，不知這正是朱熹輩自己所造成。他們不許韓侂胄做君子，他們反助長他成爲小人而去攻訐他。

在擁立寧宗皇帝這一事上，韓侂胄確有大功於國家的。因爲當時如果任那位患着神經病的孝宗皇帝一直做下去，這只有將國家生生的國送。這個計劃雖然發動於趙汝愚，但沒有他和吳太后姨甥的關係，決不會得到成功，因爲那時一切的權力都屬於吳太后。在寧宗就位後，他本該因功而獲得政治上較高的勢力的，但趙汝愚却在利用他後便排斥他。我想，這就是君子們也不肯容忍的吧，於是他憑藉他和宮中的特殊關係，反把趙汝愚擠了出去。這本是趙汝愚自己造成的結果，正同朱熹輩自己造成自己被斥一樣，也不是韓侂胄的什麼絕惡大罪。

雖然是機會把韓侂胄送上了獨當一面的政治地位，可是一半也靠着他有本有的天才，否則劉阿斗早成爲英明的國主了。他在政治上的成績，除了排斥僞學僞黨外，幾乎一無可見。但歷史家便把這個他們以爲是過人的成績作爲他一生的蓋棺之定論。不知道任何一個政治家，一上政治舞台，似乎就得來一下「排除異己」，這是古今中外皆然的，理由是爲了要免除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張時的障礙。韓侂胄要實行他的政治主張，而朱熹們偏偏一味攻訐他，於是他也照例來一下排除障礙；不幸的是他的障礙却是一班智識階級所擁護的理學家，而這些理學家又經後來元明清三代理學家的擁護，於是在衆矛齊

舉之下，他便永遠的體無完膚了。

他一生中也有過兩個有名的人物做他的「同志」，他們都贊同他收復失地的主張：一個是詩人陸游，一個是詞人兼軍事家辛棄疾。陸游是「同志」，或許有人以為陸游是書生之見，所以他肯從他不顧實力的危國主張；但辛棄疾自己本是個軍事家，那麼他的成爲他的「同志」，當然是必有所見的志同道合了。最可笑的是：陸游替他做了一篇南園記，引起了無數君子們的搖頭太息，於是這篇文章便在「渭南文集」中被擠了出去。我想：陸游如果還在，他一定不會贊成這件事的，因爲他不是一位理學家。至於辛棄疾，如不得他的擢用，那麼他只有一生以詞家著名；而他的軍事天才的得在江上發展，使後世的人都知道他不僅是個文弱的書生，那便是韓侂胄眼光獨具的結果。在這一事上，韓侂胄決非真正恃勢弄權的奸臣，我敢相信。

爲了受理學家的環攻，他一面要突圍而出，一面還要把他們排除了再來實行他自己的主張，這却使他費盡了半生的心血。大約是朱熹死了的緣故吧，或者是因爲有些理學家已看出他並不是一位怎樣萬惡而不可想的人物，於是攻勢漸漸鬆了下來。在壓力愈大抵抗力亦愈大的原則下，攻勢既衰，自然抵抗力也可鬆弛了。所以在韓侂胄做到平原郡王的時候，便解除了偽學偽黨之禁，而又追復了朱熹等的職分。從這裏，可以證明我所說韓侂胄的禁偽學偽黨是出於被逼一語的正確。否則他一帆風順做到的

了這樣的大官，正好跟他勢力的增大而加緊他的壓力，來厲行他小人慣使的手段，何必這樣的假仁假義？

在內政稍稍平穩，政敵不再和他爲難的時候，他便提出了一震驚世俗的偉大計劃，就是伐金。——其實這名詞很不通，應該稱爲收復失地。當時因爲用了一「伐金」這一不通的名詞，却把他的深慮遠見，詆爲好大喜功。我們想想如果他真的好大喜功，那麼只消學着童貫，出出兵，喊喊口號就夠了，他不真的去打金人，金人也不會來犯他，他的位置儘可安如泰山。可是他堅信伐金收復失地，爲當時執政的人應負的責任，所以他稍得喘息便不顧一切真的出兵去打了。但不幸的是一出兵就打了敗仗，使他在得到敗耗後急得鬚髮皆白。但這也正可見他對於這事的認真，因爲他知道自己負有重大責任。否則也儘可像賈似道那樣在半開堂門他的蟋蟀好了，元兵渡過了長江，把皇帝趕走了也不關，他只要一投降便可以仍舊不失爲「元勳」？

收復失地的計劃，不獨國內溺於苟安的人聞而震驚，就是金國的人聽了也爲之震動不置。所以在這一方是當全國人民苟安慣了的心理下去進攻，在那一方是用全副力量來抵禦這好久不會有過的新生的力量。於是在心理上的相形見拙之下自然更加速了失敗性，而金兵反渡過了淮水，更失去了許多土地。於是民衆的心理愈加動搖了，政敵們便乘機出來活動，對他大肆攻訐。投井下石本是士大夫們拿

手的慣技，於是他便成爲衆矢之的。可是他的心還不死，他拿出家財二十萬以助軍用，——這個數目在現在大發投機財的官僚們看來並不算多，因爲他們不消一天就可賺了回來，但在當時却頗不算小了；而且也少有像他那樣慷慨地犧牲的。這就因爲他知道國家亡了，家財也不保的緣故。——預備再接再厲的進取。不料正在重新布置的時候，來了一次猝不及防的大政變。苟安政府和苟安的政敵結合起來，在楊皇后和史彌遠的詭計之下，他突然遭到了慘殺。而且還差王柁把他的首級送給敵方求和，更接受了敵方提出的屈辱條件。勝敗本爲兵家常事，轉敗爲勝也是歷史上所常見，可是他一失敗便爲政敵所乘，而政敵又把接受屈辱條件的罪名歸到他的身上，以爲這是他「開罪鄰邦」的結果，這那裏會叫他折服呢？但他終於死了，在他的政敵和全國懦怯的民衆的快慰中死了，縱不甘心，又將怎樣？

歷史家常常痛詆「成則爲王，敗則爲寇」這種標準的不合理；只論成敗而不問是非，可是除了司馬遷外，——因爲他列項羽於本紀，確能打破那種不公平的見解——有那位歷史家能從這見解中超越出來？如果說韓侂胄的抗金，是不量自己的實力，有些近乎玩火自焚，那麼我倒又要說，如果先操必勝之見然後用兵，那麼敵人早都聞風而降，戰爭根本可免除，然而世上會有這種便宜的事麼？所以涿鹿一戰，幸而黃帝勝了；漢武帝幾次發兵打匈奴，也幸而匈奴兵不會到過長安。否則這兩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一定會和韓侂胄一樣大受訾議。雖然他們身分比較顯貴，遠非不從正途出身的韓侂胄可比。

但韓侂胄究竟是死了，家產被抄，兒子被流放於沙門島。抄家的結果，史上只說是「多乘輿服御之飾，真僭紊極矣。」果如所說，那可見他家裏並沒什麼過量的財產，於此更可證實他確沒什麼罪惡。所謂「僭紊極矣，」是「欲加之罪」的誣詞，誰也不會相信的。因為歷史上多數的外戚權臣們到了抄家的時候，總是金銀珠寶不可勝計，但他偏不是這樣，足見他拿出二十萬家財來助軍餉，確是盡他最大的努力而當得起「慷慨」兩字。

周密在「齊東野語」裏寫道：「平原身僂之后，衆惡歸焉。雜記所載，趙師翼犬吠，乃鄭斗所造，以報旆武學生之憤。至如許及之屈膝，費士寅狗竇，亦皆不得志抱私仇者撰造醜詆……」對於和他有關的人尚且受盡株連誣蔑，那麼對韓氏本身更可想而知了。周密是宋末人，和他時代很近，他的一切當然知道得很清楚。但他雖替韓氏作不平之鳴，可也不會發過公平的議論，這還是失之美中不足。

倒是金國的君臣較有「風度」，「貴耳集」說：「韓侂胄函首縶至虜界，虜之台諫交章言條胄忠於其國，謬於爲身，封爲忠謬侯。將函首附葬於魏公（韓琦）墓下。」「忠於其國，謬於爲身，」這些話出於敵人的口中，愈顯得能見其真實。就是在我們現在，覺得除了這八個字外，也沒有更適當的話可以稱譽他，而他的收復失地的主張，無論如何總是對的。和他同樣當得起這個稱譽的，我以為只有前於他不久而亦以身殉國的岳飛！

我另外再引一首當時太學生所作的詩來作結束：

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無人說與王梅道，莫遣當年寇準知。

三〇，一一，六，下午寫成。

二 談金聖歎

提起金聖歎，歡喜誇張的人，都說他是什麼中國唯一的文藝批評家。因為他曾經有志於批注「六才子書」，雖然後來到他被人家殺頭的時候，完成的只有水滸傳，西廂記兩書，可是就這兩書的批注成績看來，那麼誰也不會不以其餘莊子、離騷、史記、杜工部詩集四書沒有完成爲可惜的。但聖歎究竟是被殺頭而死了，可惜他也沒有用，就是沒有被殺，誰也難保他後來一定會把其餘四部書完全批注完成，況且到現在又已隔了三四百年。所以我以爲替古人担這種空憂，真是大可不必的。

但是話又得說回來，那麼金聖歎究竟是不是中國唯一的文藝批評家呢？這問題倒很有討論和研究價值。我以爲如果說聖歎是中國文藝批評家，那是誰也不會否認的，因爲他是中國人，又批注過水滸傳、西廂記以及其他零星的詩文，當然當得起這稱呼；可是說他是中國唯一的文藝批評家，那我就第一個要出來反對。在觀察力浮淺的人看來，他能夠從雜亂的古書堆中找出這樣六部體裁不同的好作品來，尊爲才子書，而且又加以批注，似乎是別具眼光；不知在實際上，他不過是綜合前人的餘緒

，而重新加以整理而已。因爲我們相信，在他以前，不獨批注過莊子、離騷、史記、杜工部詩集的大有人在，就是水滸傳、西廂記兩書，也已有過李卓吾、陳眉公等的批注本，並非日他作古。所以稱他爲「唯一」，那麼置前此諸文藝批評家於何地呢？

那麼金聖歎一些沒有特殊的貢獻嗎，對於他的文藝批評工作上？這我又要首先出來否認。我們姑置他沒有動手批注，或者沒有批注完成的第一至第四才子書於不談，單就他已完成的第五才子書水滸傳、第六才子書西廂記來說，那麼他除了在批注中有許多特別見解外，還憑着審美的眼光來行使他的斷然的手腕，就是將兩書都加以腰斬，而因此更增加了他們的文藝的價值。他把第七十回後的水滸傳，硬派爲羅貫中作，第四本後的西廂記，硬派爲關漢卿作，這自然是歪曲事實，而且不能得人原諒；但他所以要歪曲事實的原因和用意，却又是值得我們稱許贊美的。關於這，須讓我把兩部書分開來細細的說。

水滸傳原本共有一百多回，有許多不同的本子，可是全書的結束却全是一樣的，就是梁山諸好漢在受了招安之後，替國家建立了許多功勞，終被奸臣一網打盡。像這樣悽慘的下場，比了上半部寫梁山漸趨向興旺之路，兩相對照，不免令人興日暮途窮之感。金聖歎把七十回以後梁山諸好漢漸漸喪亡而終於完全毀滅的各回都刪去，大概就因他不願後人讀了爲之喪氣的緣故。所以當時歸玄恭批評

他批注水滸傳是「倡亂」，真是「誅心」之論。從前又曾有人說他，因為生當明末，身罹流寇之禍，所以對梁山諸盜引起反感，於是乃有七十回末盧俊義的一夢；其實這全是誤會之談。試問在那君主專制時代，而一口贊許那反抗官軍，殺戮官吏的強盜，雖然可以另外推出一個「招安」的口號來用以避免皇帝的反感，和大逆的罪名，但那些官吏們那會隨便任你這樣倡導？所以聖歎批水滸，表面上不能不竭力反對強盜，然而中間很多恕之詞，而一方多恕之詞，在另一方面却又結之以全體被誅的一夢。這樣撲朔迷離的批改，真是煞費了許多苦心的。而且把全體被誅托之一夢和現實恰處於對立，又誰能說定，聖歎於此不寓有什麼別的意思呢？

至於西廂記在文藝上之成就，不獨明人已大為推崇，就是現代新文學家如郭沫若等亦對他極端贊美。所以聖歎稱道西廂記為天地間第一等文章，不能算是他的特別見解；但他將第四本以後詆為狗尾續貂，才是他對於文藝鑑賞具有特殊眼力之處。凡是寫才子佳人戀愛故事的小說或戲劇，結局都有那麼的一套——團圓。西廂記雖好，但他沒有打破這一套庸俗的結局。聖歎就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法，竟一口咬定王實甫原作祇有四本，至「草橋驚夢」而止，而指後來一本為關漢卿所續。爲了要提高西廂記的文藝價值，而忽略了關漢卿在元曲家的地位，硬把後一本歸屬於他，這自然又是聖歎的不是，而且這一「不是」，會使後人懷疑到他對於文藝的修養真確程度。可是西廂記如果確是終止於「草橋驚

夢」，那才真成爲天地間第一等文章，聖歎對於文藝鑑賞，確實另有一種特殊體味。歸玄恭說他「誨淫」，這自然是不很了解文藝的本質者的話，但是西廂記在一切現存元曲中如他寫「酬簡」那樣的大胆真切，也確是鳳毛麟角，找不到和他同樣的第二折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水滸傳和西廂記的文學價值，本已先於聖歎的批注而存在，而且也早已有人提出過，但必須等到聖歎加以批注，而各把「蛇足」(我以爲用這比「續貂」好)刪除去後，他們的文學價值才較原來更見抬高。至於聖歎必須把「蛇足」屬之另一作者，那是他的一種手腕，否則不會得到讀者的深信，而要失去效力的。這些全都是事實。看了上面所說，我們覺得聖歎沒有把其餘四才子書批注完成，確是中國文藝批評史上的莫大損失，而這損失將是永遠沒法彌補的。

以上是說聖歎在文藝批評上的成功，藉此以確立他在中國文藝批評史上的地位。至於聖歎生平的事，那麼傳說很多，什麼「金聖歎故事」一類的書，又把許多別人的不相干的事都來附着他的身上，那當然不足爲憑。但有些是見於當時文人的記載的，那我們也何妨把他們提出來談談。

聖歎的殺頭，大家知道爲了哭廟一案，而哭廟是爲了反對縣官，所以此事正可做他「倡亂」的旁證。可是單是此案，他的罪名還不至於死。他的所以被殺，說是爲了當時有海盜來犯江南，而他和他們有了來往的緣故。這在有識的人一望而知是當局者一種毒辣的誣陷，否則無從把他致之死地的。讀

者們不妨試猜，那時所謂海盜者是誰？說出來了會使當時的滿洲人嚇得一跳，原來是指台灣的反清領袖鄭成功。那時鄭成功如果來伐江南而成功，不獨聖歎可以不死，就是整部歷史怕也將大有變動。但清朝畢竟洪福齊天，成功終於兵敗退去，「倡亂」如聖歎之徒，反而因此得以借端除去。一舉兩得，實在僥天之倖呢！

像聖歎這樣特殊的人物，在平凡的智識羣中，自然是難於得到他的同志或知己的，否則便不成爲聖歎了。但人畢竟是有感情的動物，孤芳雖然不妨自賞，但感情也須有所寄托。社會上一班年齡較高的人，向平之願一了，往往歡喜傾心於宗教，都是爲了這個緣故。近來小報上不是常常在提起高吹萬居士扶乩的事嗎？他爲死了愛女，慈心無所寄托，遂從事扶乩，心感神應，於是時若與鬼廝混。在不相干的人看來，他的吹萬樓日記是滿紙鬼話，不值一讀，不知這是傷心人別有懷抱，賴此以寄寓他的慈愛之情的。如果沒有這個，那他非至於發狂不可。孰知我們的金聖歎先生，也會有過和這相同的事。

讀了聖歎對於文藝的種種見解，大家必以爲他決不會同一般庸俗的文人一樣，也墮入迷信的網中。可是我向來以爲我們對於智識羣中人有此行動，應該當作別論，尤其是那班天分特高，見解特殊的文人像聖歎之流。在當時會有一傳說，聖歎會有一種靈物附在他身上，有的說是狐狸精，有的說是一

位姓陳的女鬼，與他有婚姻之分，故來相敘。但這裏所謂相敘，並不與聊齋志異裏所載那些狐精女鬼那樣化了人形來和他飲會，乃是降神於此，彼此互相談話。當時錢牧齋曾有天台泐法師靈異記一文記其事，可見他的靈蹟在當時是大眾皆知的。

據錢牧齋文所載，那位姓陳的女鬼的來歷是這樣的：她生前本是蘇州飲馬里的人。當她十七歲的時候，跟她的母親到橫塘去，看見有一個穿着紫衫，戴着紗帽的人，手裏拿着一隻如意在向她招手。她也戀戀不捨，回家後便患病而死。原來那穿紫衫的是上方山的神道，名爲永寧侯，住的地方叫慈月宮，他的職務是總管東南諸路百姓的平安。凡有了病求他的，他給以仙方，遇了鬼去求他的，他給以靈符，其他如祈年成、逐疫癘、懺罪過，度亡人，都用箋表求他轉告上帝。從明天啓七年起，她常常降神在聖歎的龕上。照這樣說來，那麼這姓陳的女鬼是有鬼丈夫的，所謂與聖歎有婚姻之分，似乎不確。否則吃起鬼醋來，聖歎雖然放誕，他能有力量對付鬼神嗎？

錢牧齋和聖歎同時代，所記當與完全得之傳聞者不同。但文中所云，全是鬼話連篇，與吹萬樓日記所記諸事，情致極爲相似。難道凡是文人，感情受了創傷，結果都會走入這樣相似的神經變亂狀態中的嗎？而且這類的事，在亂離的時候尤多，可見這全是一種精神病，如果不是智識分子，那一定會變成完全的瘋人的。況且真正的文學家，因爲精神異常，在平常人看來，多少總是患着些歇斯的里症

的，否則便不成爲文學家。那麼金聖歎的歸心於扶乩，正是他不安定的精神的歸宿，也是他無着的感情的寄托，事雖近於迷信，而用心確是很悲愴的。

不過終聖歎一生，未嘗真的沒有一個知己，不過時代却已入了清代。據金清美豁意軒錄聞所載：聖歎聰明絕世，把當時應舉考試的事看做兒戲。他考中秀才以後，不久就因考入第六等被斥革，但到了下一年，又即考中第一名秀才。像這種事情，已不知有過多少次。後來學使者法海奉命到蘇州舉行歲考，聖歎接了題目信筆直寫，一揮而就，便過去交卷。法海打開一看，見文章體裁特別，讀時佶屈聱牙，微笑地對他道：「好秀才，你且回去吧！」聖歎忽然向他作了一個揖走上前去說道：「請問大宗師，生員走出衙門回寓，假使路上逢到一個美麗的女人，看的是呢？還是不看的是？」法海也不怒，慢慢回答他道：「一看是君子，再看便是小人了。」他又作了一個揖，嘴裏說道：「奉教！奉教！」就昂然退出。但他心裏以爲這次一定又要考在第六等了。到了明天，法海把他列入第四等，要用夏楚打他。學裏老師和其他的秀才們都向法海討饒，法海更怒，差人去召他到衙。他這天很是恐懼，伏在地上只管請罪。不料法海一看見他，立刻怒容全消，忙命人扶他起來，對他說道：「我在京裏時已久慕大名，昨天讀了大作，才知你確是位天才。可是國家考試，不應該抱玩弄態度，就是你心裏有着什麼牢騷，也應自己痛下修養工夫。我極希望你能夠痛改前非。難道我真的忍心把你放在榜末嗎？」

就在袖中摸出榜來，原來聖歎的名字却高高的列在第一。於是他感激非常，不覺伏地大哭道：「文人得一知己，可以死而無恨，我雖不肖，一定聽你的話了！」從此以後，法海和他成爲莫逆之交。從這樁事看來，聖歎果然是個可見，而法海也不是個平凡的人。可是茫茫人海，像法海的能有幾個人，於是聖歎終於碰到大釘子而送去了性命。

法海之外，還有一人也可稱是聖歎知己。可惜相知太晚，沒有會見，聖歎已被慘殺。此事見尺牘新鈔中嵇永仁與黃俞邵的信。當時有位周計百太守，讀了聖歎批注的才子書，非常仰慕他，便差人送了川資去接他到任所。那時聖歎恰巧在批注唐詩選，所以沒有立即前去。過了一年，周計百忽然夢見一人，披髮赤足，跳在桌上，掩着面哭道：「我就是聖歎啊！」周計百早上起身，對清客們說道：「聖歎一定死了！」就再差人到蘇州去打聽，果然周計百夜夢之日，就是聖歎絕命的一天。這不能不算是一樁奇怪的事了。

三 曲海作者黃文暘

凡是稍稍留心中國戲曲史的人，對於曲海作者黃文暘這個名字，大概都不至於十分的生疏罷。他對中國戲曲方面的貢獻，全同作錄鬼簿的鍾嗣成一樣，鍾氏在錄鬼簿裏留給我們許多在別的書裏從來沒有提到過的關於元代雜劇作者及作品的可貴材料，他的曲海，却給我們以他所讀到的在他以前所有各種南北曲的可貴的材料。但奇怪的是，對於這位非常有功於中國戲曲的學者，却從沒有人注意他的生平，就是自稱有「歷史癖」的當代學者胡適，也不會替他來一篇像吳敬梓傳那樣的考據文章，而僅在董康輯的曲海總目提要序裏說他「是一個詞曲名家」。他是不是一個「詞曲名家」呢？據我所知，他除了曲海以外，沒有一部關於詞曲的著作，所以他是一位詞曲研究者，而決不是一位詞曲名家；正同胡適自己，僅是一位舊小說研究者，而決不是一位舊小說名家一樣。

可惜的是，曲海原書沒有流傳下來，僅僅在李斗的揚州畫舫錄裏留下他的自序一段，和一千另二十三種戲曲的目錄。但這已給一般研究戲曲的人視如拱璧。今人董康先生在北平實得樂府考略抄本四

函，又在上海借抄武進盛氏所藏考略抄本三十二冊，後來又在日本補抄得考略八十餘篇，合共得戲曲提要七百七十餘種。據董氏考證結果，以爲此書大概就是黃文暘曲海的底本。黃氏曲海係清代乾隆時兩淮鹽運使署聘他和凌廷堪諸人修改戲曲時所編纂，因爲在當時曾經進呈，所以不敢直用「曲海」之名。董氏因將考略彙訂爲一書，他以爲「其事其文悉出於修輯原手」，故仍改用「曲海」原名。但當他付大東書局排印出版時，却又改稱「曲海總目提要」。在這部排印本裏共得戲曲提要六百八十四種；董氏在日本所補抄得的猶未編入。後來伯英氏又從各家所藏抄本中補得六十二種，亦付印行世，合之共得九百四十六種。他以爲：「然其所收，往往溢出總目之外，作家姓名，亦不盡符，恐非黃氏作也。」此總目即指揚州畫舫錄所載曲海總目。考略是否曲海的底本，的確還是一個必須討論的問題。

揚州畫舫錄卷五述當時修改戲曲事的經過及所任用的人物云：

「乾隆丁酉，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歷經圖思阿並伊公兩任，凡四年事竣。總校黃文暘，李經。分校凌廷堪，程枚，陳治，荆汝爲。委員淮北分司張輔，經歷查建瓏，板浦場大使湯惟鏡。」

以下又分述諸人生平事跡，於黃文暘條云：「事另見。」僅凌廷堪條中有「與黃文暘交，文暘最精於制藝」語，可見黃氏爲學專精所在。最後述荆汝爲事竣，又續述修改事，乃云：

「修改既成，黃文暘著有曲海二十卷，今錄其序目云：『乾隆辛丑間，奉旨修改古今詞曲，予受鹽使者聘，得與修改之列，兼總校蘇州織造進呈詞曲，因得盡閱古今雜劇傳奇。閱一年，事竣。追憶其盛，擬將古今作者各撮其關目大概，勒成一書。既成，爲總目一卷，以記其人之姓氏。然作是事者多自隱其名，而妄作者又多僞托名流以欺世，且其時代先後，尤難考核，卽此總目之成，已非易事矣。』」

以後續載元明清雜劇傳奇總目共一千另二十三種，後附焦里堂曲考載此目所增益者共六十八種，再後則附葉廣平納書楹曲譜所收載而爲前所未備者共二十三種。目錄繁縟，頗佔篇幅，在這裏不擬備引。當時所謂修改戲曲一事，大概盡如前引文中所述。至黃氏生平，乃另見於同書卷九：

「黃秀才文暘，字時若，號秋平，居天心墩。工詩古文詞。得古錢數百品，自上古至今，一摹之而繫以說，爲古金通考六卷，辨安陽平陽爲戰國錢，識神農錢爲倒文，皆極精細。又錄金元以來雜劇院本，標本目而係以說，爲曲海數卷。又隱怪叢書十二卷，丙官集數卷。好葫蘆，門庭牆溷皆有之，長短大小，索索如貫珠，壁上畫水墨葫蘆無數；著葫蘆譜，闡陰陽消長之精，糖霜，百菊，不足比也。妻張淨因，名因，工詩畫，著淑華集。子無假，名金，得唐人絕句法。江北一家能詩者，黃氏其一焉。又著通史發凡三十卷。」

這是一篇我們僅見的黃氏傳記，傳中僅說他「工詩古文詞」，沒有說他精於詞曲。大概胡適稱他爲「詞曲名家」，因爲他曾修改詞曲之故。其實修改與創作純爲兩事，一個能夠校勘的人未必能創作。如作考信錄的崔東壁，我們只能稱之爲史學家，而不能即稱之爲歷史家，其理由政與此相同。

據傳中所記，黃氏在當時僅僅是一名秀才，而他的參與修改詞曲，且爲總校，都是以秀才的資格被聘的。照理，修改詞曲既爲奉旨之事，事竣之後，倒應有所酬賞，他不應以秀才終其身。但傳中絕未記及，當然是並沒其事了。於此可見清廷政治之腐敗，與夫當時文士之專被利用。傳中寫黃氏性癖及家庭，已非一庸俗平凡的人物，他的夫人張因，在當時亦爲一不可多得的有着奇才特行的女子。阮元研經室二集卷六有淨因道人傳，卽爲張因作。傳雖以張因爲主，然多及黃氏軼事，大都爲揚州畫舫錄中所未述及，綜合而觀，始能統悉黃氏一生及其性格的全部。此文不啻爲黃氏與張因之合傳，故有全文錄下的必要：

「淨因道人者，余老友甘泉秋平黃居士文暘妻也。父張堅，甘泉公道橋北湖儒者。母徐氏，北湖坦菴先生曾孫女。道人幼讀書，習詩禮，知孝義，兼工繪事，夜觀恆星，皆能指而名之。年二十五，歸於黃。事舅姑以孝聞，戚黨咸呼之曰「趙五娘」，用琵琶記故事，其孝可知。居士雄於文，爲里中老宿，屢不第，家貧，以館穀自給；道人常典簪珥以爲炊，或以畫易米，與居士相

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舅姑歿，寫偕隱圖以寄意。乾隆歲丙午，饑甚，有貧友來投者，道人解衣衣其妻，而自忍凍，分米爲糜以食之。吳梅邨祭酒之孫，貧餓於竹西路，居士割宅居之；其子女失母，道人撫之至成立。長官慕道人名，求見其詩者，閉門謝曰：「本不識字也。」曲阜衍聖公尙幼，余荐居士往爲之師，道人與居士以六十自壽詩相倡和，山左盛傳之。居士長余二十七歲，余童時卽見居士道人於掃垢山房。歲癸亥，邀二老來西湖，扁舟涉江，登虎阜，汎鸞脰湖，皆有詩。余於署中開別館居之。每二老出游，竹輿小舫，秋衫白髮，蕭灑於湖光山色間。余內子孔，亦以詩與道人相倡和。歲乙丑，歸揚州，畫掃垢山房聯吟圖以寄意，名士多題者。歲丁卯，居士客於外，其弟暨長子婦死，道人經其喪，勞且哀。季冬，居士歸，道人以微病卒。僕媼鄰婦來，相撞而哭，感其仁賢，血滿地，不知誰啗者。道人卒，年六十有七。所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子二：金寶，變。其家諱稱因。」

阮元爲一代儒者，爲文好實錄，此傳雖平鋪直敘，然寫一對安於貧賤的文學夫婦的蕭酒生活，以及他們仁慈義俠的個性，莫不躍然紙上。總括文中所記，我們可以拘得一極簡單的黃氏夫婦年譜如下：

一七三七 乾隆二年丁巳 黃文暘生。（據黃氏長於阮元二十七歲推算；阮氏生於公元一七

六四年。)

一七四一 乾隆六年辛酉 張因生。(據卒年推算。)

一七六五 乾隆三十年乙酉 二人結婚。時黃氏年二十九歲，張年二十五歲。

一七七七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 巡鹽御史伊齡阿奉旨於揚州設局修改曲劇，(據曲海自序，則奉旨修改詞曲在乾隆四十六年，較揚州畫舫錄前文所載後五年。)聘黃氏爲總校。時黃氏年四十一歲。

一七八一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 修改詞曲竣事。(揚州畫舫錄云：凡四年事竣。曲海自序云：閱一年事竣。因兩不相值，姑依前說移後一年，依後說提前一年。)

一七八六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 歲大飢，夫婦解衣分米割宅以賑貧友。時黃氏年五十歲，張年四十六歲。

一七九六 嘉慶元年丙辰 以友人阮元荐，黃氏爲曲阜衍聖公師。時黃氏年六十歲，張年五十六齡。作六十自壽詩，夫婦相倡和，盛傳山左。

一八〇三 嘉慶八年癸亥 阮元在浙江巡撫任，邀往西湖署中小住，因遨遊當地及蘇嘉名勝。

一八〇五 嘉慶十年乙丑 阮元丁父憂歸，（阮氏亦揚州人。）夫婦亦歸揚州。時黃氏年六十九歲，張年六十五歲。

一八〇七 嘉慶十二丁卯 黃氏客於外，及季冬歸，張以微病卒。時黃年七十一歲，張年六十七歲。

在這段小傳裏所最認為遺憾的，是沒有得到黃氏的卒年，而僅使我們知道他活到七十一歲時尚健在。但以年七十一歲的幡然一翁，而尚須作客在外，那麼他的老年境况亦可想而知了。「百無一用是書生」，古今同慨，寫到這裏，恨不能將三寸毛穎，投之於太平洋深處，生生世世不再與之相見也！

阮元的傳以張因爲主，故傳中對於黃氏的上代世系一無述及。但他記張因家世，却使我們發現她和當時二大戲曲名家有着極密切的關係：一爲玉燕堂四種曲的作者張堅，是她的生身父親，可見她對於戲曲之事，一定也是極有修養的；一爲她母親徐氏，是作坦庵詞曲六種的徐石麒的曾孫女，可見她的家學淵源。張堅也是一位老於秀才的不得志的文士，他們翁婿竟是同命。青木正兒中國近代戲曲史續輯他一生事跡和著作云：

「張堅字齊元，號漱石，江蘇江寧人。（夢中緣自序）屢應鄉試，不第，作江南一秀才歌以自嘲，時人因稱之爲「江南一秀才」。（夢中緣唐英序）乾隆初年，朝廷設樂，開音律館，命大

臣爲總裁，募海內知音時，（蓋卽張照等製內廷七種之時也。）或有勸之應召者，張堅辭而不就云。（夢中緣徐孝常序）乾隆二十五年，年八十，尙矍鑠云。其卒年不詳。——

按袁枚隨園詩話說他卒時年八十三歲，那麼他當死於乾隆二十八年，（據下文乾隆十五年，時年七十推算。）可補此文之缺。

「其所作傳奇四種，題曰玉燕堂四種曲，（有坊刻本）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是也。夢中緣爲康熙三十八年之作，（自序）按此時，張十九歲。自序玉獅墜曰：「憶昔從父師受業時，偷看西廂，拜月諸傳奇。偶一遊戲，曾作夢中緣填詞，懼見嗔責，藏之篋底，十餘年後，始出以示人。繼出梅花簪，懷沙記，今又成玉獅墜一種。」梅花簪稿成時，爲江寧優伶購去，易名賽荆釵搬演，一時嘖嘖稱奇云。（梅花簪吳禹序）而夢中緣之初刊，在乾隆十五年（時張年七十），（夢中緣跋）其他諸作，刊行猶在其後。夢中緣，懷沙記二種最爲評家所稱許。」

關於夢中緣，尙有一件使作者惆悵終身的逸聞，作者在夢中緣自序中亦述及之，但不如佚名的藝苑叢話所敘爲詳：

「江寧張漱石，工填詞，著玉燕堂四種行於世。嘗宿錢塘酒家，見燈下老嫗夜縫裳，蟹筐內針線簿一本，丹鉛燦然，取觀之，則鈔夢中緣本也。漱石詢其由，云：「主人有幼女，能讀魯論

及毛詩，頗嫻吟咏。愛誦是編，嘗與嫂賭記其詞，輒以手畫空作圈，搖頭若老生狀。年十六，以瘵死。此其遺也。今作篋藏針線矣。」漱石視其書，已殘缺，內有詩一首云：「拾得新詞第一編，攜來妝閣晚風前。囊追賀錦才尤麗，筆吐江花句欲仙。自是有情偏有恨，幾多無夢亦無緣。背人愛把丹鉛點，獨自閒吟獨自憐。」署名江上女子題。漱石詢其姓氏，老嫗終不肯言。乃以一金易其本以歸。明年復過其地，則酒家老嫗俱無矣。漱石因賦詩一章弔之云：「憐才獨爾愛新詞，況是深閨未嫁時。勝讀江東猶取貌，似空冀北尙餘癡。亭園香冷花魂碎，瓊珮聲銷月影遲。落落知音塵世寡，欲封文塚傍墳堆！」

據作者自序所述，係康熙五十年辛卯年事，時作者年三十一歲，夢中緣猶未梓刻，故江上女子所得，僅爲鈔本。楊恩壽詞餘叢話誤以康熙之辛卯爲乾隆之辛卯，乾隆辛卯爲三十一年，其時張堅如在，當已九十一歲。（張堅生於康熙二十年），與隨園詩話所記不合。拙著中國文學家大辭典誤從其說，以爲張氏得年當在九十一以外，當據隨園之說更正之。據此，則其女張因生時，張氏已六十一歲，可謂老蚌生珠；而張因的于歸黃氏，已在張氏歿後二年了。據阮元淨因道人傳，可知張氏雖爲江寧籍人，然住家則在揚州；可是揚州畫舫錄中又沒有敘及他的生平，却又成爲一件不可解之謎了。

徐石麟的生平亦很隱晦，中國近代戲曲史云：

「徐石麒（一作石麟）字又陵，號坦庵，原爲湖北人，流寓江蘇揚州，畫花卉有天趣，工詩詞製曲。以其女延香通曉音律，故石麒每一曲成，高吟之，令其女訂正其不協聲律處云。（廣陵詩事卷九，揚州畫舫錄二。）據其坦庵續著書目，（坦庵詞曲六種卷首。）自謂乙酉（順治二年）揚州爲清兵所陷時，冒死入城，取出其著書殘本云云，則明末清初之人也。今行於世者，有坦庵詞曲六種，（有舊刊本，稀見。）內二種爲詞集，四種則爲雜劇，卽買衣錢，大轉輪，浮西施，拈花笑是也。其他雖云有傳奇三種，（曲錄卷五）其存亡不可知也。據坦庵續著書目，此等雜劇，大率均似成於順治間者。」

但王國維疑與徐善爲一人，曲錄卷三云：

「石麟字又陵，江都人。案傳奇彙考載國朝徐善撰大轉輪雜劇，善字長公，江都人，與石麟里相同，疑石麟一名善，字長公，非別一人也。」

其他研曲家則不信此說，如盧前明清戲曲史卽分列徐石麒，徐善爲二人。曲錄卷五別列徐氏所作傳奇三種，爲珊瑚鞭，九奇緣及胭脂虎，前二種出曲海總目，後一種出曲考。但我所有的石印本揚州畫舫錄所載曲海目，則九奇緣作九奇逢，未知孰是。畫舫錄卷二又說他著有蝸亭雜記，青白眼諸書。看了徐女延香的深通音律，則徐氏女子的多才，是有着遺傳性的關係。阮元在傳中特別提及他，想來

就因這個緣故。

但是黃氏夫婦的著作，除曲海自序及總目外，其他均存佚難定。即曲海總目是否完全亦有問題，因他的岳父張堅玉燕堂四種，總目中只有玉獅墜，懷沙記二種，而不載其他二種，殊無理由可以解釋也。揚州畫舫錄卷三引有隱怪叢書記蕭孝子事一則，當爲黃氏著作曲海自序外僅見的遺文。所記雖純屬世俗迷信，但因事迹經過均合於常情，且叙述生動，描摹盡致，可見作者思想和技術修養的一斑，故爲節錄於下：

「……孝子名日曠，字毅庵，江都人，……平日孝謹純篤。母朱氏病危，醫藥無效，號泣數晝夜，計無所出，爲文告天，願以身代。顧念徒死無益，欲割肝和藥，冀得或效。然不知肝之所在，自以手捫胸脅，彷彿其處，積思甚苦，恍惚聞神言，人肝在左脅第幾骨下。日曠聞，則大喜，俟夜靜，磨利刃，焚香燃燭於庭，……解衣捫數脅骨，得其處，以刀割之。創小，手不得入，再剖數寸，肝尖從裂中躍出。下刃甫割，覺奇痛徹心肺，殆不可忍，手戰，刀欲墮。急切齒握固，割一片置案上，掩衣謝天。——

這種寫法，較之一般寫孝子割股不流血，不感痛的，實在合於情理得多，至於聞神言云云，當係一種心理作用，未必真爲事實。

「起覓肝，已失所在，皇急。袒視劃處，血竟不流，肝已縮入，手進探之，無所得。急於前劃數寸下再力劃之，左手啓創，沒腕入索，復得肝，曳之出，再劃一片，啣口中。忽前所割者宛然在案上無恙，卽並持奔藥灶，置肝銚中。覓火索炭，欲然煮之，血大溢不可支，遂反身入寢室臥。」

此段亦極真切，肝置案上忽失忽見，乃是孝子受痛後精神失常所致，非真忽隱忽現如有鬼神在旁捉弄之也。

「曠妻俞氏，方夜侍姑側，見曠久不至，疑甚。入室索之，突見所懸素幔，血濺數幅，大駭，謂曠割股肉矣。啓幔，見曠面色似黃葉，襟下血湧如注。俞急解其衣，創見，橫六七寸許，翕然而張，洞見臟腑。驚呼，大慟。曠急搖手，禁勿聲。俞乃飲泣。覓帛束之數圍，血稍止。曠強坐，揮俞出，曰：「慎無言！銚中物卽熟進母。」俞掩淚趨藥灶，……見灶上炭大然，湯已百沸。檢視銚中，赤物二，大半掌許。心怔忡，若突喉欲出，急潔器瀉之，赤物不復見矣。捧湯而趨，……奔床前飲姑。飲半，神稍王；飲畢，漸復而能呻，走告家人，皆大驚。父廷瓚入室，見妻甦，則欣喜合十，入子舍撫兒，則痛傷不知所爲。……」

此段寫其父驚惶情形，亦合各人身分。以下所寫，則全屬見神見鬼的迷信，故完全節去不錄。但他寫孝子的結局，則又完全脫除迷信，不學一般寫割股的孝子，往往得天佑而無恙終身。

「越七日，創漸合，復潰。又二十日，血盡。瀕危，囑家人曰：『我死，移尸於外，勿哭，恐傷我母心。』環抱父身，上下撫摩，泣且歎曰：『兒代母死，志幸遂。兒不能報父矣！』遂死。……孝子既死，母亦漸強，家人體孝子意，默治喪事，不令母知。母問日曠，家人給以鬻出作客卽歸。……」

這樣的經過了十二年，母雖望兒不歸，但病亦不發；不料終於到了揭穿的一天，使孝子的希望仍化爲畫餅：

「……如是十二年，賣菜備憩於門，母與閒話。傭問曰：『老母係孝子何人？』母駭然，詳詰其事，遂泄，發旁舍得孝子柩，大慟，病復發，遂死。……」

慈母聞子死，尙痛不欲生，况子爲己而死，自然尤爲痛心，加之舊病復發，自然不能支持而終至於死亡了。這篇文章有一種好處，就是使人讀後，但覺孝子的割肝的無知識，不人道，但其願代母死之誠，則又可感動天地。在醫藥不發達，人力無從克服危疾的時候，此種無可奈何的事實，遇到一個至誠人不願病者死亡的時候，這種愚笨的手段還會自然地運用出來的。因爲這純是一個感情上的問題。作者在那個時代而能那樣的寫，雖然仍不能完全清除迷信怪誕的部分，但比了普通寫法，無論如何，總是高明合理得多。

爲了作者遺留下的文章實在太少，所以姑舉這一篇無甚特殊意義的傳記文來加以剖析。我的用意，不過要使讀者看看他的思想和文學伎倆罷了。將來如有其他詩文發現，當然還得再來一次介紹的。

我想：在這樣一篇草率的文字裏，至少，可使讀者們對於曲海作者的各方面多知道一些。如其能夠這樣，我的筆墨也就不白費了。

三二，九，二八，晚上。

寫此文章畢，忽憶陳康祺郎潛紀聞中亦記有黃氏事，急爲翻閱，其首段云：

「甘泉隱士黃文暘，雄文俠氣，交徧人寰。淑配趙氏，世稱靜因道人，食貧偕隱，以詩畫相倡和，或賭記書籍，策數典故以爲樂。隱士性好友則鬻書畫，斥簪珥以助之，忍凍耐飢，賓客恆滿。……」

此段寫黃氏有俠氣，好交友，爲前引諸文中所未叙及；但以張因爲趙氏，恐爲筆誤，或印本錯誤。陳氏又於篇末對阮元之於黃氏夫婦特表贊揚，以爲無阮氏，則黃氏夫婦之名，將掩沒不彰。這是陳氏不知黃氏所作曲海在戲曲史上的價值之故，否則必不作此言的。但阮氏爲淨因道人作傳，究給我們以較多的材料，而他的待遇二老，亦無微不至，設非自己丁憂，怕也不會就送二老回揚的。陳氏的贊語云：

「黃氏夫婦，儷潔涵馨，風流照代，自是人間嘉耦，倘不得禮賢好士如文達其人，則冀却缺田間終老，誰傳饋餉之恭；梁伯鸞庶下長依，孰恤賃舂之困？並世奇男淑女，慧業天生，湮沒蓬蒿，姓名翳寂，豈少也哉！」

這在對於阮氏方面而論，確是沒一句可算是溢美之詞。

三三一，九，二九，下午。

四 董謁的傳說

古代有許多思想或行動奇特的文士，在當時已爲朝野所傳述，後來又經歷史家的採集，或有名人物的齒及，便成爲後世幾乎無人不知的傳說裏的人物，像漢朝的東方朔，晉朝的張華，唐朝的羅隱，明朝的徐文長，清朝的金聖歎等都是。但也有在當時名不亞於上述諸人，而後人很少知道他們的，像本文所要講的漢朝的董謁，宋朝的彭淵材等，那麼他們和他們的幸與不幸，真不可以道里計了。

其實，像這樣的人物，在筆記或野史裏，時常有得發現，不過不大令人注意罷了。譬如本文所要講的董謁，見於西漢末人郭憲（約前二六——後五五以前）的漢武洞冥記。這並不是一本僻書。而且有許多關於東方朔的怪誕的話，爲後世的人所熟知的，便是從這部書裏傳述出來的。但在同時，書中又叙到另一個與東方朔同樣怪誕的董謁，這個人便沒有引起後世的人的注意。郭憲離開漢武帝的時代很近，可見當時這種怪誕傳說的流行之盛。這自然是漢武帝歡喜神仙所造的風氣，而董謁之與東方朔，卽照洞冥中所載的看來，却是難兄難弟，半斤八兩的人物。

洞冥記中記載關於董調的事，共有三則，而且和同書所記東方朔事一樣，也敘到他的出身，和西王母的關係，以及他的博聞多識。這三則是：

董調字仲玄，武都郁邑人也。少好學，嘗遊山澤，負挾圖書，患其繁重；家貧，拾樹葉以代書簡，言易卷懷也。偏荆爲床，聚鳥獸毛以寢其以上。

元光中，帝起壽靈壇。壇上列植垂龍之木，似青梧，高十丈，有朱露色如丹汁，洒其葉，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珍枝樹。此壇高八尺，帝使董調乘雲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鷄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歌春歸樂。調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繞梁三匝乃止。壇傍草樹枝葉，或翻或動，歌之感也。四面列種軟棗，條如青桂，風至如拂塔上遊塵。

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調曰：「昔桀媚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今螭腹餘金簪穿痕，得非此耶？」（此處似原有缺文）曰：「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試我也。」（此數語疑爲另一段文字的結束）

西王母在《山海經》中本是一個人身虎齒豹尾的怪物，在《穆天子傳》中已是一位文雅的國王，在《漢武內傳》中乃一變而爲「年可三十許」的靈人，這裏又說她有着遼梁三匝，感動草樹的歌喉，那竟是一位可愛的少女了。

漢武帝所最愛的「傾國傾城」的李夫人，不幸天死之後，武帝思念不已，於是有方士招致她的魂靈來和他相見。這個方士，一般書裏都說是李少君，漢武故事裏說是李少翁，資治通鑑却把李夫人改做王夫人，而方士也爲李少翁，但在晉朝王嘉的拾遺記裏，却把這事也屬於董調。拾遺記所載的人名雖爲董仲君，但這一望便知是董仲玄的異文，因爲當時和武帝最接近而爲武帝所信任的，在其他書裏只有董調而沒有另外的董仲君，這正同唐朝的筆記和野史裏的葉法善一樣，或作葉法靜（開天傳信記），或作葉淨能（明皇雜錄），其實只是一個人而已。

因爲漢武帝思念李夫人而令方士招魂，這一定是當時的事實；但是否真有能夠招魂的方士，而這方士是否是李少君，李少翁，還是董調，那不過是當時的傳說。因爲傳說的不同，於是同一件事，主名却一變而爲三人了。不過拾遺記所載，却較其他諸說變幻可喜。原文如下：

漢武帝嬖李夫人。及夫人死後，帝欲見之，乃詔董仲君，與之語曰：「朕思李氏，其可見乎？」仲君曰：「可遠見而不可同乎帷席。」帝曰：「一見足矣，可致之！」君曰：「黑河之北，有對野之都焉，出潛英之石。其色青，質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夏盛則石冷，刻之爲人像，神語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譯人語，有聲無氣，故知神傳也。」帝曰：「此石可得乎？」仲君曰：「願得樓船百艘，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者，皆使明於道術，費不死

之藥。」乃至閩海，經十年而還。偕去之人，或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令工人依先圖刻李夫人形。俄而成，置於輕紗幕中，宛若生時。帝大悅，問仲君曰：「可得近乎？」仲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畫可得親近乎？如石毒，特宜遠望，不可迫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仲君使人舂此石人爲九段，不復思夢。乃築夢鑿台，時祀之。

李少君用法術致李夫人之魂，照近代的解釋，如果實有其事，也不過是「催眠術」之類。拾遺記這段文字乃另作解釋，以爲是「潛英石」的功能，這當然更不合於科學原理。不過一個傳說的產生，往往起因於對某種不可解釋的事象加以一種好像合理的成然的解說，以滿足一般求知欲較旺的人的要求，至於是否真的合理，那麼一切傳說都是差不多，如果傳說都是真實的，那便不成其爲傳說了。

在這段文字裏，又併入了徐福求仙同型的一段海外求寶事，幸而漢武帝壽長，沒有因思念夫人過甚，而不久便駕崩，否則待董謁歸來，如無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本領，那麼武帝將同秦始皇一樣，不過他比秦始皇聰明，臨死時以爲是上了董謁的當了。因對爲我於徐福求仙，一去不回這個傳說，曾作過這樣的自以爲頗合於理想的解釋，就是徐福到了三神山後，他曾獲得不死之藥回來。不過因在海上常常給巨風引開，所以一往一來，隔去了許多年月。等到歸來時，始皇已經死去，國內正在龍爭虎鬥，

鬧得天翻地覆，早已沒有人相信這種騙人的撈什子——不死之藥。於是他只有恨自己歸來太晚，受理無人，而不能不仍飄然遠引了。

在這段傳說裏，又解釋了一般精魅的由來，雖然最後把石像毀去未免近於矯揉造作，但畢竟是很有意思而很高明的。不過董誥本來是東方朔或是張華一流人物，在這裏却又一變而爲徐福，李少君之流了。但這種轉變也不能算是不自然，因爲拾遺記是晉人所作，和洞冥記作者相去又好幾百年了。

三二，九，八，晚八時

亨

集

憶

遊

篇

一 飛霜落木話楓橋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楓橋夜泊

這是一首著名的唐人絕句，作者張繼因是而享大名於千載，今人一提起楓橋寒山寺，口中便會很自然地把這首詩吟誦出來，只要他曾經讀過任何唐詩的選本，因為選詩家沒有一個人肯放棄這首好詩的。

大家都知道，唐代是詩人的天下，詩人之多，可以車載斗量，可是其中姓名常常留在後代人口碑中的，究竟也寥寥可數。不過這時代有一個和其他時代不同之點，就是詩人的成名，不以本人地位，

也不以作品數量，而全恃作品本身的成就，所以儘有其人職分卑微，所作無多，而以一首，甚至或以一句好詩而享受盛名的。像張繼，他如果沒有「楓橋夜泊」一絕句，他的姓名就決不會爲現代的我們所熟知。其餘像他一樣的人，在當時還不知有着多少。

張繼在正史上沒有傳，不過在新唐書藝文志裏錄有他的詩集一卷，但現在亦已失傳，僅全唐詩中輯有他遺詩的全部。從筆記和詩話一類書中，以及他自己的遺詩裏，搜出他一生的歷史，僅知他字懿孫，襄州人，與詩人皇甫冉爲總角交，情好逾於昆弟，天寶十二年（公元七五三）登進士第，嘗佐鎮戎軍幕府，又爲鹽鐵判官，大歷末年，入都爲檢校祠部員外郎，又分掌財賦於洪州，後來夫婦都死在其地，如是而已。在他死後，詩人劉長卿有詩哭之云：

白簡曾連拜，滄州每共思。

撫存憐稚齒；歎逝願身衰。

自此辭張劭；何由見戴逵？

獨聞山吏部，流涕訪孤兒！

那麼他死後的景况蕭條，也就可想而知了。

對於他的「楓橋夜泊」這篇名作，在批評家，註釋家，考據家的筆下，曾經有過不少的異詞歧說

，引來談談，倒也足夠消磨我們的「有涯之生」。現在先從「楓橋夜泊」這個題目談起。豹隱紀談云：

「楓橋舊名封橋，後因張繼詩『江楓漁火……』句，改楓橋。今天平寺藏經多唐人書，背有「封橋常住」字。」

照這樣說來，張繼在寫詩的時候，封橋還沒有改做楓橋，原題應作「封橋夜泊」了。但是現在所見的各選本上，「楓橋」從沒有作「封橋」的。

其次是原詩的第二句「江楓漁火對愁眠」中的「楓」字和「愁眠」二字。據寒山寺中石刻上的原文，「楓」字作「村」字，於是有人以為「村」字比「楓」字好，因為「江楓」和「漁火」連接不上，不若「江村漁火」的一氣貫注也。但是此說如成立，那麼前引豹隱紀談所說，必須根本推翻，否則連「楓橋」這橋名也將發生動搖。至於「愁眠」二字，如照原來字義解釋，很是勉強，因為上面的「對」字是介詞，後面須為實體詞，才能合於文法。於是有人把「愁眠」二字解作山名。這樣一來，解釋起來果然通順了，但愁眠山在何處？却又成爲問題了。

再次是末句的「夜半鐘」問題。據詩話總龜引古今詩話云：

「歐陽文忠云：『唐人有「姑蘇台下寒山寺，半夜鐘聲到客船。」之句，說者云：「句則佳矣

，其如三更不是撞鐘時！」于鵠送宮人入道詩云：「定知別後宮中伴，遙聽縵山半夜鐘。」而白樂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鐘聲後。」溫庭筠亦云：「悠然旅榜聞回首，無復松窗半夜鐘。」豈唐人多用此語耶？倘非遞相沿襲，恐必有說。」

照原文看來，是歐陽修引他人之說，以爲夜半不是撞鐘之時，張詩完全失實，而唐人都好用「半夜鐘」句，當必別有原因。但是其他的詩話或筆記裏，却又逕以他人所說爲歐陽修之說，如唐詩紀事先錄「楓橋夜泊」詩全文，其下附註云：

「此地有夜半鐘，謂之『無常鐘』，繼志其異耳。歐陽以爲語病，非也。」

堅瓠集二集亦有「夜半鐘」條，云：

「唐張繼宿楓橋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六一居士謂繼此詩，句則佳矣，奈夜半非鳴鐘時。或云：『姑蘇寺鐘，多鳴於半夜。』或云：『惟承天寺至半夜則鳴，其他皆五更鐘也。』庚溪詩話云：『昔官姑蘇，每三鼓盡，寺鐘皆鳴。』……」

其實夜半撞鐘，無論其爲出於偶然或慣例，都和詩情無關，只要是鐘聲就是。而且鐘如不鳴於夜半，則後二句儘可不作，而全詩亦可無矣。總之，此種討論，殊可不必，倒是前面講過的第二句，才有大加討論的價值也。

寒山寺在蘇州城西面十里楓橋鎮上。楓橋不但有橋，而且還有很熱鬧的市集，所以沈德潛在他編的唐詩別裁裏，於所選「楓橋夜泊」詩下附註語云：

「塵市喧闐之處，只聞鐘聲，荒涼寥寂可知。」

從這等地方玩出詩中情味，才是真能懂得鑑賞詩的人。寺相傳爲梁代所建，本名叫妙利寺，而且還有一座七級高的塔。咸豐時遭洪楊之亂，寺和塔都被燬去。後來經過江蘇巡撫程德全贖資修葺，但沒有將塔重建。所以我們現在所見，已非原來之舊。殿裏有寒山、拾得二尊者的碑像，據說寒山寺之名，就是因爲他們會在這裏卓錫過的緣故。關於這一點，我也發現了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就是張繼和寒山是同時代人，當時寒山尙未有名，決不會就有人用他的法號來做寺的名字，而「寒山寺」之名，應該別有取義，才與張繼詩不發生矛盾。

寒山本是唐代著名的詩僧，但是他的在世年代，各書所記不同，最早是在貞觀中，最晚竟在唐末五代間，據今人胡適最後考定，「他生於八世紀初期，他的時代約當七〇〇至七八〇。」他所據的是太平廣記卷五十五引仙傳拾遺，其文如下：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歷中（七六六——七七九），隱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當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號爲寒山子。好爲詩，每得一篇一句，輒題於樹間石上，有好事者隨而

錄之，凡三百餘首，多述山林幽隱之興，或譏諷時態，能驚勵流俗。……」

全唐詩收有他的詩三百〇三首，首載小傳，係據寒山子詩集閻丘胤的序文而作，反比仙傳拾遺所

載多詭怪的事跡：

「寒山子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唐興縣寒岩，時往還國清寺。以樺皮爲冠，布裘敝履，或長廊唱詠，或村墅歌嘯，人莫識之。閻丘胤官丹丘，臨行，遇豐干師，言從天台來，閻丘問：「彼地有何賢堪師？」師曰：「寒山文殊，拾得普賢，在國清寺庫院廚中著火。」閻丘到官三日，親往寺中，見二人，便禮拜。二人大笑曰：「豐干饒舌，饒舌豐干；阿彌不識，禮我何爲？」卽走出寺，歸寒岩。寒山子入穴而去，其穴自合。……」

看了上面的兩段記載，寒山僅是一位怪誕的傳說中的人物，當時卽使到蘇州，住過寒山寺，寺名也決不會立卽爲他而更改的，我敢相信。我以爲寺名的由來，當與「寒山」山名有關。中國古今地名大辭典云：

「寒山在江蘇吳縣西，本支硎山之支峯，明處士趙宦光隱此，作小宛堂。後爲僧舍，庭前老梅相傳宦光手植。」

可惜我不十分熟悉蘇州地理，手頭又沒有蘇州府志一類最不可少的參考書，所以這裏所說的寒山

，和寒山寺的距離如何？究竟有沒有關係？竟無從加以臆測。只好作爲一個暫時的假設，請熟悉蘇州鄉土史的人出來指正了。

民國二十年的春天，我會和知友盛俊君作蘇錫之遊，趁着到天平山去，曾繞道到過楓橋，遊過寒山寺。這是我第一次到楓橋遊寒山寺，此後便沒有第二次再去過。在今春寫的憶蘇州一文中，曾記及那時到寒山的一切印象：

「坐夜車到了蘇州，……在閶門外找家旅館住下。明天清晨，便坐人力車經寒山寺到天平山。寒山寺在楓橋之側，這地方是以唐人張繼一詩而著名的，那裏的「夜半鐘」又成爲後來考據家辨證的好題目。我們一進寺，就去看那個聞名已久的古鐘，據蘇州指南所載，那只現存的鐘，已非古物，而是贗鼎。我們都不是考古學家，又缺乏鑑古常識，所以雖然面對贗物，設非看了蘇州指南所載，也必把他當做真物一樣的。寺很大，僧人還算不俗，並不瞧不起不肯化錢的遊人。我們在周遊全寺的時候，又看見了許多碑帖的刻板，鍾、王、顏、柳，無所不有，我們平時在冷攤上時常看見許多從名山勝跡所拓得的碑帖，以爲得之頗不易，誰知都是這樣製造出來的。世界上原有許多本身並不珍奇的東西，却給人類拾得非常珍奇，我們都不妨作如是觀……」

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回憶舊遊，彷彿還在目前。而這幾年來困於苦難，又不知徒然消逝了多少閒情逸致。爲了沒有餘暇，也沒有餘資，即欲作一次郊外旅行亦不易得，不要說搜探名山勝跡了。舊遊重訪更不知在於何年何日？涉筆至此，曷勝浩歎！

現在萬里飛霜，千山落木，城郊楓葉，一定又早「紅於二月花」了。但不知楓橋依舊，寒山寺無恙否？

——三二，一〇，三二，夜

二 南京夢憶

平生的遊踪並不多，但是即使多，南京終究是個最最值得回憶追戀的地方。這不因他是現代中國的首都，而由於在過去的歷史上，「六朝金粉」，「江左風流」，種種遺跡已足夠使你心嚮而神往。

生長在中國的天堂——江南——的文人，他一生可以不會登過北方風沙萬里下的長城，不會欣賞過南國溫馨的夜裏的珠江，甚至足跡沒有一踏過鄰省泰山的最低層的石磴，可是即使在交通工具沒有像現在般便利的往日，那近在咫尺的蘇杭和南京，總得全都到過。蘇州的繁華，杭州的秀麗，自然大可迷人；但南京本來是個歷代文人會聚的中心，而又到處都是古跡，那麼既稱文人，又怎能反而不去登臨憑弔呢？

但是蘇州的繁華在城裏，杭州的秀麗在城外，而南京的古跡却城裏城外都有，所以同是旅行，遊蘇杭和遊南京，有時間經濟和不經濟的區別。加之南京的古跡既不繁華，又欠秀麗，往往易使一班沒有歷史感的遊客悞喪失望而歸。這也都是事實。我第一次上南京，還在離開現在十一年前，後來又絡

續去過七八次。但真誠地探尋古跡，訪攬勝地，却在第一次；那次幾乎盡南京所有著名的古跡和勝地而遍履之。因為季節在隆冬，來往又全仗自己一雙腳力，所以回來後曾患過一度極厲害的齒痛，終至將左旁的臼齒拔去才告痛止。我以為這是這次旅行莫大的犧牲。但此後往往因了這拔去的齒缺，而時常使我不由地憶起南京的種種，那麼這犧牲又似乎不是沒有代價的了。

就是我最後一次上南京，離開現在也已足足五年。這五年來，我的懷念南京，却遠過于我懷念自己的故鄉。新秋病後，思慮更清，舊遊往事，不覺又歷歷重上心頭。因濡筆染紙，寫成若干小文，有的志遊踪，有的抒感想，有的寫歷史，有的記形勝，……隨意所至，縱筆而寫，並不拘定一種體裁。有否什麼意義和價值，一任「仁者」「智者」各人自去批判可也。

一九四二，八，一六晨寫畢。

棲霞山

坐了京滬特別快車到南京，在將到未到的時候，使我特別興奮而深感趣味的，是那棲霞山上許多由山巔到山麓懸掛着的似瀑布般的積雪。

因為那次剛巧在嚴冬的雪後，一路上已賞鑑過各式各樣的雪景，一到棲霞山前，但見一疊一疊的

一條一條的白布，由山巔蔓延到山下，好像是座天然的織布機，雖然織布機決不會那麼長和闊。這景象多麼雄偉奇麗啊！

但一般人所取于棲霞山的，却不是嚴冬時遠觀的積雪，而是深秋時近賞的楓葉。那一點一滴像染上鮮血也似的葉子，佈滿在每株的楓樹上，也飄積在每個石級和斜坡上，確也使人觸目驚心，感到人生不久又將受那一年一度嚴冬風雪的威逼。他是大地即將枯寂的預兆，又是人生即將遲暮的象徵；他不但是離人的眼中血，也是愁人的心頭淚。但是，「楓落吳江冷」，只有覺官特別銳敏的詩人才能最先感覺出來。一般人到時成羣結隊的去觀賞，那不過是一種應時的習俗，正同寒食禁烟，重九登高一樣，懂得真實的意義，引起準確的感覺的有幾人呢？

楓葉，我當然也歡喜欣賞。可是季節既不能爲我而突然更置，時間又不允許我下車到那邊去一度作客，魚與熊掌既不可得兼，那麼對於兩者的取舍，自然地只有舍近而取遠。其實，我此行也已幸運，無意中不勞安排地觀賞着了一般人所不會注意到的雄麗的天然奇景，可以算得是旅程中意外的一快。可是，古人中早已有過我的同志。明末殉國英雄孫武公會在山上建有別墅一所，名叫雪洞，爲他眷愛的名妓王月藏嬌之所，可見他是先我而有取于雪的一人了。

夫子廟

南京的夫子廟，等于上海的城隍廟，蘇州的玄妙觀，凡這三個地方都會到過的人，他們會不期然而然地想着把他們放在一起做比擬。

其實這三個地方，不但可以彼此互相比擬，而且可以做現代中國一切的象徵。因爲在那裏，有新式的照相館，又有舊式的畫像店，有新式的糖菓舖，也有舊式的茶食店，有新式的西藥房，也有舊式的拔牙攤和賣藥舖，有算命相面攤，也有人振鈴講耶穌；此外，如香燭店，舊書舖，雜貨攤，點心店，木器作，花鳥舖……莫不應有盡有，但到底還是舊的多，新的少，有的雖然新舊並陳，但還是往往新不敵舊。看看這種不三不四，烏煙瘴氣，漆黑一團的情形，會引起你對於未來中國的命運情勢已趨向十分嚴重的擔心。

才到南京，第一程遊踪便踏上夫子廟。據說不但現代人都歡喜如此，就是從前人也都是這樣。

從人堆裏浮着脚游泳進去，遊人的擁擠也全和上海城隍廟，蘇州玄妙觀沒有什麼兩樣。吾們總是不脫書生本色，在人叢裏兜了一個圈子，認識了全廟的輪廓後，便找到幾個舊書舖做歇腳的地方。這裏的舊書舖照例都是第三等的，當然沒有什麼異書珍本可以使你發現，但跑進去隨便翻一下，不獨可

以借此恢復你在人堆裏擁擠後的疲倦，而且也可以暫時過一下平日天天手不離卷的癖癮。

當我們再從人堆裏浮着脚游泳出來時，忽然想到沒有在裏面買些什麼土產的小東西帶回去做紀念，頗怪自己的粗心。正在要想回進去而躊躇未決時，眼光忽然給廟門外路旁的幾個小地攤所吸引住。原來是幾個賣雨花石的臨時小攤子。跑前去看時，放在碗中用水浸着的那許多天然生成的奇異的小圓石，有的潔白如玉，有的斑紋如畫，賣石子的又替他們題上許多風雅可誦的題字，的確逗人歡喜。可惜的是定價實在太大了，小小的一顆生來略略奇異的圓石，最貴的高至銀幣數十元，最少亦須數元。我們當然不願意化了數元或數十元買了這樣小小的一顆石子帶回去，於是只買了幾塊比較價廉而尚覺玲瓏的普通石子，作為此行的紀念。

秦 淮 河

橫在夫子廟前的一道烏油油的泥水，就是那歷史上豔名久著的秦淮河，如果不是朋友告訴吾，倘使是吾一個人自己去發現時，吾夢裏也永遠不會想到：「這就是！」

這一道不十分闊，但也不能算狹的小河，據說還是秦始皇時開鑿的。這且不去管他。他從溧水的東北發源，蜿蜒北流，由通濟水門流入南京城裏，和自玄武湖一直向南流過來的青溪，在那「聞名已

「香」的桃葉灘匯合，再向西流，出三山水門，向西北流，入長江。就是揭開地理書來研究秦淮河，秦淮河只是這麼一條平凡的河。那裏值得遊人去駐足呢？

秦淮河的所以著名，不在河的本身，而在河面及河岸上的人和物。當你讀了現代詩人朱自清和俞平伯的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那兩篇美麗的散文，便覺悠然神往，彷彿眼前就是「華燈映水，畫舫凌波」一片繁華光景。所以爲了適宜於人和物的裝點，駐在秦淮河的遊蹤，季節應當是春天，時間最好是昏夜，伴侶當然是善歌的女性，而地點必須是溫柔的河上。這樣的「四美具」，才能顯得秦淮河特具的一種迷人的力，不僅僅是歷史陳迹足夠引起你的迷戀，而當做一處古跡來作憑吊。

因此，當這隆冬雪後，河水恰又在乾涸的季節，本來的綠醞醞一變而爲黑油油，如果載舟其上，不獨意興索然，而令人作嘔，況且你又不曾尋芳覓翠，既不得地利，又沒有人和，任你自以爲雅人幽士，而也要來駐足在這個豔名久著的風月之地，這那裏成呢？

水 西 門

從城裏到莫愁湖去，必須經過那條長長的，終年不分晴天和雨天，永遠沉埋在水濕泥淖之中的水西門大街。住在那條大街旁的人們，是終年必須穿着雨鞋的吧。我猜想。

原來南京城裏絕少可供飲料的河道，就是那幾條僅存的在歷史上留着名字的溪河，大都早已不很通暢，有的竟已成爲沒到炎夏，臭氣卽已四溢的死水。所以在自來水沒有普設之前，城裏的飲料，除非自己家裏有井，都須從城外去運來接濟。在我的故鄉，「買水」是句極招忌諱的土語，但在這裏，「買水」是「開門七件事」以外的第八件事，十家倒有九家必須「買水」才能煮飯燒茶的。

每天上午，許許多多裝滿了水的木車，由苦力們絡繹地從水西門外推運進城，經過水西門內大街後，便分散到城裏的各處，無論大街小巷，遂都有着他們奔馳的足跡。看了那水車的式樣，和聽了那行在街上「隆隆」的聲響，不由令人會聯想到上海所特有的那些專門冲破清晨的靜穆空氣而令人嗅着作嘔的糞車，雖然在他們的中間，大有「涇渭清濁」的分別存在。

當你們從水西門大街的東端，慢慢向水西門踱去，脚下是愈走愈濕。等到將近城門時，即使脚上穿着皮鞋，幾乎也要放不下去。「大概到了下午總好些吧！」我自己在猜想。勉強顛着足尖擦着褲脚，走出了城門。渡過寬渡橋，城外大街上的濕度，依舊不減於城內。但一彎向走到莫愁湖去的小道時，便好像突然脫離了嚴重的水災一樣，脚步踏在乾地上，自然地覺得輕鬆愉快起來了。

莫愁湖

「莫愁湖」，一提起這名字，彷彿已聞着膩人的氣息，何況面前快要到那真實的所在呢？

不料走進湖神廟，那種破舊坍塌的現象，不出地引起了我醜惡，穢濁的感覺。我憑弔過蘇州城外虎邱山前的真娘墓，也曾撫摩過西子湖上段家橋下的蘇小坟，可是都不覺神往心契，歎歎感慨，充滿着懷古的幽情。那邊也並不有什麼金碧輝煌的殿宇，也沒有香豔冶情的裝置，都只是一坯六尺之土，兀立在夕陽芳艸中而已。但爲什麼竟會引起這樣不同的感情呢？

走上一座半明不暗的小梯，踏着好像脚步稍重些就要脫落下去的樓板，輕輕走進一座小閣，這閣子正對着莫愁湖的全面。湖面是那麼狹小，湖波不動，上面沒有一些活動的生物。「這大概是因爲在冬天的緣故吧？」我聊以自慰。但到了這樣一個神往已久的所在，竟使我的感情如麻木的一般，即使在腦中極力搜索古人的豔詩佳句，想從懷古的幽情中找出些歎歎感慨來，可是終如大海撈針，渺無蹤跡。我失望，我無聊，我毫無留戀地離開了閣前的一片白水，抱着滿懷的不快，匆匆下樓走出了廟門。

廟的右側，是一帶紅磚的牆，一望而知是所新式的建築。我們便被他吸引了過去。走到大門前看了匾額，才知是當年戰死在南京的浙江民軍的埋骨之地。我不覺肅然起敬。裏面也別無佈置，僅坟墓修理得相當整潔。墓前是一片鋪滿落葉的草地，墓左便靠着莫愁湖。我這時才不覺大興感慨。那時太

陽已在正中，不能再多事留連，遂繼續蹣跚上道。

清涼山

「清涼山一片清涼！」這是我到達清涼山，走上清涼山頂上，看到了四下的一切景像所引起的感喟。

沒有到過清涼山，單單讀了袁枚的隨園記，以爲那邊即使是名副其實的一片清涼，但袁枚的時代，離開現在不過一百多年，隨園地址，必有一二斷棟殘垣，可以供後人憑弔。誰知大謬不然。不獨隨園所在的小倉山無半桃片柳可尋，卽整個清涼山也是牛山濯濯，僅是一片枯黃的野草，不要說什麼園林的殘跡了。

一片掃興地走下山來，再拾級走上山前的清涼寺。一進寺門，左側便是掃葉樓。僧寺總算不俗，一聽到我們申述來意後，便開了鎖着的門，引導我們走上樓去。樓雖然不很高大，而且也已很破舊，可是却並不感到醜惡，只覺得滿目荒涼，如果住在這裏，一定着實寂寞得可以而已。正在有些戀戀不忍別去而將要別去的時候，忽然一陣風起，滿樓積葉亂飛，絡繹從和風來處相反的方向飄舞而去。於是恍然大悟。假使當時沒這一陣風吹起，恐怕「掃葉樓」這題名的用意，到現在還無從索解呢？

走下寺來，想從清涼門出城，找了許多時候，沒有找到城門。後來問了許多人，才知道城門早已閉塞不通。於是我們從一坍塌處爬上那幾丈高的雄偉的城牆，從城牆上慢慢走向漢西門。在夕陽下，城外是水港交岔，城內是萬家櫛比，却另有一種平常旅行中所得不到的幽美的景象。

龍 蟠 里

本來，去遊清涼山，或者從清涼山回來，儘可乘便一遊龍蟠里，去參觀那海內外聞名的國學圖書館。可是這次因為時間已經不及，而且恐怕圖書館也恰在假中停止開放的時期，所以竟毫無所戀地放過了這樣一個絕好的機會。

我第二次重到南京，大約已在第一次後的四年。在一切建設都突飛猛進下，南京已非往日的南京，譬如你重到新街口和花牌樓，那你一定會疑心這還是第一次初到，不知你實在已是舊地重臨。

就在這一次，時間也在冬天，可不是嚴冬。那時若渠兄新從德國回來，正在南京謀事。在有着相同的嗜好下，在某一個清晨，我們一同從黃泥岡坐了洋車到龍蟠里。

這雖然不是舊地重臨，我想，比了四年前一定不會有多大的改變，所以雖是來遲，也不覺得有什麼可惜。洋車在圖書館前停下，館中便到了兩個寒冬的清晨所稀有的來客。

我們這次去的目的，不在閱覽普通的圖書，而在參觀他們的善本書室，一賞藏在那裏的宋葉元刊。當下館中有人出來招待，在看了我們的簽名後，他招待得格外殷勤，把所有的宋元版孤本從鎖着的箱櫥中一一拿出來給我們翻看，一面又滔滔不絕地爲我們解釋版本的來源，而且指出他們特異的地方。他又不平似地告訴我們一件出版界的不名譽事，就是上海涵芬樓編印四部叢刊詩，向他們借過不少的宋元舊本，等到影印出時，都已把他們的藏書印章銷去，僅留着從前有名藏書家的印章，而所得的酬報——他指指放在沿牆的那部四部叢刊——就是這一部當時預約價值六百元的連史紙本的全書。

這一次，我們的確帶了十分的愉快回來。

明 孝 陵

古蹟如果有優美和壯美的分別，那麼秦淮河和莫愁湖應該屬於優美，而明故宮和明孝陵應該屬於壯美的。

你想：朱元璋以一牧牛雛僧，偶爲草莽所推戴，遂剪滅羣雄，南面稱尊，何等躊躇滿志！但一旦身亡國滅，當年巍巍宮殿，僅賸東西門兩座，卽遺陵之前，亦僅一片荒蕪蔓草，上面躲着幾個肢體不全的石人石馬，在黯澹的夕陽下做死者僅有的伴侶。熟悉歷史的遊客來到這裏，這情景不夠你感到非

常的悲壯嗎？

從中山路到中山門，必先穿過明故宮，因為故宮遺址，已爲路基隔而爲二。我們到路右去一仰瞻那兩座僅剩的東西朝門後，因在清晨，古物保存所尙未開放，所以便退回來重向中山門前進。一出城門，向東北而望，岡巒起伏，在樹隙林杪間，隱約窺見前面有紅牆一道，那便是我們此行的目的地明孝陵所在。

略略前進，便發現二條同樣大小的歧路，我們却不假思索，對準方向，逕向左側的一道走去。當我們走盡了一條約有一里多長兩旁都是石人石馬的草徑時，便已到了陵廟的紅牆之下。一進門便是一座清朝皇帝勅建的大石碑。後面是饗殿，裏面掛着明太祖的遺像，並且還設有他的神位。殿後是座五六丈高的祭壇，長方形，壇壁也全是紅色，壇下正中是一條隧道，作穹窿長衝。衝裏都是石級，拾級而上，便登壇頂，可以遠眺紫金山及南京全城。壇後是一個小阜，面積極大，與全個鍾山頂面相接，上面松柏參天，無路可登，這便是這位不可一世的帝王明太祖朱元璋和他的伴侶埋骨所在。

站立在上面，我忽然感到朱元璋的聰明，而聯想到曹操的愚蠢。鄴城的七十二疑冢雖累累地令人撲朔迷離，但「盡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家葬君屍」怎及他的「不着一字，儘得風流」，而一無蹤跡可尋呢！

玄武湖

從明孝陵回步，走出陵園後，不再走向由中山門過來的原路，却由右手裏另外一條岔路前進。這條路一直通到太平門外，那裏便是玄武湖的東岸。

玄武湖是個近城最大的湖，據說南朝時曾經這裏訓練過水師。直接從城裏出來遊玄武湖，只要一出玄武門便是。經過一條狹狹的小堤，便已到了環洲。環洲作環形，圍在櫻洲的四周，獨在東邊留着一個缺口，梁洲連接在環洲的東北，而東南與翠洲相接，和孤立在中湖中的菱洲遙遙相對。翠洲的東南端，是一條長長的葦堤，據說水漲時常被湖水所浸沒。由這一條堤，可以一直通到太平門外。我們便是倒踏上這條軟軟的像要沉下去般的小堤，來到玄武湖上的各個洲上。

那時玄武湖決定開闢爲五洲公園，但還沒有正式經營。所謂五洲公園，是把原來的洲名，都改換做地球上五大洲的名字。可是這許多名字我已記不清楚，除了菱洲當然一定是改做澳洲外，其餘那個是亞洲，歐洲，美洲和非洲，在我腦中已毫無跡象。那時洲上的建築，除了櫻洲上的華僑招待所，一所比較新式的洋房，和翠洲上的一座北伐陣亡將士紀念塔外，還贖有幾處埋在樹林中的土人所住的小屋。此外則但有一片夕陽芳草，與青蔥的湖波相映而已。

可是當我第二次重遊時，時間已隔了五六年，直由玄武門外進去，那麼湖洲依舊，面目全非，一切都已點綴成現代新式公園所應有的佈置。而且園中遊客，也全都是些摩登男女，幸虧還有幾個舟子在湖旁招徠客人，否則幾疑當地的土民已完全絕跡。

是「初入桃源」，而不是「重來玄都」，這是我第二次重到玄武湖時所引起的感覺。

雞鳴寺

從雞鳴寺這一寺名聯想到那「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兩句名詩，便覺這寺一定有着可歌可泣的悲壯的歷史的。

其實，雞鳴寺是以雞鳴山得名的。雞鳴山一名鷄籠山，據說因爲山形全像鷄籠的緣故，山頂有北極閣，明初會在上面建築觀象台，現在却是中央大學的天文研究所，已成爲遊人不能隨意上去的禁地。寺就在半山裏。我們先去參觀了考試院後，便由山前斜坡緩步而上，走進寺內。寺後有一敞閣，是專供遊人歇息的所在。我們便也在那裏靠窗坐着喝茶。

窗外正在對着高大的城牆，牆下另有一個小城，只賸短短的一道矮牆，據說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台城。當年梁武帝捨身佛寺，後來爲侯景所圍，遂餓死在這台城之內。我疑心這所雞鳴寺本來即在台

城之內，也就是武帝捨身所在。那麼這段可歌可泣的宗教歷史，儘也夠得上稱爲「悲壯」，副得上這「鷄鳴」的名稱了。但我手頭一時無書可查，是否屬於胡說八道，那麼尙待後日有書時考證。

窗下的平地上，有個小小的井兒，據說就是當年隋兵攻入金陵，陳後主和張麗華等藏身在裏面的胭脂井。這又是一個歷史上可歌可泣的遺跡。當這位天才的文學家，不幸而坐上皇帝的寶座，因爲完全感不到政治興趣，而天天和宮嬪狎客們喝酒做詩，却把敵兵已經壓境，亡國卽在目前的天下的事也絲毫不放在心上。等到重城陷落，日暮途窮，還想在這小小井垣之中，做他藏身匿跡之地，其人其事，果然癡得癡得可以，但也可憐可哀得可以。

「願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一般天才的哲學家或文學家都該有過這種祈禱，在熟悉了這段歷史之後。

燕子磯

燕子磯在城北長江濱的觀音山上。從城裏的中央路走出和平門，跨過京滬鐵路，向北大約有七八里路，便到了燕子磯。這不是一個什麼引人歎歎憑吊的古跡，而是一處宏奇壯麗的名勝。我們要在南京一親長江的偉大景象，我們必須一登其上。山下是一個小鎮，人烟倒也稠密。我們在那裏一個小飯

店裏吃了一頓便飯，便找到山麓，拾級而上。普通人都說旅行可以開暢胸襟，洗滌心懷。但到南京而不登燕子磯，正同到鎮江而不登金焦二山，到當塗而不登太白樓，到南昌而不登滕王閣，到武昌而不登黃鶴樓一樣，不獨胸襟難暢，心懷未洗，而且等於全然虛此一行。當我踏上燕子磯頭，遠眺着脚下滾滾不絕的江流，彷彿身離世界，神遊天空，一切俗念全都消盡，忽然興此感想。

你看：風帆點點，他曾蝕去萬千遊子鄉魂，白浪滔滔，他曾淘盡今古英雄肝胆。天地是這般的空大，人身是這般地渺小，你何苦在螻蛄蟻虱堆中爭什麼英雄，逞什麼機巧。這時我又想：倘然有一個極有野心的政治家，他如果肯撥冗來常常登臨觀賞，一定能使他輟止詭計，除斥陰謀，而改變他損人利己的主張。它的力量簡直可以超過陳琳駱賓王的檄文，蔡鐸梁啟超的通電……這樣縣延支蔓的想下去，不覺愈想愈遠，想入非非，終於自己失聲啞然而笑。

磯前本是江水遼闊的所在，但江中因此爲日積月累的流沙堆聚，形成無數的小洲，江水僅在洲旁彎流而過。假使不是這樣，我想，一定另有一稱壯闊的景象吧。

下山後，也不重返舊路，沿江而西，經過三台洞，達摩洞，慕府山，都略略盤桓，一直步行到下關。這路程相當地長，到達時已經在萬家燈火的時候。遂在下關吃了晚飯，到車站去坐着休息。當夜便趁了特別快車離開南京。

三 憶蘇州

一

聽說最近的蘇州，比了過去還要繁榮，這自然是個人間可喜的消息。天堂不但沒有淪爲地獄，而比過去的天堂還要富麗，這在人類貪圖苟安享樂的心理上，自然會感到十分的欣慰與愉快的。而且還聽說那裏的米價很賤，生活程度要比上海低得多，那麼那邊本來是著名的水鄉，想來魚蝦的價錢，一定也不致昂貴到使窮措大垂涎三尺而不得一染指吧！如果是的，那麼蘇州畢竟是天堂，我要祝福這天堂，牠將終古存在下去，我更要爲住在天堂裏的人們祝福，他們將永遠生活在那富麗繁華的環境中。

蘇州是個幾乎沒有一個中國人不知道的地方，牠不獨富麗繁華甲於天下，就是四郊的山光水色，以及許多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悲歡陳跡，也足夠使人迷戀、神往。我久想改昔人詩句「人生只合揚州死」爲「人生只合蘇州死」，因爲揚州雖好，牠的繁華已成舊夢，只有梅花嶺上的衣冠孤墓還值得後人

憑吊，瘦西湖也名副其實，已憔悴得失去了她原來的豐美的韻姿。總之，牠已漸漸入於秋娘垂暮之年，遠不如蘇州之青春常駐，永遠是個豐腴、美麗、年輕、可愛的姑娘。

因此，凡是到過蘇州的人都是有福的，住在蘇州的人更不必說。我是個生長在坐火車到蘇州不消三小時路程的一個鄉鎮上的人，爲了生活，會在那邊住過二三個月，不過那時還在童年。過了七年，又去過一次，是去進一個學校，但沒有成功。之後，又專誠去旅行過三次，足跡才遍到那四郊的名山。最後又在那裏避難過一個星期，那麼終日深居簡出，幾不知身在天堂的一偶，簡直和沒有去過一樣。所以我在前面雖說凡到過蘇州的人都是有福的，但是像我的初次和末次到那裏，初次爲了生活，末次爲了避難，都應該被劃在有福之外的。

一一

我第一次到蘇州，是在民國三年的初夏，那時我只有十四歲。那次是由表兄端文的引荐，到閶門外南濠街一家西菸行去做學徒的。說來話長，我家本來也是在上海開西菸行的，但已在辛亥那年，經理欺侮店主是老婦幼兒，趁火打劫，行遂從此倒閉，而全家不能不都回到故鄉去居住。那時我只有十二歲。過了二年，依照家中舊例，必須出門去當學徒。因爲那時商店習慣，大約都是十四五歲去當學

徒，學滿三年，才算正式夥計，而有正式薪水。到那時你已經十七八歲，家長才替你娶妻成家。所以我一到十四歲，也不能不循舊例，離開了可愛的家，而到那從來沒有到過的蘇州去。

記得那次是我的舅父送我去的，當夜就住在表兄任職的那家西菸行裏。說來話又長，原來表兄所任的那個帳席職務，原先是我父親担任的，那時表兄却在當夥計。後來我的父親死了，便由表兄繼任下去。有着這一段因緣，所以我到了那裏，行裏的經理們提起我的父親，不免引起了故舊之情，那時我雖然還不懂什麼人事，也覺得有些不堪回首的。在那裏住了一晚，明天便由表兄伴送我到那家我去當學徒的西菸行去。

這家西菸行和表兄任職的那家，都開在南濠街上，相隔不過數十家門面。這條街上共有西菸行六七家，都是上海總店在此設立的分店。而上海的那些總店，又都和我家從前開的西菸行常有來往，所以我一到店，想起過去的家庭盛況，和目前的冷落相比，而自己又孤另地離家作客，不免時興憤慨。加之我那時已患深度的目疾，咫尺看不清東西，做事很不靈敏，而這家西菸行的經理先生，也是我的業師，人雖還風雅，因為他是紹興人，能夠繪畫，可是性情很暴戾，動輒用「國罵」來責人。而我在那時候又恰是一個受過非常謹嚴的家庭教育的人，所以聽了很起反感；而且以為罵我個人尚可，罵到我的生身之母，便引起了我的憤火。於是時常寫信給我的胞兄，把這一切都告訴他；他明白我的心情

，遂在他服務的商店裏告了假，二次專誠由上海到蘇州來看我。因了他的來，我才有一遊蘇州名園——留園與西園——的機會，否則盡我在蘇州做學徒的時間，怕只有始終侷促於南濠街一隅，連蘇州城垣也不會越進一步呢。

留園在蘇州城裏，是個小而雅的家園，那時不知園主人是誰，記得也是出錢買票進去的。園中有池沼，有假山，有迴廊，有亭榭，正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那次是表兄和我們同去的，他坐在假山下的一個亭子裏，泡了一壺茶等着我們，胞兄和我在園中兜了一個圈子，假山也翻過了，山洞也鑽遍了，才再回到亭子裏去休息。因為年代隔得太多了，離開現在已將三十年，當時所得的印象已全然模糊。但大概因為還在童年的關係，雖然是暫時的變換環境，已經樂而忘苦。況且那時又在初夏，園中花木森森，毫沒有一些衰歇的景像，極能提起青春時期的奮勇精神。可是一到遊罷歸來，胞兄離蘇返上海，一切仍都回復了不如意的生涯，不覺撫今追昔，悲從中來，獨自在行裏沒有人到的地方，盡情放聲大哭。那次大哭後腦中所感到的暢快，現在想到，鬍鬚還是昨天的事，真正暢快，舒適到極點呢！

大約經過沒有多久，胞兄第二次又來看我，那次記得是他獨自陪着我到西園去玩了大半天。西園在閶門外一座極大的古寺傍，園址相當地大，佈置得相當曲折，所以一進去後，都有不得其門而出之

感。在留園，只要登上假山的頂，全園景物，可以一覽無餘；牠是山外有樓，樓後有閣，閣旁更有池，池上另有亭閣，真像跛陀起伏的山岩一樣，連綿不盡，真合於古人詩「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幽深曲折。所以游人很多，終年不絕。而蘇州的有閒階級，又大都在這裏閒坐喝茶，以度過他們無從消去的時間，成爲園中日常不可或缺的點綴。這是天堂裏的重要的一景，凡是要研究蘇州，或到蘇州旅行的人，都不可以把牠忽略過的。但那時的我的印象如何，那廢除了覺得好玩以外，一定也是無所謂的。

提起那時我對於我做學徒所抱的態度，現在想想，還以爲很是合理。我以爲我們做學徒，是到商店裏去學習一種做生意的本領，所以所做如和生意沒有關係，那就不是我們所應該做的。可是在習慣上，做學徒全和做奴僕一樣，什麼營業師送茶水，倒便壺，疊被褥，喫飯時添飯，生病時煮藥，但這還不失爲學舊道德尊師的行爲，最不該的是晚上有客人來打牌，也須學徒們終夜服侍他們，白天仍須照常做事，不得睡眠，這簡直是非人道的虐政。我在那邊過了二三個月這樣的生活，自己覺得這樣下去，做人太沒有意思，將來也難有希望，遂興起了繼續求學，從書本中找尋將來的出路的一念。後來終於下了決心，在某一個早上，偷偷地獨自離開了那裏，重新踏上了回到故鄉的路。此後經過好幾年的奮鬥，終於達到我的目的。但這不在本文範圍以內，所以不講下去了。

第二次到蘇州，是在民國十年，那時離開我脫離學徒生活已有七年。爲了經濟關係，想減短在中學校裏的肄業期限，所以在報上看到蘇州某中學可以自由插班的廣告時，便深信不疑地由故鄉帶了行李獨自到蘇。到底是年輕沒有考慮，又缺少應世的經驗，到了學校，才知那是所不出名的教會學校，校舍是古舊的民房，教員也都是些不知名的人物，學生又都是些專講喫喝的執袴子弟。到這時候，靈機一動，因爲還沒有交學費和膳宿費，便托詞離開了那裏，仍舊帶了行李回來。這次匆匆的來去，除了在閶門外石路上一家菜館裏喫了一頓飯外，什麼地方都沒有去過，所以簡直和沒有到過一樣。

又是二年之後，我第三次到蘇州。那次是送慧頻到崑山去讀書，乘便去遊久想遊而沒有去的虎邱的。從閶門外坐了轎子，經過了長長的十里山塘，才到達虎邱山下。那天記得是個星期日，所以山塘街上，步行的坐轎的遊人絡繹不絕。山麓在街的右旁，兩邊都是人家，所以好像是座大廟門。一進廟門，便是石級。山道很闊，經過了聞名猶香的眞娘墓側，再上去便是生公石。像龜背樣的一大塊，中間都是斥裂的紋路，面積不過幾方丈。難道當時生公說法，頑石點頭，就是在這麼侷促的地方嗎？後面的左邊是劍池，從一個石洞門裏進去，陰森森的，地上很潮濕，池裏的水辨不出是黑是白，仰首而

望，上面有一個大石隙，直通山頂，可以窺見狹狹的天空。在這時候，不覺想起了「坐井觀天」那句成語，劍池雖不是一口井，但在劍池上從石隙中窺天，那簡直和「坐井觀天」沒有什麼分別。

退出劍池，由池右再登石級，由此曲折而上，直抵虎邱塔下。這就是一座在平時火車經過蘇州時車裏的人都望得見的塔。因為在鐵路之北，如果沒有知道的人告訴，他一定不會相信這就是天下聞名的蘇州勝景虎邱塔的。塔已十分古老，不能上去遊玩。據說山頂上本有極精緻的樓閣，現在已爲火燬去，而且連比較高大的樹木也沒有一株。人立在上面，可以遠眺四野，但俯首看時，不免興「濯濯」之感，因爲名義當然還是虎邱山。可是實際上已不啻是坐「牛山」了。

由山頂上下來，經過生公石，再去遊那石右的許多雅築，有閣，有樓，曲折幽邃，果然不同塵境。可惜我的記憶力很不好，雖然後來還去遊過一次，可是總是記不起那些樓閣的名字來。所記得的似乎有一所叫冷香閣的，閣外遍植梅花，那時花正盛開，置身其間，令人遙想此時鄧尉風光，不知比這裏濃厚幾許。在那裏徘徊了好久，便慢慢走下山來。到了山麓，仍坐了原來的轎子，到西園去。這時的西園，和我九年前來遊的時候，並不感到兩樣。由此回到閩門，重上火車，送慧頻到崑山。

這次到蘇州，因爲時間匆促，前此沒有遊過的地方，只到了虎邱一處。但虎邱是蘇州近郊最有名的古蹟，到蘇州而不登虎邱，正同到杭州而不登吳山——卽城隍山——一樣，那是決不會有的事。所

以這次雖僅僅遊了虎邱一隅，但精神上是極快慰的。

四

民國二十年的春天，同知友盛俊作錫蘇之遊。那次是先到無錫，然後再由無錫到蘇州的。那時好像在廢曆的三月十五日，是個有名的什麼節日，所以惠泉山的上上下下，人多如鯽，鬧熱異常。我們到了無錫，先穿過城垣，坐了公共汽車去遊那著名的梅園。再由梅園到太湖濱，擺渡到鼇頭渚。站渚上最高處，望着茫茫的一片，不禁想到了顧一樵的芝蘭與茉莉。在這本小說裏所看到絕妙佳境，現在竟也身履其地，自然是十分快慰的事。由鼇頭渚回來，坐人力車到錫山，再由錫山到泉山，可惜的是時間已太晚，我們只上了頭茅峯，盪盪下來，連天下聞名的第一泉也沒有去嘗過。下山時恰遇夜間賽會，山前一片燈火輝煌，遊人更是擁擠。我們因為還須坐夜車到蘇州，便在一家玩具店買了許多土產泥製玩具，匆匆離開了那裏。

坐夜車到了蘇州，這是我第四次到蘇州了，在閶門找家旅館住下。明天清晨，便坐人力車經寒山寺到天平山。寒山寺在楓橋之側，這地方是以唐人張繼一詩而著名的，那裏的「夜半鐘」又成爲後來考據家辨證的好題目。我們一進寺，就去看那個聞名已久的古鐘，據蘇州指南所載，那只現存的鐘，

已非古物，而是贗鼎。可惜我們都不是考古學家，又缺乏鑑古常識，所以雖然面對贗物，設非看了蘇州指南所載，也必把他當做真物一樣的。寺很大，僧人還算不俗，並不瞧不起不肯化錢的遊人。我們在周遊全寺的時候，又看見了許多碑帖刻板，鍾王顏柳，無所不有。我們平時在冷攤上時常看見許多從各地名山勝跡所拓得的碑帖，以為得之頗不易，才知都是這樣製造出來的。世界上原有許多本身並不珍奇的東西，却給人類拾得非常珍奇，我們都不妨作如是觀。

出了寒山寺，坐上人力車，經過了長長的田野和一個大村落，在一個山坳口下車。徒步行過山坳，再坐車一直到天平山下范文正公祠前。祠裏設有茶坐，遊人們都在那裏解渴和休息。我們在那裏坐了一會，喫了些點心，便由祠後踏上天平山。不到半山，路旁有一只古寺，寺裏也有一處現在已經忘記什麼名字的著名的泉水，由此而上，經過一線天，兩旁石壁如削，高入雲天，中間最狹隘處，僅容一個人還須側着身體才能過去。這裏面仰首望天，但賸一線，所以有這名稱。杭州飛來峯下也有一線天，那裏雖也是處有名古跡，但如講名實相副，那麼彼不如此多了。過了一線天，石級漸少，不是草深沒脛，便是高沙沾履，路又時高時低，崎嶇難行，有的地方，簡直非爬不行。但這樣才能得到遊山之趣。爬上一層，又是一層，好像到了頂了，但上面還有層疊，好不容易，爬到最高頂上。那裏不過是方丈的土地，遊人爬到這裏，差不多都已氣索力盡，都要不住地喘氣了。但站在那裏，東望太湖，

一片瀰漫，羣山羅列，僅如土墩。俯視附近田野，簇簇村舍，有如雞埕。仰首則白雲可撲，此身搖搖，如懸天空中，陣風吹起，疑將飄去。一個人到了這種世界，不由不塵念都盡，世情都如一夢，而興羽化登仙之想了。

在峯頂石上坐了一回，興致稍闌，便由另一山道下去。這時脚力雖疲，然下山容易，脚不停步，已回到山麓。在山前略作徘徊，向南而望，靈岩近在咫尺，擬尋路前往，恐時間已晚，不及回來，遂決定明日由蘇城坐船往木瀆，可以不致來去匆匆，遊個暢快。於是依依與山靈作別，仍坐了來時坐的人力車，回到閩門去。在經過虎邱的時候，天色已黑，因此來行色匆匆，不擬再來遊覽，遂停車上山，兜了一個圈子。這時遊人已無，所有樓閣都已閉鎖，僅山頂上較我第一次來時多了一座新建的閣子，裏面設有茶點舖，專供遊人休憩果腹之需，但這時也座無一客。我們連走馬看花也不如地匆匆而上，仍匆匆而下，惟經過真娘墓時，不由走上去撫墓了一會，兒女心情，古今如一，虎邱如無此墓，那麼便要使遊人感到冷落不少了。人，真是最最多情的動物啊！

明天一早就起身，出了旅館，就坐人力車到盤門外去找尋木瀆的輪船，果然一找就着。上了船，不久就開駛。我們坐的是官輪，客人不多，地方也寬敞，憑舷而望，風物都很可觀。同樣是水，不知爲什麼緣故，看了這裏的水，在我腦中會引起一種膩滑溫柔的感覺，這大概是由於我的腦中，常有着

蘇州是個產生大量的美人的所在的觀念的緣故吧！船過橫塘，在碼頭略停，頗有客人上下。這裏也是一個歷史上著名的地方，雖然只是一個小小的市鎮。凡是憶起了那時所讀李白長干行的人，對此旖旎風光，沒有不爲之低首神往的。這裏離太湖很近，所以水道特別地多，而且大多水與岸平，所以船行水上，都可以望遠。這是水鄉的特色，人到了這裏，目之所見，是茫茫一片，耳之所聞，是潺潺不絕，不由你的性格不漸漸變爲溫柔和愛起來的。

再是一半水程，船已到了木瀆，我們便捨船上岸。那船繼續開去，一直到廣福，才回頭再經過這裏而回蘇州，我們是準備就坐這回頭的船回蘇州的。上岸後，到鎮上的一家飯店去吃了一頓飯，飯菜都選的是當地土產，少不得是魚蝦一類，但這裏的魚蝦特別可口，在別地方決計不能嘗到。鎮並不大，走出市梢，便到了靈岩山下。我們循道上山。山巔很長，前端爲一古寺，我們進去隨喜時，寺僧很多，但對我們毫不注意，正似所謂「熟視無視」一般。寺裏藏經很多，陳飾亦精雅，可見住僧都不凡俗。寺後便是當年西施住在這裏消暑的館娃宮舊址，宮殿已片瓦不存，但饜廩廊尚有遺址可尋。令人追想當時吳王夫差和西施住在這裏盡情享樂，把人間恩怨一切置之度外，那裏想得到會歡盡悲來，繁華成夢，越兵一渡太湖，吳便變爲焦土。但夫差畢竟是個可兒，他懂得溫柔，解得恩愛，不像越王勾踐雖然復國之志可嘉，而生性殘酷，狡兔死後，走狗盡烹，不獨文種死不瞑目，卽西施亦冤沉水底，千

古以後，想到了猶令人髮指。像這樣的人做一國的領袖，不獨臣下都爲寒心，卽百姓們亦不見得會享受到什麼福利。你看，他一自滅去吳國之後，在歷史上不是便不再有什麼可陳的事跡遺留下嗎？可見他的復國之志也因實逼處此，和范蠡等志士所促成，沒有什麼可以值得後人景仰的。

走完饜履廊，再過去便是日月池，只是小小的兩個圓池，說是當年西施梳妝時把牠們當做鏡子用的。迤邐而南，到了山頂盡頭，有石台高矗。台址很狹小，人立其上，雖四面都有天然的石闌圍住，但俯視台下，萬丈高崖如削，天風動處，足搖搖如浮，不禁心驚神慌。向東南而望，則太湖一角，顯露於遠山中斷之處。山前的采香涇，如一直規，與此山彼湖，連繫成一「工」字。采香涇的那一端，便是著名的消夏灣，可惜沒有工夫也去一遊，那邊地臨太湖之濱，烟波渺茫，一定很可觀的。相傳當時西施常於月夜坐在這裏彈琴，所以叫做琴台。令人冥想當時景象，在一片清光之下，大地如洗，有一美人，在此輕攏慢撥，嬌脆的歌聲，與琤琮的琴聲相和，不令目觸耳聞者欲醉欲仙，願終老於此而不肯一返身嗎？於此可以悟得夫差所以甘亡國而不一悔的原因了。

在琴台右側，另有一下山之路，據說從這裏下去，可到天平。那麼我們昨天如果從天平到這裏，便在這裏上山了。從琴台下來，循寺外沿崖的路走到山前下山。在半山裏，從右邊隱僻所在，找到了西施洞，那裏是越王君臣被囚所在，石洞很大，但不深，像一圓幕。我們在那裏徘徊了好久，仍回原

路下山。在木瀆買了些著名土產粟泥麻餅，便在輪埠等候輪船。少頃船至，便上船回到蘇城。

這次天平靈岩之遊，回家後曾寫過幾首古詩，藉抒當時情緒。但詩做得並不好，不值得一讀，所以不抄出來獻醜了。

五

第五次到蘇州，在民國二十五年，那時我已遷居上海。日子是三月十二，承盛君之約，同往鄧尉探梅。七時由上海寓中出發，乘早快車到蘇州，車上客人很擁擠，後到的都沒坐位。在蘇州下車，換乘蘇廣路長途汽車，直達善人橋。這條路還沒完全築好，所以一路很是顛簸，有個乘客竟因此吐得狼藉不堪。到了善人橋，離鄧尉還有十多里，便雇了兩肩轎子，坐着前進。這段路基礎已築好，只要鋪好路面，汽車便可直達廣福。在十一時半，我們便到了廣福鎮上。

當下在鎮上一家著名館子中吃了飯，菜餚也專擇魚蝦一類，所以風味很好。飯后，坐轎到香雪亭，一路梅樹杈杈，可惜十九已經零落。所謂香雪亭乃築在半山的坳裏，登亭而望，滿目都是梅花，所有有香雪海之稱。但我們去時亭已破壞不堪，所有梅花，已於二日前盡爲大風刮去，所以雪既消融，香亦飄散，正像美人已經遲暮，有不堪回首之感。我們都以不會早來爲恨，在亭畔徘徊了好久。下山

後，到司徒廟去看怪柏，極高大的幾株，在一座圍牆裏，有清、奇、古、怪之分。在廟裏另外一個天井中，有綠梅一株，紅梅也有不少，這才是本地風光，值得一觀。可惜廟僧俗不可耐，對於不受他們招待喝茶的客人，以白眼相賜，頗使遊人乘興而來，不快而返。

出了司徒廟，繞過許多小徑，中間經過太湖濱，湖波渺茫，塵懷盡消，由此直抵玄墓山。玄墓爲湖濱名山之一，上有聖恩寺，規模很大。寺旁有一大閣，面臨太湖，湖中有山如屏，就是清詩人王士禎用爲別號的漁洋山。閣中設有茶座，我們坐下來喝了一會，便下閣到寺後山上去。那裏有大石像和假山，也爲遊人足跡所必到之處。我們也爬到石像上去玩了一會，卽下山出寺，到寺左鐘樓去看古鐘。那鐘是用銅和小石子鑄成的，上面刻有全部華嚴經，蠅頭細字，清楚異常。遇客往遊，寺僧必以木撞鐘，聲音宏亮，震腦欲裂。

因爲時間還早，便和轎夫說明，在歸途中乘便作穹窿之遊。山旣比玄墓爲高，路又崎嶇曲折，所以轎夫邪許之聲不絕。山上有一道觀，規模極大，可惜不在香汛，遊人也少，所以連大殿也都緊閉着。我們在觀中走了一周，遂出門登上觀前的山脊。下臨深谷，杳無人跡，遠望太湖半灣，明媚如畫。比在玄墓所見太湖，另有一種景象。這時已將五時，便下山到善人橋，坐了汽車進城。

抵城中時已在晚上，便往觀前街采芝齋去買了些土物。在那裏，遇到友人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門市部主任顧君，他今天也偕同人來遊天平，靈岩，也到此買些土物。在黑暗中坐黃包車到火車站，復遇顧君，等到坐上火車到上海，到家已十一時了。

六

八一三事變後，全家避難到無錫。大約在無錫住了將近一個月，因受友人顧君招回上海任事，便乘便車到了蘇州，再由蘇州雇祥生汽車回到上海。因在蘇州候車，一住竟歷一星期之久。

這是我第六次到蘇州，也是末次到蘇州。這次在蘇州，第一夜住在閶門外一家較大的旅館裏，當夜爲空襲警報所驚，所以到了明天一早晨，便遷住到胥門外一家小客棧裏。那家客棧雖小，但待人很和氣，上至帳房，下至茶役，都沒有大客棧中見錢開眼的習氣，所以住在那裏很舒適。那時慧頻正懷孕，已將足月，恐怕中途生產，便到當地著名產科張醫生診所去掛了一個號。此外，我又獨自到閶門外去過幾次，爲了寄信，或者探問汽車。有一次正在郵局寄信，忽聞空襲警報，局中人皆連忙停止工作，將鐵門緊閉，把寄信的人盡關在裏面，而他們自己，却都到局後防空壕裏去。這就是我們中國公共機關大公無私的表現，現在想想，覺得爲之齒痛，那麼那時我的心情可想而知。

爲了行路不便，這次在蘇所歷時日，要比以前任何一次爲多，但始終沒有出去遊過一些園林或山

水。不過從無錫到蘇的途中，曾經過靈岩山下，時已薄暮，夕陽銜山，山靈似尙相識，在空中招手，恨此身不能羽化，前往重溫舊夢。響屨尙存，琴台猶在，他年他日，誓必重臨其地，免得山靈笑人不能識抬舉。

等到第七日，才買到汽車票，遂在下午四時，全家都上汽車，沿蘇嘉公路直駛，再由滬杭公路直達上海。途中所經，如楓涇夜渡，龍華遇兵，都很令人驚心宕魄。但這都是題外的事，也不去多講了。

三一年作

四 江行第一天

全家都坐了船逃難，而且是離了故鄉到那很遠很生疏的地方去，大家都不免感到有些異樣。但環境又迫着我們，不容我們再事躊躇，再事耽擱，只有硬硬頭皮，在把應用的東西及必須帶走的東西都搬下去後，全家大小一一都下了船。

這船是老友鄧君在鎮上特別替我們設法弄來的，說清楚了實在有些不應該。但因爲這時已到了無法雇到船隻的時候，除非借用機關的力量。恰巧鄧君在鎮上自治機關裏服務，那時正奉了上級機關的命令，在江上攔下了大批的船隻，預備軍隊中不時調用。鄧君就設法在這裏面給我們雇到了一艘。

船並不十分大，船家是夫婦兩人。他們原是專門販柴的，從蘇常一帶買了各種的柴，運到上海去賣掉。這次他們在被地方機關扣留後，因爲我們的緣故，得以釋放，而且又得順路回去，他們倒很願意替我們效勞。等到東西和人都下齊，立刻拔起篙子開船，由那曲曲折折的小江裏，一直開到吳淞江裏去。

那時晨曦已上了好久。在平時船隻終日接連不斷的吳淞江上，光景却大大地改換了。只有疎疎落落的幾隻柴船和米船，由西面駛向東邊去，江邊也難得見有行人在路上走或農人在田裏工作。每逢與來船相近的時候，來船上的人總是用着異樣的眼光，像是偷語似地向我們船上問：

「前方有軍隊沒有？船隻行得通嗎？」

而我們的船家也總是這樣千篇一律地回答：

「沒有！路上什麼都碰不到，只是空船却有些難過去。你們是×船，當然不會攔阻。」

爲了逆風的關係，船行得相當地遲慢。看了對面來的船隻都扯起大篷很快的駛過來時，大家都不約而同地面露出羨慕的神色。就是船家也在咒詛那天，因爲順風時，他們可以儘管坐着休息，任那船隻自然地前駛。但在逆風之下，剛巧成爲一個反比，用了加倍的力去搖櫓，而船還是遲遲地不肯迅速前進。

船行到正午時，才遙遙地望見那條崑嘉公路經過的大洋橋。橋是新建起來的，適當江面遼闊的地方，所以隔外顯得縣長。那時恰巧有一輛汽車在上面駛過，車過後，接着一陣飛起的灰霧。正在這時，天空中忽然又來了一隻鐵鳥，軋軋地由遠而近，在我們頭上不住地盤桓。我們的船正在橋下通過，大家都驚慌起來，急急命船家用力搖出了橋下，靠岸去停住。在恐怖中等着那鐵鳥飛過去了，才叫

船家繼續開駛前進。

寫到了這裏，我還忘記寫入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們究竟預備逃到什麼地方去？原來這次我們一家由上海回到故鄉，再由故鄉到無錫去，是鄧君由上海伴送我們回到故鄉以前商定好的計劃。我們在故鄉住了不到一個月覺得實在不能再住下去了，鄧君便決定再伴送我們到無錫，因為在那邊他有不少相熟的朋友，可使我們免去人地生疏的苦痛。

到處爲家慣了的鄧君，他在船上講了許多他在外邊經歷到的事，不但孩子們，就是大人們也解去了不少長途的寂寞。那天他照樣穿着在自治機關裏服務時穿的武裝，又帶着一只一個過路軍官送給他的鋼盔。他本是吃過多年武裝公務人員的飯的人，個子雖然不十分高大，可也相當地威武。

行行重行行，在飽看了一天兩岸的蕭條的景色之後，夜幕已在東方開始漸漸設佈過來。那時船大約已行過了蒹葭，再過去便是茫茫一片的大湖，可是我們都沒知道。因爲看見天色未黑，第一天的行程又似乎行得過於短少了，叫船家再搖一程，然後再找有村莊的地方停船過宿。

我們平日看小說時，往往不懂書中「錯過了宿頭」那句話的意思，以爲只要有人家，到處可以歇宿，爲什麼說是錯過呢？這次却給予我們一個教訓，一個經驗。原來船一駛進大湖後，雖然遠遠向前望去離對岸並不很遠，可是搖了好久，反而覺得愈搖愈遠起來。而兩旁的岸，也都在漸漸地向后退下

去，把我們的船送入了茫茫一大片中。這在白晝當然沒有什麼可怕，反而借此可以看看湖光水色。可是這時已近晚上，天上漸漸黑下來。那時西方還有些白色，後來索性一片烏黑。只有遠遠地望着來船上閃閃燦燦的燈火，做我們的船前進的南針。但不知究竟還有多少路可以到達前面的江口。

我的心開始恐慌起來，鄧君似乎也在有些不安。我又突然想起了水滸裏宋江在潯陽江上將吃浪裏白條張順的「板刀麵」，以及西遊記上陳光蕊全家赴洪州上任時爲江盜劉洪所劫那種光景，不覺汗毛根根直豎。每遇看見前面有船在駛過來時，心上不禁一陣忐忑地亂跳。於是輕輕地和鄧君商量了一下，吩咐家裏的人都藏進船裏去，我坐在船首旁的一個黑暗去處，鄧君，他全副武裝，頭上戴了那只鋼盔，一個人兀立在船頭上，不動不響地，當來船經過的時候。

我在暗中細看那些從對面過來的船，大概船上除了漁具外都別無所有，而人倒至少總有三四個。當我們的船在他們船邊旁過時，他們都不由的注目看着鄧君，只管搖着櫓把他們的船送到我們的後方去。我想，這空城計倒用得沒有錯。假使不是這樣的話，不知將要遇到怎樣意想不到的危險。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我們這樣小小的一家突然地失了蹤，正好像大海裏沉沒了一粒粟子，誰會來注意到？而到將來亂定之後，也不過和我們有關的人知道我們已失蹤罷了，但那裏會有人能知道我們真實的下落。想到這裏，覺得人生真的太渺小了，尤其在這變亂多端的現時代。

前進再前進，倏倏地終於達到了前面的江口。當我們船上的燈光觸及到岸上時，彷彿哥倫布的船看見了海面上浮來了樹枝與樹葉一樣，不禁大家歡躍起來。這時鄧君也才放下了心上的那塊重石，對大家說道：

「剛才的經過，真危險萬分。那些空無所有的船隻，他們中間很多的是匪人。在平時，他們名義上晚上出來是爲捕魚，但遇到可以下手的來船，他們就使出他們的毒手了。在這樣遼闊無際的湖上，誰也不會來破案，所以他們都敢肆無忌憚的做。如遇到官船時，他們都是有業的安分良民，沒有賊證，誰也奈何他們不得。剛才不是我們那個空城計，他們識不準我們究竟是什麼船，所以得安然度過。如果他們知道了是隻逃難船，而且又是在這樣一個荒亂時代的黑夜的湖中，他們一定要不客氣了！剛才我真耿心，但不敢向諸位說，現在事情過去了，不妨向諸位說穿。想想還覺有些可怕呢！……」

這番話把大家才引起來的高興一掃而盡，個個人又露出驚慌的樣子，但立即平靜下來，而把鄧君的話再接續下去，更談到其他的一切與一切。……

當晚船就泊在離一個村舍不過幾十步路遠近的岸旁。那時已在更深夜靜的時候，除了偶聞狗吠外岸上已寂無聲息。大家才開始在艙裏放開鋪蓋睡下。我獨自睡在靠船首的一面，用手撩起了篷布就可看見野外所有的一切，而又恰巧面對着那個前面的村莊。當夜我簡直沒有人睡過，不時撩起了篷布向

外面窺望。直到天色微微發白，遠遠聽得了有人咳嗽和說話的聲音，才把手放入被中，閉上眼朦朧地睡去。

等到天光大明，船繼續向前途駛去。

三〇，一〇，四，六時寫畢

利集懷人篇

一 憶白冰

近來在一個人靜着的時候，往往會無緣無故地回憶起那這些許多年來沒有得到一些消息的朋友們的往事。結果，自然是只有徒然的悵惘。這或許也是季節的關係吧！「伊人秋水」，古今人的情感，原是沒有什麼殊異的。

昨晚在一個宴會席下，偶然逢到我所最愛讀的結婚十年的作者，也是天地雜誌的編者蘇青女士。她本來已托了好幾個朋友向我爲天地索稿，當然啦，當了面那有反而放過之理？於是在她殷殷相約之下，我一口答應了她。因此，在一個人蹣跚地歸來的路上，忽然又想起了使我懷念多年而失去了行蹤的而從前曾經主編過女子月刊的白冰女士。

我一想到她，便清清楚楚的記得，我們第一次相晤時的情形。那是一個深秋的清晨，我在微雨濛濛中，從南市蓬萊路寓所出發，換了幾次電車和公共汽車，才到達了目的地——康腦脫路延平路的轉角。

那時延平路的路面正在動手建築，全路都是一片烏黑的煤屑，踏得腳底癢癢的，我一面向前走，一面留心着兩旁里弄的題額。好不容易，才找到了我所要找的太平坊。那坊又分做好幾條弄，走了幾條，才找到了我所要找的號數的門牌，那是當時女子月刊編輯部的所在地。

我就站住了脚，擡了一下門鈴，一面等着開門，一面除下被雨沾濕的眼鏡用手帕來拭乾。一會兒，一個女僕開出門來招呼我進去。裏面是間極簡單的會客室，右偏便是座樓梯，我便在室中的桌子旁坐下。女僕把我的名片送到樓上去。約模過了幾分鐘，一位披着睡衣，穿着拖鞋，不施脂粉的年輕小姐從樓上慢慢地走下來。我想：這位就是白冰嗎？連忙站立起來迎接，經過一番寒暄後，才知她果然就是白冰。她是那麼自然，通脫，對待我這個還是第一次看見的朋友。我起初以為一個女性的編輯，一定是那麼矜持，那麼愛修飾的，不料白冰適得其反。但這絲毫沒有引起我的失望，反而使我得到一個至今還沒有淡去的很深刻的印象。

那次我去拜訪白冰的動機是這樣產生的。

大約在不到二個月之前，我在光明書局逢到施鰲存君。他告訴我：「現在女子月刊已換白冰當編輯，她托我請你寫些稿子。」當下我就順口答應了。不料隔得沒有多天，又得到了白冰的直接來信。她那時總算已是個雜誌的編輯了，可是她寫的信是那麼謙虛，自卑。在雜誌編輯多數都是傲慢對人的

當時，我對她確是肅然起敬的。尤其我也是一個文人，而文人總是珍惜自己的著作的，她在那次給我的信裏，會說了這麼幾句話：「在四五年前，我就看了兩遍你寫的中國女性的文學生活，早就很想能夠見見你。」起初我以為這不過也是和一個不相識的朋友初次通信常用的虛偽的恭維語，後來經過幾次會面，多次通信之後，才知她確是出於衷心的誠實的話，因此不由我不承認她是我生平知己之一，而種下了歷久不忘的友誼。

那時我是不歡喜替一般雜誌寫稿的，可是在她誠意地間接直接請求下，我就把我新編的中國女性文學小史交給她在女子月刊按期發表。從此信便不斷地時常來往。在她每次的信裏，她總是說要來看我，可是總不見她的到來。後來我一想，她在上海是客地，怕不多認識得路，而且我住的地方和她的編輯部距離的確相當地遠，來往實在有種種不方便。於是我就決定由我自己去看她，因而有了那一次的訪問。

但是，後來她不是沒有來看過我。她一共也來過三次。她每次來時，總是穿着很樸素的服裝，完全像一個還在中學裏求學的女學生，在不認識她的人看見了，決計想不到她會是一個雜誌的編者的。因此更增加了我對她的敬意。我引為遺憾的是，她每次信裏總是要我指出她所編刊物的缺點，或貢獻她些改進的意見。可是終究我對於編輯刊物是門外漢，從來不會有過一些好的意見提供她。這或許會

經使她失望過也未可知，雖然她沒有對我明白表示過。

她編了幾期女子月刊之後，忽然辭去了職務。她在給我的信裏從來沒有說明她爲什麼要辭職的原因，但她不說我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原來主辦這個刊物的人是著作家姚名達君。既是著作家，他當然懂得文人生活的甘苦的。可是這位先生却居例外。我替女子月刊寫了四五期的稿，白冰每明開了稿費單叫他發，他從來沒有發出過。但是由他自己去拉來的稿，却分文不欠。這是我問了趙景深君而知道的。而且不但對我這樣，凡是她請人寫的稿，都不給稿費。在這樣情形之下，叫她怎能安於職位呢？於是，只有一辭了之。關於這件事，我始終不明白姚名達君到底是抱着什麼心理，憑着什麼理由，叫白冰無故地擯這木棉？幸而那時生活程度很低，像我又根本不是靠賣稿生活的，所以知道了實情後，不獨不再叫白冰去催索稿費，反而寫信去安慰她一番。這當然也因爲在我們中間已經有了友誼的緣故。

但是初時她雖然辭去了主編的職務，還擔着編輯委員的名義，而且仍住在編輯部裏。不過，她從此不再向我拉稿了。又過了不久，她忽然寫信告訴我，她已離開那個雜誌的編輯部，而住到辣斐德路的一家婦孺醫院裏去。我得了信，想問問她究竟爲了什麼，去找了她兩次，結果都沒有找到。一位年輕的小姐，離了遙遠的故鄉——她是廈門人——單身到上海來就職業，我很欽佩她的大胆。可是，却

因此又引起了我對她的不安的懷念。因為世界是那麽醜惡，上海尤其是最最醜惡的一角，所以我猜測她那時的遭遇一定有着什麼難言之隱。可惜的是我在那時對待朋友始終抱持着「淡如水」的態度，尤其對於一個年輕的異性朋友，雖然認之爲知己，更不敢表示一些對她應有的熱情。現在想想，却不免有些近乎傻的。

在「八一三」以前不久，我突然又接到她自她故鄉——廈門鼓浪嶼——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因爲在那明信片上告訴我：她即日便須回到上海，一到上海便來看我，所以我遂沒有回信給她。從此不獨書信斷絕，連消息也一些沒有聽到過。當前年廈門淪陷的時候，每次在報上讀到那邊的戰事消息，常令我悵望雲天，惦念着這位久已不知行跡的知友的平安。正是：「身無彩鳳雙飛翼」，這句詩雖引用得不合我們的身份，但除此外也一時想不起別的話可以表示我這時的心境了。

回到家後，一夜的睡不着，一面還是懷念遠人，一面又想明天應該寫些什麼文章來應天地編者的約請。最後，遂決定把我這一晚，所感的情緒抒寫出來，藉此吐一吐那久已鬱積在我心頭的愁悶！

寫到這裏，我還要補充幾句來責怪我自己，對於那樣一位知友，竟連她的身世一些也沒有知道，這實在未免不近人情。就是她在上海的朋友，除了知道她和施蛰存君的妹妹很要好外，此外我也毫無所知，否則我或許可以從各方面轉輾打聽到她的消息。就是她本人的學歷，我也有些模糊，記得好像

她是集美師範出身，後來便來上海。她會寫過一個劇本，叫做晚飯之前，列爲女子文庫之一。她姓陳，名爰，在她主編的幾期女子月刊上，就用這名字，她寫信給我，也用這名字，可見這是她的真姓名。對人不大歡喜多說話，這或許因爲她說的是土話的關係。個子不高，但在一般女性中也不能算矮。態度很靜默，一望而知是位性格非常中庸的善良小姐。

我常想把一切我所敬愛的人，在適當機會裏把他們或她們一一寫出來，可是我這枝笨拙生硬的筆總是使我不敢貿然從事。這篇文章是我在一時的感情衝動下，放棄了一切顧慮才寫成的。寫得好不好本非所計。在我寫的這一段時間裏，我的心裏始終在默禱着：

現在她很平安地在一處我所不知道的地方！

（三二年十月作）

二 憶虛舟

『死別已吞聲；

生別常惻惻！』

——摘自杜甫夢李白二首之一

在一年多前，我爲了紀念那位在重慶故世的老友若渠君，曾在十分悲楚的心境中，寫成了一篇憶
膝固。從那時起，更引起了我對於那些生別了的許多朋友們的懷念。自從內地與上海隔絕而成爲兩個
不相同的世界以後，留在那邊的朋友們，雖然不能像平日那樣常常互相通信，但他們的行蹤，至少可
以由直接或間接的得到知道一二。只有虛舟君，不知爲了什麼緣故，四五年來，總是消息杳然，而且
連朋友間提起他的人也一個沒有。所以每一想到了他，不禁引起我回憶我們那過去的一番交誼。

矮小的個子，瘦削的臉龐，說話時常常側着頭，一口帶些口吃的上海話，頗有些詩人雅士的風度
。這是我在民國八年初會于上海省立第二師範學校自修室中時所得的印象。那年我第二度投考二

師，以第七名錄取，他是第十四名，所以派在一個自修室裏，而且又是同寢室。當時在對於古籍有一點同樣的愛好上，我們一接談便很投合，從此便成了莫逆的朋友。

那時候他的老母還健在，兩個哥哥都離開學校，大的在銀行，小的在電報局服務，只有他和他的。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還在讀書。在假日，我在他很誠意的約請下，會到他府上拜訪過幾次。他在學校裏很少相知的朋友，除了我以外。因為生來個性很堅強，他對於自己所提出的主張，從來不肯因了別人的指摘而有所遷變，所以時常要和人家起爭論。但他那副不長于辯論的口才，往往勝不過人家，結果，總是吃吃地說道：「任你們怎樣去說，我的主張總是不錯的！」可是他從來不曾因此和同學們反臉過。有的同學有時還要故意表示反對他，以引起他吃吃的爭辯，作為我們課後的消遣。

他的年紀記得似乎比我大二歲。那時他不知受到了什麼感觸，向人家表示他抱着獨身主義，因此很歡喜看看佛經。恰巧我們的校長賈季英先生也是位佛學研究者，著過一本佛學易解，承他的推荐，我也去買了一本來拜讀。其時校裏又請了一位居士來講唯識論，每星期講二次；又承他的好意，約我和他一同去聽講。因為對於講者言語的不了解，和唯識論的深奧難懂，我去聽了兩次始終一些都沒有聽懂，所以便辜負他的好意不再聽下去。可是他自己却始終不倦，逢講必聽，而且還寫了許多聽講的札記。

此外，他又歡喜金石與書畫。那時教我們書法和圖畫的是上海有名的金石書畫家吳景濂先生，他時常在課外向他問業，所以獨多心得。可是他生性缺少藝術的天才，全然爲了愛好而努力，結果自然是事倍功半。他的金石書畫一味仿古，而且一派是文人的作風，以險怪奇崛來表示與世俗的工緻異其旨趣，所以常爲不識的人所譏笑。可是他却處之泰然。就是同學們時常請他刻圖章，他替他們刻了從來難于得到他們一句滿意的贊許，但他始終有求必應，從來不會因此而拒絕過人家的請求。

他和我一樣，並不愛好運動，但他却加入了學校裏組織的童子軍，據說這是因爲他在小學裏也會加入的緣故。那時上海的學生界正承着「五四」餘波，常常由學生會主持，跑到校外去做那宣傳的工作。我雖然也不會演講，却是很歡喜去參加，但他却對此沒有絲毫興趣，且還常常反對我們的行動。那麼他應當是位極用功的學生了，却又不是。他也和我一樣，課後只管做着自己愛好做的事情，對於校裏功課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成績。

半年後，我和他便不派在同一自修室裏，但我們的友誼始終不變。那時已在民國九年，上海的學生運動又爲了反對不良政治而膨脹起來，久動難靜，學生們都無心於讀書。但他們的反抗意識却在這時期無形中逐漸養成，對於現狀一有不滿意，便想毀滅了重行改造。其時我因在報紙副刊上投稿正投得高興，偶然爲了一件不平的事，寫了一封暴露學校的黑暗的信，而信却在民國日報的副刊覺悟上發

表了。我自己既不守祕密，同學們當然也不替我祕密這件事，於是在破壞學校這個罪名之下，我被逼離開了二師。而和我接近的同學們，有的品行分數減等，有的却得了留校察看的嚴重的警告。虛舟當然也是其中之一。

我自己很引以自慰的，便是我雖然離開了二師，但同學們的精神却始終沒有和我睽隔過。直到現在為止，那班和我同級同學，始終當我和他們在校讀到畢業的同學一樣看得。而虛舟，他和我的友誼却比了在同學時尤為深進。

民國二十一年，我爲了經濟關係，在故鄉做一家鄉紳人家的家庭教師，他仍在二師。那年六月，我生了一場極重的病，等到病愈已是暑假。那時他的家已不在上海，所以他假期中到杭州去住在他的二哥家裏。他的二哥那時正當杭州江干電報局的局長。在他學校將放假時，承他好意，約我和他同到杭州去遊玩，因爲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果然應約到了上海，和他同到杭州。——這是我第一次到杭州，因了他的指引，雖然只遊了三天，但我遊的地方却比任何那一次爲多，雖是又在很熱的夏天。

少年時代的心性有時是極可笑的。在沒有動身出發之先，原想在杭州度過暑假的，可是一到杭州，換了一個極容氣的地方，心裏已感到異常不安，便不想多住下去。所以在過了一宵之後，急不及待

，便催虛舟一同出去遊玩。江干是在錢塘江邊，到西湖上却隔着一條山嶺。我們一早便起身，帶了水壺雨傘等出發。經過了八卦田，由慈雲嶺上玉皇山。山上有七星缸，據虛舟告訴吾，這缸裏的水從來不放牠乾涸，否則杭州城裏便要發生火災的。山頂有玉皇廟，廟裏有只雙桂堂。那時我們因去的太早，所以道士們都沒起來，雙桂堂的門還關着。由山頂下來，再由慈雲嶺北面下去，便到了西子湖邊。

那時正在盛夏，雖是早上，太陽也很有威力。可是一到湖濱，便覺波光瀲灩，眼界爲之一廣，把怕熱的心理早減了一半。於是沿湖濱而西，在一個渡口，僱了一只船渡到茅家埠。在湖上看山，另成一番景色，而西湖三面是山，一面是城，景緻又很別致。由茅家埠上岸，一路間路到靈隱寺。先遊了飛來峯和冷泉亭，然后再進寺裏。那時大殿正在重建，所以只遊了羅漢堂。堂裏五百個羅漢，果然奇形怪狀，沒有一尊相像。出了右後門，上山到韜光寺。在寺前石台上，可從山坳處窺見錢塘江的一角。再上去便是北高峯。我是初次玩山，一時好奇，竟不顧熱的一口氣跑到了山嶺。由北高峯下來，再向前去，便是三天竺。在上天竺的仙人洞喝了一回泉水，覺得精神爲之一爽，便裝了一水壺，預備在路上再喝。

由天竺回頭，仍經過靈隱寺，一直到「玉泉觀魚」。由玉泉出來，再經過「九里松濤」，早到了。

棲霞山。走上棲霞嶺，想去探紫雲洞，誰知因時間過晚，洞門深閉，懊喪而退。又想去遊棲霞洞，找來找去，却始終沒有找到。（就是我後來去了兩次，也始終沒有找到，不知是什麼緣故。）山嶺上下來，再過去便是岳王廟。這座奉祀爲歷史上唯一偉大的民族英雄的廟宇，果然相當地宏麗壯大。進去到大殿上仰瞻園容後，又到右旁墳園去兜了一轉，也去把那幾個跪着的鉄像用磚石擊了幾下。出廟後，換道到白堤，經過「曲院風荷」，不但荷花沒有，就是荷葉也早已破敗不堪。這時天色很晚，沿湖渡船正在招呼客人渡湖進城。我們便坐了一隻渡船到旗下，在湖濱旅館借宿。晚上在湖濱公園乘涼，可惜沒有月亮，否則湖上必定另有一番景色可以觀賞。

明天清早，即由旅館出發，沿馬路而北，經過昭慶寺，進去兜了一轉，便退出來再向前進，到達寶石山下，晨曦還不十分的高。走上山去，在保俶塔下逗留了一下。又下山前進上葛嶺，遊鍊舟台，再上到初陽台。那時兩峯在望，蘇堤，白堤好似水田裏的兩條阡陌，狹得僅夠駐足。由葛嶺後面下山，經過了極長的田野，到了秦庭山的後面。上山到山頂，上面有座玄武廟。到廟裏去喝了一回茶，便由廟後經過一條極長的山脊。那時正當中午，驕陽迫人，汗下如雨。山路又相當狹小，積草沒路，峻險處崖岩如削，向下探看，谷深無底，十分怕人。走盡山脊，從桃源嶺下山，已經到了西溪道上。

這天我們的目的地是在西溪的留下，所以一下了山，便再向西前進。經過花塢，由竹篁中曲折而

進，走到了塢底，是一所人家的佈置極精的別墅。那時足力已疲極，跑進去時，寂然無人，便不管什麼，皆在廳裏籐椅上休息。後來主人出來，他好似司空見慣，不以爲意，我們和他寒暄了一會，即就下山，仍由原道曲折而出，回到西溪道上。其時時候已不早，預計到了留下，便不及回城，大家正在就心着留下有沒有旅館。恰巧在路上逢到一個同路人，他是到留下警察局去看朋友的，和虛舟亂談了一下之後，很是投機。於是他允許我們，到了留下時，由他托警察局的友人代吾們雇到一船，送我們回松木場，到了那邊，便有人力車可以回城了。

到了留下鎮，我們便請那人到茶館去喝了一會茶，果然由他去設法，雇到了一只小艇。下艇時，夕陽正銜山。一路由古蕩東行，兩岸盡是蘆葦。那時蘆葉正青，與天齊色，一路觀賞，倒不厭悶。可是艇到松木場時，天已烏黑，一問舟子，才知已在水上行近二十里的路。上岸後，人力車已沒有，幸虧進城是大道，二人便在黑暗中搵了手一路前進。不知走了多少路，終于仍回到了湖濱。那時已靠近黃昏時候了，便在清泰第二旅館借住。兩人到了這時候，都已疲乏到極度，看定了房間便睡覺。這天虛舟他有些中了暑，肚中忽然作痛，我連忙給他吃了許多人丹，不久也便停止。

第三天因足力疲到極點，決定專作舟遊。清早起身，便到湖濱去雇了一只小遊艇，包定全天，只有銀元一元。我們一下艇便在晨風拂拂中離城向白堤划去。在西湖公園前上岸，先到公園去走了一轉

，然後再向東去遊文瀾閣，東坡祠，秋墳，蘇小墓，再抄小路，到孤山去。登放鶴亭，拜林和靖墓，可惜這時不在梅花開放時候，但綠叶成蔭，置身其中，頗覺涼爽。再由原路退回，經過公園，到西湖印社，又想遊俞樓，可是不開放。重新下艇，再划到「三潭印月」。那時因為是夏天，所以放生池上冷清清的遊人很少。我們登岸，走過九曲橋，一直到了彭剛直公的退省菴，然後再回出來下艇。向蘇堤駛去，到「蘇堤春曉」上岸，但見堤上草深沒脛，桃花當然已沒有，就是楊柳也已很蕭條。一會兒仍返艇中，再駛向南屏，在淨慈寺前登岸。我們因準備回江干，所以就發放艇子回去。

經過了好幾處的耽擱後，時間已經不早。同進淨慈寺去兜了一轉，覺得禪房深處，幽靜異常。方丈室裏正有幾個和尚在下棋，態度靜穆已極，不覺很是羨慕。出寺時，又到寺旁去看濟公運木井。井底果然還有幾丈木椿留着。寺前是南屏山，雷峯塔就在牠的頂上。山很低小，沒有多少級便已到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雷峯塔，同時也是最後一次，因為後來再去時，塔已坍倒了。那時塔下住着許多丐僧，據虛舟告訴吾，他們都是因不守清規，被追去度牒而逐出本廟的，所以別的廟裏都不肯收，只有求乞度日。我們站在塔前對着西湖遠眺，那時夕陽正紅，湖山盡被渲染，瑰麗異常。因時間已晚，只好戀戀下山。仍沿湖而東，再上慈雲嶺，渡過玉皇鳳凰二山中間的山坳，由南面下嶺，經過八卦田，回到江干。

我們回到電報局後，便大家好好地洗了一個澡，略略乘了回涼，便即歸寢。三天來的疲勞，到了這時竟完全發作。明天，我在一隻藤椅上躺了一天，神智迷迷糊糊地，終天像在夢中。但經過這樣一天的休息，也即復了原。當時曾寫了十幾首白話詩，寄給民國日報，在附刊平民上發表。到了第五天，便向虛舟告別，仍繞道上海，回到故鄉。趁着遊興未衰，又曾寫了幾十首七言絕句，作為這次遊杭的紀念。

此後他仍在二師肄業。那時二師的本科行分科制，分為國文英文技術三科，他入的是技術科，這當然是為適合于他的愛好起見。民國二十年秋季，我在神州女校教書，和慧頻同住。在閘北寶通路某一間小樓裏，他在假日曾來看過我們幾次。但一年後，我即離開上海，他在二師畢業後，便進交通銀行任職。因為他的大哥這時正在山東濟南做分行行長，加之他誠懇的為人，所以他在行裏的位置升得很快。不久，他被派到青島分行裏，擔任會計主任之職。那時我在故鄉任職，他有好幾次約我到青島去遊玩，可惜我總因懶于出門，辜負了他的好意。現在想想，還覺得是懊悔，他又曾寄給我許多青島的風景畫片，又寫信告訴我那邊的生活狀況。我的腦中至今還留下一些關於青島的印象，都是出於他的賜予。

他後來也到過濟南，遊過泰山，再後又派浙江寧波，最後又派到杭州。他在這時期中，曾遊過

嚴子陵的釣台，浙東的天台，雁岩，當然他不會把牠放過。他每次出遊，必寫信告訴我，所以我對於他的行蹤是很了然的。民國十七年，我和慧頻結婚，他仍是獨身。但在不久以後，忽然接到他從杭州寄來結婚請帖。在十分詫異之下，一看結婚日期，是在收到那天的一星期以前。這當然是由郵局的就誤。爲了俗忌的關係，連送禮也不及，後來只補寫了一封恭賀他的信。據說他的夫人是他二哥家的鄰居，他的二哥仍在江干電報局，那麼她當然是杭州人了。十八年，我和盛張二君重遊杭州，曾去看他一次，可惜沒有逢到。

「一二八」事變，他適回到上海總行任職，住在施高塔路。他在深晚倉猝中逃出，把他生平所積藏的許多名貴書畫和佛經都遺棄在那里，所以和我碰到而談起時，十分懊喪。但事平後他回去一看，寓中物件分毫未動，書畫當然一本也不失，他那時的欣喜可想而知了。但不久已後，他又被派到杭州。民國二十三年春假，我和慧頻因把那一百多萬字的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寫成，在欣喜的心情之下，第三次重遊杭州。那時我們已有二個孩子，大的已有六歲，小的祇有二歲，也帶了同去。我們趁着在城廂遊覽的時候，會到他銀行裏去看過他，他邀我們到他家裏去，但我們因忙於出遊，終未如願。第二天晚上，他買了許多本地土產送到我們住的旅館裏，我們向他道了不能到他府上的歉意。過了一天，我們遂於十分疲乏中回來。自從這一次別後，便沒有再和他會過面。但我們間的書信仍照常往來，

所以彼此的消息仍不隔膜。

「八一三」事變後，一時斷絕了消息的朋友們都陸續知道了他們行蹤。有的照常直接通信，有的從別的朋友的信裏得知了他們在內地的一切，而有的已從內地回來。在起初一二年中，我很想登報訪問他，可是總覺得有些小題大做，躊躇而止，自後即在不知不覺中淡漠了下去。去年因了若溱兄的噩耗，不覺把我對於他的懷念重新引起。他雖然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他那副始終沉浸於他所愛好的藝術以及忠於他的職務的態度，在我朋友中却絕少見到；況且我們的交誼又和普通不同，我們只是淡淡的來往，可是從相識到「八一三」事變初起的十年中，從來不曾有過一天的隔膜。

他的原籍是江蘇的太倉；他因為生長在上海的緣故，似已改籍上海。「虛舟」是他的別號。在這個別號的字義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於人生的看法，和處世所抱的態度。而他的行動的確與他的思想和態度十分的切合。

我希望靠了「文字有靈」，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不久，便飛來了這位天天懷念着的朋友的消息！

——三一年作——

三 悼滕若渠君

在上一個月底的某日，我到上海美專去授課時，逢到代理校長謝海燕先生，他突然對我道：「滕固死了！可惜得很！」我好似當頭澆了一勺冷水，不禁失聲道：「呀！那天死的？爲什麼我竟沒有知道！」一經說明，才知道見於數天前的新聞報專電，恰巧我近來每天專看申報，所以竟沒有見到。我和他沒有通信已將近一年了，萬想不到一個精力本來極強而正在中年的學者，也會在這次災難最嚴重的時期裏遭到死亡的，所以我起初竟疑心他是死於空襲，問明白了才知是因患腦膜炎，死在重慶的某醫院裏。

他本是一個美術家，同時又是個文藝創作者，最後却專門走上了考古學的一途。凡是愛好藝術的人，總是富於熱情與革命性的，所以他又是中國國民黨裏的一個忠實同志。我和他在文藝上雖爲同道，但起初彼此並不相識；後來我因爲也從事於所謂黨務工作，才在偶然的機會中和他會晤。我們卽一見如故。可是這却不是爲了是同志，而是爲了是同道的關係。

民國十八年的秋天，我在故鄉縣黨部裏任監察委員，他那時恰任省黨部執行委員會的常務會員。一次，爲了故鄉的黨政糾紛，鬧得滿城風雨，無法解決。黨員中在政界服務的一派，又爲了位置關係，甘心受他人的嗾使，在黨的內部自己搗亂自己。上訴到省黨部時，省方內部情形正與縣方相同，也不問是非，只知黨同伐異。那時的我，一心只曉得有國民黨，不知有什麼系派，只知據理力爭，不去做什麼聯絡工作，所以結果弄得處處碰壁，着着失敗。後來我受了全縣代表大會的推舉，復親到省黨部去申訴，那天恰巧是滕固兄值日接見下屬機關人員。（那時常務委員有三人，一人爲葉楚傖師，另一人的名字却忘了。）當時我把縣方糾紛情形說明後，他便很同意我們的主張和請求，一口答應在會議中力爭。過了一天，果然我們的陳請得在執行委員會中通過。可是那時他正任某派的祕密工作，行動已失自由，（當時我沒有知道，直到事後方知。）不久即棄職離省。最是可笑可歎的，已經通過的我們的陳請案，也即在他離職后的下一次會議中重又推翻。

從此我明白了所謂黨務工作的實在，便漸漸對所任工作消極起來。可是我對滕固兄那種一見如故而又力持正義的態度，却感到非常深刻的印象。此後他在上海進行他所擔任的祕密工作，我也會和他祕密會談過好幾次，很諒解他當時的抱負。過了不久，因爲他曾在省方會議席上竭力爲我們的陳請力爭，因此縣方的反對派，便誣指我們是他的同黨。省方不察，竟把我加上「跡近反動」的罪名，下令

撤職。老實說，像我這樣的老實人去做黨務工作，本來是自不量力，說我「反動」，那實在把我的能力瞧得太高了。

他的祕密工作不久便失敗，因上海不能存身，就亡命到香港去。那時他對黨事也已異常消極，從此決心擺脫工作，再為學問努力。所以在香港就擱了不久，便籌備川資，乘了郵船到歐洲大陸去。他在中國文壇上，本來很有名望，所以一到歐洲，就受到彼邦學者們的歡迎。他便在德國居住，入柏林大學專攻美學。其時已在民國十九年了。

此後三年中，我們時常有書信來往，所以我很明白他當時在歐的生活情形。歐洲的生活當然非中國可比，可是德人是以忍勞耐苦出名的，所以他在那邊過那每天只吃幾片黑麵包，把鹹魚當作珍饈的生活，不但不受輕視，反為他們所尊敬。那時他開始從事於考古的工作，曾專誠去訪過「美術的都城」羅馬的邦貝，著有「羅馬之遊」一文，登在東方雜誌上，字裏行間，充滿着懷古的幽情，他那時的胸懷全是超現實的。德國人知道他是中國有名的文藝家，所以時常請他參加各種座談會。有一次，因為他要在某處座談會講述中國唐代的詩歌，便老遠地寫信來托我寄了許多唐詩選集去，以作談詩的參考，於此可見他作事治學的不肯苟且。在柏林大學卒業的那年，為了作博士論文，他又托我代找批評唐人王維繪畫及宋人蘇軾論畫的材料。當時我就把趙殿成的王右丞集箋注（因為書末搜集批評王維

詩畫的材料都極詳盡），與東坡題跋，以及從東坡詩文集中抄下來的所有關於論畫的材料立即寄往。他在那樣刻苦生活的研攻時期中，我所能幫助他的只有這樣一些些，使我平時常常覺得對他非常抱愧。

從他的通信裏，又使我知道我在沒有和他相識前，無意中曾做了一樁極對不起他的事情。原來我在十八年春間，曾出版了一部「中國文學進化史」，那書的末章「新時代的文學」中曾提到他，因為他是創造社一派的作家，所以我不加考慮，竟稱他為「專門憧憬於肉愛的迷夢中而忘却了現實」的頹廢派作家。此書有過德文譯本，大概德國人就根據了我這部書，都以頹廢派的文藝家目他，使他承認既不好，否認又麻煩。他因此勸我，研究文學史須從個別研究作家入手。他這番好意，我當然極願接受，從此我編寫書籍，對於作家的批評，便不再僅憑主觀下斷，以彌補我過去對不起良朋的罪過。

民國二十一年秋天，他在柏林大學得了哲學博士的學位回國，那時黨內已消除系派的成見，所以表面上對他已沒有什麼芥蒂。可是他竟一時找不到相當工作，他本想在國立大學當一專任教授，也竟不能如願。這年冬天，我到南京去訪楊君，他恰巧住在楊君家裏。這次的聚會使我非常高興。他和我、和楊君都是老朋友，當然不肯叫楊君常作多破費的招待，所以有一次，滕固兄提議到包子舖去吃包子。

當晚餐，我當然極贊成。楊君果然買了些雞鴨肫肝，同到一家包子鋪去大嚼了一頓。那時的情形，我想滕固兄在後來當了行政院僉事而坐了汽車再經過那裏時，不免要啞然失笑的。可是在我却多年來想再來一次而不可得。

他都知道我的習性，而且很希望我再有所深造，所以他很想介紹我到一處規模較大的圖書館裏去工作。某一個早上，他約我同到國學圖書館去參觀。到了那裏之後，職員一看見他的簽名，便很殷勤地招待。他乘便索了幾份章程。在參觀珍本藏書室時，招待員拿出許多宋元版本給我們觀賞，一面又滔滔地從旁加以說明。我們看了一回，也就回來。他翻了翻章程，很失望的對我道：「我本來料想館中一定有我的或我朋友的熟人，可以設法替你介紹，可是竟一個也找不出來，只好以後再說了。」

這次他在南京自己也沒有找到位置，只好回到上海。從此便獨住在學藝社的宿舍裏。我那時也來上海任事，曾去望過他幾次。有一次去時，他滿室都堆着碑畫的拓本，正在一一展玩。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中國古代的石畫，想寫成他的「中國石畫史」。後來遇到他時，我自悔不會問起他過，他對石畫史不知已否動筆。如得早日完稿，那麼和鄭振鐸的「中國版畫史」異曲同工，不是同樣足以驚動中外藝壇的雙璧嗎？民國二十二年的全年，他就是上海埋首於研究著述中度過去的。

民國二十三年，他得了某種機緣，一躍而為行政院的僉事。那時他就想藉了他的地位來成就他志

願中的工作，和葉恭綽等發起組織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會的組織經行政院會議通過後，就委任他們做委員，而且指定他和葉恭綽，傅汝霖做常務委員。這時他很想大大地做一番對於保存文化極有貢獻的事業，可是會中經費的預算得到行政院通過而令財政部撥給時，財政部却只允許撥放預算的十分之一。這樣使他感到大大的失望，把他充滿希望的偉大計劃完全打破。從此他想對於文化事業有所貢獻的熱忱，遂逐漸地冷淡下來。

此後，我每到南京必去看他，他也曾替我設法介紹了許多作品給書局出版。後來國都內遷，他也跟着到重慶。在這幾年裏，他曾一度出任國立藝術學院的院長，直到去秋，才仍舊回到行政院任職。去年春天，我因職務上的事會托他寫過一封介紹信，他也托我轉寄過一封給他老師天虛我生家屬的弔唁信，從來信中只知他一切情形均照常。去年下半年，我因生活在極度的愁苦壓迫中，就沒有和他通過信。今年生活雖稍安定，但因精神經了過度刺激後，疲乏到一切都懶於動手，所以仍舊沒有寫過信給他，因此連他已回行政院也沒有知道。如果沒有謝海燕先生告訴我，恐怕直到現在，我還以為他好好地生活在昆明的藝術學院裏呢！

他在中年後頗抱嚴正的學者態度。他自歐洲回國，便不再從事於文藝的寫作。他對於他過去的自己的作品，也似抱着輕棄的態度。有人說他是因為做了官的緣故，我却以為並不如此。文藝本是窮愁

的產物，在生活安定時看了自己決不會感到滿意的，這樣，他那裏再能寫得出來？就以有關生活而論，一般窮作家明知學術研究有永久的價值，但他不能不寫些藝術文字來換取麵包。這正因學術文章不易換錢，而且得不到大眾的歡迎，除非業餘去從事，才不至於餓死凍死。這或許就是許多文藝家年青時活躍一時，而中年後往往抱着嚴正的態度，似乎不屑再去從事的原因了。

我對於滕固兄過去的關係只是如此。因為相識過晚，所以對於他年青時及家庭的一切很是隔膜。我想，這可讓將來替他作傳記的人去彌補吧！他一生的著作，據我所知，在未去歐洲前，有小說集：「壁畫」（獅吼社叢書之一），「銀杏之果」「平凡之死」「迷宮」，（創造社叢書之一，「壁畫」的改編。）「外遇」與「睡蓮」（二書均金屋書店出版），詩與散文集：「死人之嘆息」（創造社叢書之一）。論文：「中國美術小史」（商務百科小叢書之一），「唯美派的文學」（似為譯本）。在歐洲回來後，譯有「先史考古學方法論」（德國Oscar Montelius原著）；著有「唐宋繪畫史」（神州國光社出版），「征途訪古述記」（商務百科小叢書之一）。記得楊君曾告訴過我：「睡蓮」是別人借他的名字出版的，不知道確與不確？

在二十四年出版的拙著「新編中國文學史」上，寫着關於滕固在文壇上的一切道：「滕固（一九〇一——）字若渠，江蘇寶山人。畢業上海美專後，曾留學日本。歸國，任美專教授。國民黨公開後

，歷任江蘇省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民國十九年，復出國至德國留學，得柏林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歸國後，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僉事，現兼任中央古物信管委員會常務委員。他的初期作品，大都發表在創造季刊，（有「壁畫」「石像的復活」「二人之前」「三篇」）創造週報（有「鄉愁」「秋祭」「詩畫家 D. G. Rossetti」「科學與藝術」等文）上。創作集有「壁畫」「銀杏之果」「平凡的死」「死人之嘆息」「迷宮」等，大都是寫青年人的戀愛失意的悲劇，不脫那時文壇習用的普遍的題材。最后出版的「外遇」與「睡蓮」，作風却與前此微微不同了，然而作者亦從此擱筆，而致力於他的考古工作了。」（頁四四八——四四九）此後，只須再加上：——「遷都後，西行至渝，不久，赴昆明任國立藝術學院院長。二十九年秋，仍回行政院任事。今年五月，以腦膜炎歿於重慶某醫院。」他的一生，就這樣的完了！

（三十年作）

四 哭一個無知的靈魂

「……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

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

我是一個十足神經質的人，生來有着十分豐富的感情，從小就歡喜流眼淚。可是我的眼淚已是二十多年前爲了常常過量的流而流完了。當十三年前，我的那在世界上僅存的親人，把我從剛才出世八個月由死去的母親手裏移到她手裏扶養到長大成人的我的外祖母逝世的時候，我傷心得幾乎要窒了息，但是只流了沒有幾滴眼淚。從此以後，無論逢到怎樣不幸和難堪的事總是欲哭無淚，只有用沉默來表示我的更深的悲哀。不知爲什麼緣故，這次凡兒的死，思前瞻後，不覺悲從中來，已經乾涸了多年的淚泉，又不禁湯湯地從兩頰上直淌下來了！

不要說，在這樣人不如狗的離亂時代，死去個把嬰孩算得甚麼；就是拿我自己來說，我已做了六個孩子的父親，一家八口的生活担子已經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少去一個孩子多少可以減輕担子的重量

，而孩子活着，也未見有什麼幸福。可是話儘管說，人總是感情的生物，況且我又是一個十足神經質的人，而凡兒的死，不死於病，而是死於貧，實實在在，她是死於飢餓。從前我讀了大詩人杜甫的傳記和他的作品，知道他有幾個孩子竟因荒年餓死，不禁引起了我最深切的同情。但我現在所處，却絕不是像他那麼一個飢荒的時代，耳朶裏時常可以聽見叫賣白米的人，南京路上新都飯店萬元一席的酒筵天天預定一空，而我的孩子，竟在這樣一個時代，這樣一個環境裏活生生的餓死！孩子無知，孩子也無罪，這當然是我做父親的不能盡他的責任，可是事實上連我做父親的自己也不知將來是否可以得免於餓死！我對不起我的孩子，可是，天哪！我怎樣才能夠做得對得起我的孩子呢！我本是一個「百無一用」的窮書生，又生當這個「文章不值錢」的亂世時代！

三天來，就是從凡兒死的那天起，我是沒有一時一刻不沉浸在深濃的悲痛中，連着現在世界上唯一最最摯愛我的人的慰藉也失去了力量，我真不知如何才好！懺悔嗎？這當然是我的罪，一個做父親的人而不盡父親的責任是應該有罪的。可是叫我向誰去懺悔呢？向上帝嗎？上帝他根本沒給我以生活的幸福，一個他沒有給我以幸福的人——不，是神吧！——他根本沒有臉來接受我的懺悔。向菩薩嗎？有許許多多因為沒有子女而向他求子求女的人已在供養着他，可是他也不能有求必應，何況我的子女都不是向他求來的，我即使有罪，我也不屑向他去懺悔。我還是向我唯一的最最摯愛我的人懺悔吧

！她同情我，她安慰我，她不惜犧牲一切，爲了要使我快樂，使我安心地活下去，爲着我還沒有衰老，還有着遠大的前程。但是，我是這樣的辜負了她的好意，她的希望，連使這樣一條小小的生命的延續的責任也不能担負，還說什麼遠大的前程？我慚愧，我傷心，我憤懣，我痛恨，我要毀滅自己，也要毀滅世界；我願意退讓，但我不甘心於自己退讓了後讓那班飽得要死的荒淫無恥的人佔據着這個世界！我咒詛有着這樣一個弱肉強食的公平的世界存在！

回頭細算，她一共在世只有八十七天。她帶了純潔的心從她母親的肚子裏生下來，仍帶着純潔的心從飢餓中死去。我能怪她的母親嗎？她，她雖然在患上了那人生最不幸的疾病後給了我無限的麻煩和痛苦，使一家生活都受了嚴重的打擊，但這也是環境的賜予，並不是她的錯。她一共生了六個孩子，每個孩子都是她自己乳哺的。當凡兒未出世前，我們本來已經商定，等到她或他一出世，馬上就把她或他送到育嬰堂去。所以當她母親肚子大得將要臨盆的時候，我是天天在心裏暗暗打算，還是真把她或他送到育嬰堂去呢？還是登報送給要領養小孩子的人家？誰知我的打算還沒決定，她母親自以爲還沒足月的一個晚上，我正疲倦的睡得很熟的時候，她的母親突然把我推醒，呻吟着告訴我：「肚子痛得很，孩子要出世了！」這本來是在意中的事，却又似乎是意外來的一個襲擊，不禁難住了我。爲了她告訴我離開足月還有二個多月，所以一切都沒有準備，不但沒有向產科醫院去掛號，連小孩子必

須用的衣物都全沒置備。這怎麼辦呢？我連忙喚醒了兩個大的孩子，大家都穿好了衣服，幸虧隔鄰就有着一家產科醫院，急來抱佛脚，便和最大的孩子一同下樓出門去請醫生。照例，醫生不預先掛號是不肯在半夜出門的，因為看在鄉鄰的分上，醫生答應着穿好衣服就來。大概離我起床還不到一刻鐘，我們去請醫生還沒回來，孩子已先出世了。當我們回來時，白胖胖的一個孩子已經提在她母親手裏，地上床上都是血，我不禁有些淒然。我就想：假使不在這樣的時候，能讓孩子這樣草率地出世嗎？連忙叫大的孩子們從舊衣包裹翻出許多破布來，撕開一條破被單來做了孩子的尿布和襁褓。這時醫生來了，洗孩子是要用熱水的，可是熱水壺中只賸有不多的水，倒出來加了許多冷水才勉強的用了過去。我連忙和大孩子到廚房裏去燒了一壺水。等到水燒開，醫生的一切手續都已完畢，就用熱水洗了手告辭回去。

她的母親告訴我：這次是生了一個女孩子，她現在還不會喫奶，過幾天等臍帶脫下了，再送到育嬰堂去也不遲，否則小性命是保不住的。她的母親對於她這條小性命既然這樣重視，那我爲什麼會不贊成呢？過了一天，她母親的奶汁雖然來了，但是很少，於是我就去買了一罐奶粉來沖了餵她。等到臍帶脫下，已經是在孩子出世的第七天。她的母親又告訴我：橫豎多個孩子也多不了什麼麻煩，而且也好解除她的寂寞。做母親的既不怕煩，我爲什麼又不願留着呢？但我卻很爲她母親的奶汁不多而担

憂。你想：一天到晚只喝三頓不十分飽的粥，食油是好些個月不入肚了，豬肉又貴得喫不起，奶汁那會生出來？我曾經買了幾次肉，自然是爲了孩子的奶，可是她母親總是把肉推給我和大的孩子們喫，她自己等於沒有喫。但這時奶汁雖然仍不見多，而還可用奶粉來彌補不足。不意不到滿月，奶粉突然漲起了幾倍的價，糖又一時買不到，通盤計算，一個月非增加四五百塊錢的開支不可。爲了這開支無從開源，於是只好用粥糜來餵孩子。大約這孩子自己是不願意輕易地死亡的，她很能喝，而且喝得很多。不過她的身體却在漸漸地瘦下去。在第二個月的中間，我因爲事忙，有好幾天沒有看過孩子，一天偶然抱起她來一看，不禁使我吃了一驚。本來還算白胖的孩子，現在面孔小得只賸一層皮，下頷瘦得幾乎像沒有一樣。當時我就感到說不出的悲痛。假使有錢的話，她母親可以多喫些有脂肪質的東西，那麼奶汁便不致這樣地少；即使沒有奶汁，那麼去買一百多塊錢一磅的奶粉來餵她，也一定不會使她瘦成這個樣子的。可是我沒有多量的錢，我所收入的錢只夠一家八口喝些薄粥，根本沒有餘錢來餵養這個孩子。當下我就叫她母親多給她些粥糜喫，以後只好看她自己的命運了。

誰知最近一個月來，我爲了生活而得不到一些空暇。不是在家執筆寫文，便是有事出門去接洽，除了晚上偶然想到問問孩子喫了東西沒有外，簡直沒有再關心到孩子的其他一切。她常常在半夜裏爲了飢餓而啼哭，把我從睡中吵醒，我總是喚醒她母親給她奶喫，可是還是哭個不停。我明知這是她母

親的奶汁不夠餵飽她的緣故，可是有什麼辦法呢？半夜裏她母親已爲了一天的工作而疲勞得睡眠不醒，那有精神起來弄別的東西給她喫呢？有時她母親實在聽她哭得過意不去了。起來倒些白開水餵她。這真是天曉得！白開水能夠餵得飽一個人的飢餓嗎？如果能夠的，那白米不至會漲到這樣了。她因此愈弄愈瘦，瘦得全身都只賸皮和骨了！

在她死去的大約十天前，我發現了一個我自以爲我對他曾經盡過友誼的幫助，而名義上又有着師生關係的人的對我的陰謀，我憤懣到極點。我幾乎疑心是我的神經過敏，但我把這事情向許多朋友去討論，去研究時，那麼又全是顯著的事實。他不但對我一個人這樣，他對於其他的人還有更甚於對我這樣的。我還有什麼可以自解自慰呢？人間總是這樣一個可咒詛的人間！在這憤懣的幾天裏的一個晚上，我忽然發現了孩子的哭聲非常低弱，我就問她的母親：這幾天白天給她多少東西喫？她母親才告訴我：因爲這二天她白天整天的睡着不哭，所以不給她東西喫，直到晚上才餵她奶。我一聽就知道是糟了。她母親是個有病的人，她根本不大明白孩子的飢餓，這麼一來，孩子自然更餓傷了。於是我婉勸她，明天就是不哭也必須多給她東西吃。她聽了我的話，過了二天，晚上的哭聲果然又回復了和從前差不多的高強。不料又過了幾天，我又因事忙常常出門，晚上又睡得很熟，沒有注意到孩子的哭聲。一天早上，天將明未明的時候，我忽然醒過來，又突然想到了昨晚好像沒有聽見孩子的啼哭，但還

以爲一定又是她母親在白天忘記餵她，所以又餓得哭不動了。穿好衣服下了床，就到孩子睡的那邊揭開被來看，孩子依然好好地睡在襁褓裏，不過嘴是張着，眼睛似閉非閉地，我用手輕輕向她僅存着皮的臉上一摸，冰也似的冷。我心裏就一動，連忙把她抱起來，把我的耳朵放在她嘴邊一聽，天呀！原來她的小小的靈魂，早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離開了這世界而長逝了！我放下孩子，再去推醒她母親，告訴她孩子已經死亡。她母親從模糊中醒來，還不信我的話，還是拉起奶來放在孩子的嘴裏叫她吃。我一個人站立在牀前，俯着頭，立了約十多分鐘，熱淚禁不住在頰上淌。我悲哀，但我有什麼話可以說？

孩子是死定了，她的母親在明白了她孩子果然不是睡着的時候，也是一個人坐在床上無言的啜泣。我在打發兩個大的孩子上學去後，一個人坐在椅上想方法，應該怎樣來安置她這個小小的遺體才好呢？腦子昏沉得很，再也決不下主意來，就一個人跑到她母親的表姐家裏去，和表姐商量。這幾年來我家裏有了難事，總是跑去和她商量的。她竭力地勸慰了我一番，就教我應該怎樣做，臨走時她還問我需要不需要錢用，我謝了她的好意，仍舊帶了悲哀回來。這一天的日子真不好過。好不容易，等到晚上，待我到學校裏去上了三節課回來，才開始爲孩子料理後事。手沒有動，腦子已在昏，由我親手把孩子的屍體包裹好，放在一只小小的硬紙匣裏，用繩來捆綁好了，再由我親自挾着，出了門，把她

送到一個不知名的但我以為比較安全的地方去。當我挾着她在馬路上走的時候，不禁想起了多年前在電影「桃李劫」中看到的那個袁牧之飾的大學生，在死了妻子後，把他僅存的嬰孩，在大雨滂沱中送到育嬰堂去的那緊張的一幕，臂膀不覺一陣軟，幾乎把匣子掉到地上去。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適當地方把她放下後，才像肩上卸下了一副重担子，在惘然中放開了大步走回來。天啊！她是那樣草率地出生，又是那樣草率地死亡，在這寸土如金的大都市裏，連可以把她埋葬的三尺土我也沒有，我只有把她的遺體這樣茫然地去交付給別人。我相信一定有人把她收去埋掉，雖然我永遠不會知道他是誰，也永遠不會知道她此後的下落。我在此默默祝福把這孩子收去埋掉的人，上帝賜福他自己和他的子子孫孫！

寫到這裏，我的頭已沉重得要俯到桌上來，手在顫，喉裏在梗。放下筆吧！又不願，我還要寫下去。這兩個月來，我的那雙一千多度的近視眼，忽然起了模糊，一陣一陣煙霧似的遮隔我的視線，使我不禁起了慌。我爲了疲勞，已經患着三種一時治不好的痼病——痔漏，腦漏，怔忡——但都還可以支持着做我的工作。可是眼睛一有病，那就糟了。我會經立過誓，假使我的眼睛有天看不見東西，我一定要自殺，我不願再生在世界上受這樣難堪的精神的酷刑，況且我又是一個不能一天不靠着眼睛做工作的人。古時孔子的學生子夏因哭子喪明，後世的人就把「喪明」二字來作爲一個人死掉孩子的

典故，難道我的眼睛起了模糊，正也是將要「喪明」的預兆嗎？爲了「喪明」的恐慌，這二個月來，正天天爲着眼睛在打算。在初起時，會由我的一個學生的介紹，到一家著名的眼科醫院經過許多醫師的檢視，他們都說這是由於深度近視及身體衰弱而起，必須多多休息，醫藥沒有什麼大的效力。更由這位學生的好意，她是知道我事實是不容我休息的，就替我介紹了一種針藥，又由她的情面，介紹一位女護士一天隔一天地替我打針。她又怕我捨不得服補藥，又買好了補藥勸我服。我怎能拗反人家對我這樣的好意呢？因此，這二個月來，身體已覺比前稍稍健康。雖然眼病還是依然，但我自己知道，這還是由於不得休息的緣故。而晚上在燈光下上課，用力看教本上的字，損傷目力尤甚。又由於我的那位學生的好意的勸告，我正將設法擺脫這種自己毀滅自己的做法。不料我的明沒有喪，而真正的「喪明」的事却意外地來臨了！

我常常在自己一個人思維：我生在世上真是一個多餘的人，我自己喫了大半世的苦，又生出這許多孩子來使他們再吃苦，這到底爲了什麼呢？什麼是人生？我早看得清楚透澈。可是我現在爲什麼還在活下去呢；我要憑我良心說句真實的話，就是爲了世界上至少還有兩個不願我就此毀滅的人存在，她們給與我物質上精神上莫大的幫助和安慰。這種幫助和安慰，都是「錦上添花」的世界裏所根本夢想不到會有的事，而我居然在遭遇到十二萬分的不幸而已臨到了將近毀滅的邊緣的時候遇到了她們。

這一定是上帝的安排。前面雖然我會因爲上帝不會給我以生活的幸福，而對他說過些不敬的話，但是如果這種安排一定是出於他的主意的話，我是應該向他取消前說而深深致其歉意和感謝的。

你看，生活在這樣一個生活程度高漲到無限度的時候，你是絲毫沒有恆產，而又沒有固定的薪水收入的人，有一個人他肯擔心着你以及你一家的生活，而允許你儘量供給你的用度的嗎？我還沒有開口要借，她已知道我需要，先把錢送來了；我有了錢還她，她總是說我不該就還她，因爲她知道我還有很多的需要。可是我有我的意志，我有我的打算，我十二萬分的感激她的好意，但這好意我不能無報償的接受。像我這樣一個身世空虛的人，她的債確實放得空虛到極點，但她從來不會顧慮到這一點。可是她對我沒有這義務，我也沒有這權利，她這樣做根本沒有名，但我却坐受了實利。因此，我無限止的問她借，但一有了錢我就還她，因爲我始終有着書生本色，我接受人家的好意，但我一有力量，必須把這好意報償。血債用血來償，同情的債也須用同情來報償，我相信這樣做法是不會錯的。

你再看，像我這樣一個早被世界遺棄了的人，一切勢利的人都對我白眼，一切奸詐的人都在利用我來達到他們的目的後又踢開了我，然而我又在遭遇到人生最大的不幸而沮喪憔悴到極度的時候，這世界上忽然有着一個成年的女孩子，她了解我，她同情我，她不顧一切地要把我從痛苦中援救出來，她爲了要安慰我，要使我快樂，竟不恤人言地大胆地什麼都爲了我而敢作敢爲，我能不感激得不爲她

而再活下去嗎？我幾乎疑心世界上不會有這樣的一個人，也不會有樣的一樁事，但又明明是事實。她從來不厭煩我向她訴苦，她叫我有苦儘管向她訴；她最關心着我的健康，所以她給我在醫治這多病的身體時以無限的幫助；她把我當做她自己最親愛的爸爸樣的奉侍我，她把她純潔的女兒的心完全獻給了我。對她，我能報償她的是什麼？因此，不由我不鼓起勇氣，把將灰的心重燃起來，把已死的世界復活過來，爲了愛我的人，爲了愛我的人對我的期望，我必須活下去，活下去做我應做的事。無論如何，我不能辜負了她偉大的愛，人世間最難得的可貴的至情，沒有代價而她又不求報償的純真的心。

不料在我願意爲了愛我的人而好好地活下去的時候，忽然來了這麼一個重大的打擊。我在前面已經說過，本來在這樣的亂世，在這樣一個已有許多孩子的家庭裏，死去個把孩子算得甚麼，但她是死得多麼慘，多麼不應該，雖然表面上她是十分平靜的。一想到人類生命的寶貴，我竟把生命這樣的輕視玩忽，而這生命又是我自己親生的孩子，我怎能不懊喪悔恨得不願讓自己再活下去呢？我的好脆弱的經不起屢屢打擊的心啊！究竟我要怎樣做才對呢？我茫然，我悵然，我自己如何也不能由自己加以決定，對於我以後的事情！

「至情無文」，我並不是要我的筆來發抒我的至情，我要發願，願世界上一切的孩子們，誰都不

要遇着像我這樣沒用的父親，只讓我自己孩子，我的凡兒一個人，她不幸地遇着了一個沒用的父親，而代替着世界上一切的孩子們做了犧牲！

三二年四月十四日拔淚書成。

貞集擬野草篇

一 落葉之什

代 序

親愛的孩子：

昨晚睡得很甜蜜，可是做了一個不愉快的夢。夢中看見我的身畔依傍着一只美麗可愛的小貓，當她站立起來行走的時候，一癢一癢地露出十分痛楚的樣子。我心裏說不出的難受，因為知道她是爲了我而犧牲的。我的靈魂深處的真實的小貓呵，你現在已平安沒事了嗎？

昨天我們在公園中共把「野草」讀完後，我們的心靈中頓時都感到了無涯的光明的啓示。你不是曾經對我這樣說：「你何不也來模倣着牠做？」的確，我當時正也有着這種思想。我就把微笑來表示我對你同意。在無可避免的悵惘中和你分別回來，一路上已在腦中開始構想，到了今晨天才亮的時候，從酣睡中醒來，略一思索，不由地可供抒寫的題目如潮湧而至，恐怕等一會兒就忘却，忙喚中兒起來用鉛筆把牠們一一記下，而且總題目也已想好，叫做「擬野草」。今天決定動筆就寫，寫得好不好且不一

要管他，而且我自料我一定不會寫得完全像的，因為我並不存心「亦步亦趨」的模仿。可是將來當我寫成了陸續在刊物上發表的時候，你儘管可以驕傲地對人家說：這是我的爸爸的心靈深處的真實的呼聲，這中間也有着我的靈魂！孩子，真的，如果沒有你，我現在能會寫出這樣的東西來嗎？你儘可毫不自愧地這樣自傲。

而且，當我動筆抒寫的時候，我一定時刻記着你所提供我的最可寶貴的意見，我要儘可能地免除我前此所有的疲乏的消極的悲觀的思想，即於極端的失望中也必寓以至誠的希望！一個孩子會對她爸爸提出這樣可以寶貴的意見，你想，做爸爸的能夠不用超過平常做爸爸的對他的孩子的愛來愛他的女兒嗎？從今後，我更一刻也不能沒有你，在我的文字裏，將永遠地有着你的靈魂。

待我寫成幾章後，如果時間許可我，我將帶來和你同讀，請你幫同我修正。一個人的眼睛無論如何不會及兩個人看得清楚，這不是我對於你的客氣。

可是，孩子，你的腳現在已經不痛了嗎？我萬分的惦記着你！

你的 Dad 五月三日

永遠的誘惑

「美麗的夢是誘惑造成的。永遠的誘惑將造成和生命同時終止的美麗的夢。」

一個獲得上帝給予「多餘的智慧」的哲學家以爲這是他發現的真理，向一般人這樣地宣傳和訴說。但我因爲沒有得到「多餘的智慧」，幾乎連他用來說明他真理的每一個辭藻的意義都不能領會或了解，以爲他也僅僅是個永遠的誘惑所造成的夢，而且不像是美麗，只覺得平凡。

但當我的生命史一頁一頁地向前面不斷地展開下去時，終於給我發現了那麼驚奇其實是很平常的一件親歷的事蹟，我立即把我自己遺忘在「無何有之鄉」裏，替那位哲學家高興得自以爲偉大而傲慢起來了，因爲終竟得了那樣一個有力的證據。

在一個全世界隨處可以有，也沒有固定的名字的都會裏，一座輝煌龐大的伽藍前面的那塊在都會裏人的心裏已經以爲是極闊極大而在平時又僅僅是各式各樣人型的展覽會的空地上，來了一個不知從什麼地方來的，老於走江湖而不知已走過多少江湖的玩老鼠戲的人，頓時就有許多閒着的大人們和失了學的小孩們都圍聚攏來觀看。

「老鼠戲真好玩，比人做的戲還要好玩，大家快來看呀！」

人越聚越多了，穿短襖的，穿長袍子的，穿馬褂的，穿西裝的，穿學生制服的，長得像竹竿的，矮得像東瓜的，瘦得像鶴的，胖得像豬羅的，老得長了鬚的，幼小得抱在手裏的，讀過書的，不識一

個字的，老於世故的，沒有走進社會的，擁擁軋軋地擠成了一個大圈子。聚集世界上各式各樣的人在
一起時的心，從來不會有過像這一個時候在這一場場所集合的那麼的齊一，那麼的固結，他們都勇
敢地堅決地向着同一的目標在爭取，他們都要看玩老鼠戲。

場中的中央設着一頂布製的大圓傘，傘的周圍掛着像雨絲似的細密的線條，線條的每端又都垂着
一個直徑約有一寸長的小銅圈。牠們的高度正準對着多數觀衆的眼睛。銅圈之間，都均勻距離着沒有
兩隻手指並起來那麼闊的空間的隔絕。

玩把戲的人從一個好像藏着什麼珍寶的小匣子裏提出兩隻小的白老鼠。他把牠們放在兩個並在一
起的銅圈上。在準對着這兩個銅圈的那一邊的兩個銅圈的中間，玩把戲的人又拿出一件非常好看而又
叫不出是什麼名字的東西，似乎上面寫着什麼字。他把牠也懸掛了上去。

各式各樣的觀衆們都睜緊了眼睛，要看清上面寫的到底是什麼字。他們都想從這些字的骨子裏去
得到知道這究竟是一件什麼東西。

那個胖得像豬羶的人首先打了一個「哈哈」，接着開口就說：「我看好像是『金錢』兩字。」

「不是！是『麵包』。」一個穿短襖的人出來反對。

「正是『麵包』！」那個瘦得像鶴的人同情地附和。

「也不是！」一個穿西裝的朋友眨出他藐視的一瞥。「這明明是『愛情』，是人生最最可以寶貴的愛情。」

一個長着鬚的老人搖搖他的頭：「你們都胡說！我雖然年紀比你們老，但我的眼睛還沒有失去視力，你們不看見嗎？這明明是『信仰』兩個字！」

「我真不懂，」那個穿馬褂子的也出來打破他自己好久的沉默，「你們爲什麼要各說各的呢？難道你們都沒有讀過四書？這正是四書上孔老夫子常講的『仁義』呀！」頭不住地大搖而特搖。

一個穿長袍的人更睜大了他的疑惑的眼：「我看不清楚是什麼字，可是用我的理智來推測，那一定是那用金錢買不到的『名譽』！」

「奶奶！」那個幼小的抱在手裏的孩子突然大哭起來，頓時打斷了那股鉛色的緊張的空氣。

那個不識字的這時早已耐得耐不住了，也大叫着道：「什麼『奶奶』？那裏是『奶奶』？這是『他媽的！』」

哄然的一陣大笑，像悶得透不過氣來的熱帶的森林裏下了一陣傾盆大雨，霎時衝動了世界上每個角裏所積聚得已經好久的悵鬱和忿懣。

鑼聲在玩把戲的手掌的搖動下散發出來，立刻又使每個觀衆都恢復了他們剛才那樣的勇敢和堅決

，繼續向着同一的目標爭取，他們的心依舊是齊一的，固結的！

那兩隻躲在銅圈上的小白鼠，聽得鑼聲一響，便熟練地分頭向兩邊迅速奔竄。從這一個銅圈爬到那一個銅圈。有時候腳爪抓不住圈環，身子向下一撻，只剩一隻前腳還抓住那個圈邊的時候，觀眾的心都不禁向下一沉，立刻就屏住了息，正像全世界的生命已經絕跡了那樣的寂靜。等到小白鼠盡了牠最大的努力再爬上去，蹲在銅圈上略作休息時，嘴裏不禁「吱吱」地幾聲，似乎在告訴人們牠這次脫險的僥倖。接着，牠繼續勇敢地再前進，前進，還是由這個銅圈爬到那一個銅圈，中途又經過不少的險。這些險都使觀眾們代替牠提心吊胆，直要到看見牠脫了險的時候才能舒吐出那屏着的氣息。

終於在兩隻白老鼠之中，有一隻先到達了目的地，用牠的前腳來抱住了那件非常好看的不知名的什麼東西，嘴裏不禁又吐叫出「吱吱」的勝利的叫喊。在每個看得清楚或是看不清楚的觀眾的眼裏，都現出了他的得意和驕傲。在一陣劈竹似的熱烈的拍掌聲中，那另外一隻白老鼠也到達了牠的目的地。牠雖然沒有勝利，但也沒有失望，因為牠知道牠的暫時的敵手所得的勝利也是暫時的，牠剛才得到的勝利，立刻要在牠剛才得到勝利的手裏失出去。因為牠們的主人還要取下，來做第二齣戲裏的目標，永遠地，永遠誘惑牠們把戲玩下去。他們不能餓着肚子走江湖，他們走江湖的目的爲了什麼呀！

果然，簡直還沒有過三分鐘，戲主人就將那兩隻已經演過戲的白老鼠捉下來，而另外換上了幾隻

灰色的老鼠。

戲在永遠地照樣做下去，觀眾們也是永遠這樣地看下去，把戲到底是把戲，但是不論那一隻老鼠都永遠地得不到那件非常好看的，但是不知道牠到底是叫什麼名字的什麼東西。

我不禁深深地感喟起來。我的歎聲還不會由我自己作主使牠終歇，我的眼前的世界已由光明變為最使人討厭的烏鴉身上的羽毛般的黑暗。

原來我也做了一個給永遠的誘惑所造成的將和生命同時終止的美麗的夢。但我到底沒有看得清楚，究竟誰是這個夢中的真正主角。

夜之頌

在黑夜裏，到處都是白晝裏看不見，聽不到，想像不出的無形無聲的歡樂。

自然一切都不能分別清楚，當然也不必再去分別清楚，看見的都是無形的影子，聽見的都是無音的聲息。心彷彿變成了那專門用來聽無線電的聽筒，也能接受一切超出於自己存在的地方所能目見耳聞的沒有線條的圖繪和雕刻，以及沒有聲息的言語和音樂。

是午夜十二時了，我們從蘭心大戲院看完了大地散場出來。我們還是第一次同夥地邁步齊走。我

們都立刻感到在白晝裏從來沒有感受過的愉快。讓雨絲在頭上飄，飄，更洗濯了和滋潤了我們終天混在塵俗中枯燥的心，我們在彼此無言中聽見了彼此的心中正在彼此互相訴說。彷彿我們的身子都不存在，只騰留着兩個聖潔純真的靈魂。他們自然地併合在一處，融和成一個超人間所有的美麗無瑕的完整的人格。

雨絲還是在飄，飄，一路上更顯得蕭瑟和寂寞。偶然在馬路角上發現有人站在那裏，這些都是不必想去知道就可知道是誰的誰。我們都好像沒有看見一樣的溜了過去。我們沒有終止我們神聖的靈魂的交感，我們沒有停頓我們純潔的心靈的互訴。只有我們才能領略黑暗的夜裏別人所看不見的無色的美麗，只有我們才能聆得黑暗的夜裏別人所聽不到的無聲的甜歌，也只有我們才能享受黑暗的夜裏別人所感受不着的沒有感覺的舒適。我們才發現，這時我們都已成爲上帝的唯一的驕子，可是我們自己並不用以爲驕傲。

忽然襲來了空虛，因爲在我心中滋生了希望，希望夜連綿長下去，路也蔓延蔓延到無盡，而我們可以永恆地並肩齊進。在平時一般人都希望着光明，而我們這時候唯恐光明之到臨，因爲他將消滅我們不着跡的摯情。在白天一般人都希望着休息，而我們這時候拒絕去休息，因爲他將離開我們已經融會的靈魂。這希望明明是空虛，但有着空虛的希望，比了沒有總可暫時平靜，那起了波浪一時不容易

甯靜下的心。

穿過霞飛路，夜更顯得黑暗了，心更覺得空虛了。我的語聲漸漸變得有些忍耐不住的顫抖，她也放遲了脚步想把時間來延長以表出她心弦上的共鳴，我們都在竭力壓制我們波濤疊起的感情，我們都不忍把我們暫時的形跡的即將隔絕，去痛楚那兩個永遠融合在一起阻隔不掉，毀滅不得，和時間同生同滅的不染一些塵穢的心靈。

於是我竭力去忘掉我的不愉快的思慮，想用麻木的藥劑來醫治我這動盪難受的心。夜是更黑暗了，我要不是和她並着走，我將走失了我們的前進的行程。這時候，我彷彿是個長年獨居在深山裏的學道的高僧，忘了她，當然更忘了我和她的關係，讓虛無，寂滅來處置我的靈魂和身體，我自己是更反而讓人家做了我的主人。

雨絲又在頭上飄了，更從側面來了一陣沒有冷覺的風。我好像從夢中醒來。這時我才發覺她已陪我走過了她的家，她那暫時做她歸宿地的家，我要轉身送她回去。她不肯，她再三的不肯。我們終於在一個四岔的馬路口，無可奈何地告了分別。

夜還是那麼黑暗，路上還是那麼寂靜，可是我的心已不是剛才的心。我說不出我這時的心是一個怎樣的心，我只是覺得我至少已失掉了半個不可少的滋潤人生的靈魂。

如果黑暗的夜是天堂，那麼生存在人造的光明裏也可算是墮入了地獄。所以當我從天堂裏回來，推開了家裏的門，強烈的電燈光向我眼睛直射時，我不覺起了只有墮入地獄的人才能感覺到的悲哀和楚痛。

於是我吐出我心頭的一切，寫出了這節夜之頌。

頌曰：

誰說夜是可憎的，他將成爲在我們融合的心靈上永遠不可赦恕的敵人。更有誰說黑暗是可怕的，他根本沒有懂得什麼是黑暗什麼是光明。我咒詛世界上一切在白晝裏炫耀的人，我更咒詛那消滅黑暗，誣蟻黑暗的光明！我們願做永遠隸屬於黑夜統治下的順民！

五月四日

一個勇士

在被咒詛爲地獄同時又被頌贊爲天堂究竟不知算是地獄還是算天堂裏面，我發現了一個真正的勇士。

她戴着無冠的冠，穿着無甲的甲，執着沒有武器的武器。但她的勇力却超過於一切頭戴鋼盔，身披鐵甲，手裏執持着刀、劍、弓、干、戈、手榴彈、來復槍、勃郎林，面子上掛着「勇士」招牌的人

，因為在這個世界裏，她從來沒有遇到過一個能夠和她對敵的敵人。

於是全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勇士來了一個沒有約會的聚集，大家開了不知究竟有多少次數的會議，才商量出一個用集體的力量來對付她的方法。他們的辦法是抄襲現代人最最贊美的「予打擊者以打擊」的口號，就模倣她的「無勇的勇」來打擊她的「無勇的勇」。大家以為這番一定可以戰勝她，從此毀滅她的「勇士」的徽號。

一天，他們聚集齊了同去拜訪她。她依然對他們露出傲慢的神色。

在一番照例的應酬話之後，他們便向她提出了沒有文字的哀的美敦書。他們和她都各各拿出了沒有武器的武器，擺開了無陣之陣。

一個寄生在別人的勢力下做別人的保鏢的人，他做着無陣之陣的先鋒，第一個出來向她挑戰：

「你是一個僞勇的姑娘，你有別人躲在背後做你的後盾，所以你敢大言不慚！」

她回報他的是無言的微笑，由自己的手來扯破了自己背上的衣服，轉過身子露出整個發白的背來給他們看。先鋒便低垂下頭，倒退回自己的陣裏去了。

起來接陣的是一個專門用金錢收買無聊文人在小報上捧他為勇士，而其實他不過是個終年走江湖玩把戲的人：

「我知道你沒有錢，你用金錢來買到你的勇名，你決不是個真正有勇的勇士！」

她依舊報以無言的微笑，再用自己的手來撕開了自己胸前的外衣，再把衣上所有的袋完全撕下來，一隻一隻擲在地上，直到她所有的最後一隻，每只袋裏都是空無所有。

第二個勇士又失敗了。第三個出馬的是一個十分刁鑽而平時專門玩弄女子的聖手。他想利用女子都有的怕羞的心理來克服她，他笑吟吟地又是輕浮地：

「我知道你身上遍體都是戰敗的創傷，一個真正的勇士的身子是沒有一些傷痕的！」

她的微笑更熾媚了，用自己的兩手來撕完了全身的衣服，突然一個用羊脂白玉雕成的毫無瑕玷的女性的神像挺立在敵人的陣前，全身體上透露出聖潔和威凌的光芒。那個刁鑽的勇士早已退縮得不知去向。

一個從獻媚上可得到他的功名的勇士，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用使敵人傷心的謔釀來戰勝她。於是他一出陣先來一陣輕蔑的笑：

「哈！哈！哈！一個女人她會有什麼勇？她不是靠着天生特有的武器，拿來換得別人對她的高捧。這算得什麼勇！」

她的神態漸漸泛出莊嚴來，瑩潔的肌肉愈呈出凹凸分明，突然她對着他們的面分開了她的大腿。

她的敵人的眼睛裏都似着了無形的箭般的刺痛，沒有完全消失正義感的勇士們早都俯伏了頭，面上都顯出慚愧和不忍。只有少數自以為有堅強的意志而實在是始終不知道自己人，是若無其事地乘機賞鑑她的世界上最真實的自然的。這是一個最聖潔的白璧無瑕的處女的美！

虛妄、詭譎、輕蔑、侮辱全都失敗時，幾個心還不死，還不肯自認戰敗在一個女子手裏的人又在使出他們的詭計。一個平時看見了老鼠也嚇得心跳的人，他也出來大言不慚地：

「你儘管自以為勇，可是我知道你沒有胆。你有勇氣把胆子給我們看嗎？」

敵人陣中頃刻起了一陣哄然的笑，以為這個促狹的武器一定可以打敗她。不料她仍是面不變色，也毫不躊躇地，只輕輕用自己的手一扯，自己的胸膛便裂開來，再用手挖進去。在衆人的眼睛都停注在她胸前不動的時候，一顆血淋淋的胆赫然跳呀跳的握在她手裏。她的面上仍然是嫵媚的笑。這樣做法似乎對於她絲毫沒有什麼損傷。

敵人還是不甘心，一個專用別人的血造成了路，自己才跟在別人後面上前去的勇士又出陣來作最後的接戰，他想用出奇制勝的方法，去消滅對方的生命，於是說話緩緩地，神態冷然地：

「我用我的冷靜的頭腦，旁觀的眼睛，已看出了你的真相。你是世界上一個最冷酷的沒有熱情也沒有靈魂的冷血動物，所以一般的勇士都在你的冷酷的手腕下受了傷，而你自以為無敵了！」

她依舊用無言來回答，再用她的手從她那剛才挖破的胸膛裏伸進去。等到她的手再回出來時，帶出了一顆比胆還要跳得厲害而紅得發光的心。衆人的眼睛立即都花起來了，身上立刻都感到了熱，彷彿置身在冬天的大火爐旁邊。她的血跟着心在流，流，頃刻遍地都是血。她還是神態依然，面色不改。心在她的手裏發出了火焰，火焰，這火焰更燃燒了每一個人的心，引起了每一個人心中的火焰，血更浸染了每一個人的靈魂。於是衆人也就是她的全部的敵人，都甘心情願地擲下了他們的沒有的武器的武器，一齊拜倒在她的莊嚴的熱烈的神像之下。

她終竟是這世界上沒有一個敵手的勇士！

我贊美這個勇士！我膜拜這個勇士！但我終還擔心着有一天會消失了這個勇士！

因為這個勇士終竟是個人，是個有血有肉和有着最熱情的人！

她沒有固定的家，到處可以做她的家。她沒有固定的父母，每個她所敬愛的他或她，而他或她給以慈愛的人；她都待他或她像她自己的父母。她也沒有固定的兄弟姊妹，每個能夠和她互相友愛的人都是她的兄弟姊妹。她還沒有戀人，因為她還有找到她理想中可以相戀的對象。

我很替她擔心，我倒不是爲她自己來個不必要的擔心。如果她一旦有了戀人，恐怕世界上便將失去這樣一個最勇的勇士！

我希望我的担心僅僅是個「杞憂」。

五月四日

落 葉

前天下雨，昨天下雨，今天還是下雨，一連竟下了三天的悶人的雨。

到了今天下午，雨突然停止了，雖然不見放出晴光來，可是雨雲已慢慢化淡，天空漸見高爽。一位自以為對於測驗氣候極有經驗的先生或女士很高興地說：

「明天天好定了！」

不等到明天，就在今天下午六時吃過晚飯以後，東方還沒有發暗，而天色已現出了三天來沒有的青。

已在家裏足足悶了將滿三天，不管地上是乾是濕，我就帶了我的孩子到法國公園去遊散。這時的心情只有被久關閉在籠子裏才能脫逃出來的鳥兒才能領略一走進園裏便感到海闊天空的自由。

走在假山後面曲折的靜僻的小道上，踏着給雨水浸得很濕的泥土，軟軟地陷成一個一個鞋底的印模。這時園子裏似乎沒有一個別的游人，寂寞得像這世界已經死亡。

小道上，和路旁和山上樹林裏的泥土上面，到處都停積滿那新被雨水打落下的樹葉。

孩子一看見，立刻掙脫我攙着他的那隻手，蹲下身子去揀尋什麼東西。等到他站起來時，俯下頭在展玩着他手裏的什麼東西。

呀！原來是幾張完整的美麗的落葉。

這是不知從什麼樹上落下的葉子；在樹上密密地生長滿時，却並不見得有什麼美麗，可是把牠單獨地拿在手裏細細賞鑑，硬硬的像上邊塗着蠟的葉面上，有的在綠色中點綴着許多像紙張上着了水跡的褐色的癢紋，有的在黃色裏夾着許多綠色和紫色以及其他叫不出什麼顏色的不成圖案的圖案畫。這些都是美術家筆下所寫不出描不成的自然美的藝術的表現。

我不爲他們的美麗而喜悅，我爲他們的飄零而悵惘起來了！

當我們跑到假山前面瀑布下的石洞裏，孩子把檢來的葉子在洞前的池裏洗去了沾污的泥土，坐在椅上一張一張用手帕來拭乾的時候，我對孩子告訴出了我的悵惘。

可是孩子反對我！

我在心裏想：難道我的思想是落後了嗎？

「爸爸！什麼是你悵惘的原因呢？」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問。

我告訴他：「孩子，到了我們年紀的人，正同落下了的葉子一樣；雖然還沒有完全失去牠的美麗

，可是牠已離開了光榮的生命的園地，不久便趨於絕滅。我們正是同病相憐呀！」

不料這樣幾句我們衰頹了的人常有的傷感的談吐，竟招來了一個沒有走入人羣世界去的天真的孩子的反對。

他並不躊躇，也沒有習俗的道德阻止他不該向他爸爸說這樣的話，他正經地自以為毫無疑義地對我說：

「爸爸，你不該這樣說！你常常叫我們前進，前進，勇敢地不要後顧地前進，你爲什麼自己偏要向後面回顧呢？」

「我以爲你正同這些落下的美麗的葉子一樣，你曾有過過去的光榮，但也有着現在的光榮。過去的光榮是站在自己的地位上對於你的事業努力地開展，開展，而現在的光榮是你毫無顧慮地讓後來的人繼續你去開展，開展，你不但阻礙，反而加以鼓勵。現在你依舊有你的光榮，你爲什麼要爲未來的看不見的絕滅而悵惘呢？」

「絕滅，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絕滅，那麼誰都總有絕滅的一天，你又何必單單爲着自己而悵惘呢？」

「爸爸，現在的你，全像這些美麗可愛的落葉，牠雖然有些憔悴，但沒有因此損害了牠過去和現

在的美。牠和現在繼續牠在枝上正在發揮牠的光榮的葉子完全一樣，牠們在不久的將來也將把現在的地位讓給後來新生的葉子，而牠本身還有着光榮，因為牠肯犧牲自己而把地位讓給別人，讓世界在永遠是新生中美麗下去。

「爸爸，你還有什麼可以悵悵的理由呢？」

我還是悵悵，可是已不是剛才的悵悵。

世界是一環的，孩子的話永遠是孩子的話，難道我的思想真的已經落後了嗎？

我願意自己是個孩子！

二 枯楊之什

代 序

親愛的孩子：

不等到讀你的回信，我已先看見了我那念念不忘的美麗的小貓，完全不像在我夢中看見那樣灰色。我是怎樣的喜悅呵！

你說：「讀了題目——擬『野草』——我真有說不出的高興，我感到無限的欣慰與驕傲！……」不錯，爸爸受孩子的啟發所寫出的文章，孩子當然應該這樣的高興，何況這中間還潛藏着你的勇敢的靈魂，你爲什麼不欣慰與驕傲，對着你所接觸着的一般乏味的人們？

到前天爲止，共寫成了六篇，從其中抽出四篇，用排在最後一篇的題目來作爲總題，叫作「落葉之什」，已經送給「××」去發排。本來，我不是會對你說過，我要帶來給你細讀一遍，共同加以精細的修改然後再發表嗎？可是因爲「××」已全部付排，單等着我的作品，一時又沒有別的作品可以

替代，沒奈何，只好把它交出去。孩子，真對不起你，我無緣無故地對你撒了一次謊！你不會因此而不高興嗎？

昨今兩天，因為忙於招接來訪的友人，只寫了兩篇，又把未寄出的兩篇併起來，就抄用前四篇的老文章，也用最後一篇的題目來作為總題，題作「枯楊之什」。孩子，你不要看了「落葉」「枯楊」這些名字，以為爸爸又在發抒將入暮年的消極的感傷。如果我真是這樣做，那我不是又對孩子撒了謊！上次信裏我已和你說過，我一定尊重你的最珍貴的意見，我要儘可能地在筆下排出我的消極思想，就是在失望中也得寓以熱誠的希望。那麼，孩子，我怎願在我親愛的孩子面前，用我自己的手來打我自己的嘴呢？

所以當我再繼續寫下去時，我一定要牢牢記着你的信裏所勉勵的話：

「魯迅先生始終站在戰鬥最前線，不消極，不畏懼。他死了，他的作品不會死。人活着，不單是爲了自己，也得爲別人。……如今還是黑暗與光明，人與野獸鬥爭的時代，地面上滿生着醜惡的莽草，還開些不知名的無聊的小花，可是牠們懼怕地火。真的，熔巖一旦噴出，便什麼都完了。可是爸爸種的「野草」，只是促使牠們毀滅，爲了祖國的田野不能給罪惡之花永久的沾污！……」

孩子，你的話真對，「人活着，不單是爲了自己，也得爲別人。」只要你這樣兩句話，已抵得我

寫出來的千言萬語。你的精神真偉大！我將在你的身上寄托着我的無限熱情和希望！

我如果不把「枯楊之什」立刻交出去發表，那我一定帶來給你先讀一遍。老實說，我倒有些怕使你讀了失望，倒不是爲了我又要對你多撒下一次的謊。

祝你愉快勝常！

你的爸爸

五月九日

聖人及其毀滅

有一所古老得將要坍塌的屋子，裏面住着一位全世界聞名的聖人。

屋子裏堆滿的都是書，而且沒有一本不是線裝的書。此外還有許多斷簡殘編，這是他盡他一生的精力從深山荒郭去搜掘出來才得到的。他終年的埋着頭，孜孜矻矻地作爲終身事業去研究。

他一切的行動都照着古聖人所說的話做，古聖人沒有說過的他一切都不做。

一天，他爲了一件不得不自己去做的事情，他第一次離開了他古老的屋子，到那不得不去的地方去。

白日像平常一樣高高的臨照，春風依舊在山林田野中飄拂，自然園子裏始終是那麼在藝術家眼中以爲「色采非常調和的美」的美。

他的腦中頓然好像倒了一個空，又似乎受了番淒風涼雨的洗滌，幾乎把他積年累月埋頭在古老的屋子裏所研究得來的一切都忘得乾乾淨淨。

他連忙停了步，站定了他的脚跟，閉上眼睛，深長地幾口呼吸，才把他的輕空的腦子復歸於重實。他用堅強的遺忘來壓抑他的視聽，他匆匆地繼續邁步前進。

陽光把他頭裏的水分吸出來，使他變成汗液在他額上向下流，流。陽光再把他額上的汗液吸收到空氣裏，叫他跟着空氣向上升，升。

他的喉裏覺到了從來不會有過的乾枯。

可是當他經過一個涼亭裏擺着許多慈善家布施的茶缸時，好像沒有看見一樣，索性連休息也忘記了的撻了過去。

肚子經過了從來不會這樣勞動過的勞動，把他所喫的東西和勞動所費的時間成爲正比例地消化了，分泌了。

他於是覺到十分難忍的飢餓。

然而當他看見路旁一個墳墓邊，還有祭掃的人所留下的飯菜，正好應他的急需時，他也視若無覩地反而加緊了他的前進的脚步。

他又經過一處面積非常廣大的瓜田，脚偶然觸在一塊不知是那個孩子放在那裏的石塊上，他的履忽從他的脚上脫下來了。

他還是若無其事地前進，前進。

脚踏在地上，給碎石破磚刺開了皮膚，更裂開了肌肉，血在流，流，路上成了一條蔓長的紅色的軌跡。

前面是一座大的李樹林，滿林裡掛滿了累累的李實。

當他走到林的中間時，偶然遭到了一陣意外的狂風的襲擊。他的頭巾被揭落了，但他好像沒有知道似的，只管俯着頭前進。

他始終這樣地前進，前進！

.....

消息的傳播正像水面上起了漩渦，當聖人走在路上所做的一切給住在古老的屋子四圍的人們一知

道了時，於是山一鄉傳到一縣，由一縣傳到一州，由一州傳到一省，由一省傳到一國，由一國傳遍了整個的世界。

於是世界上任何一個——不論有智識，無智識的——人，都同聲贊歎道：
他真是個古今少有的偉大的聖人！

無心的歲月，在幾度春風的飄忽中，使孩子們都變為青年，使青年的人入了中年，使中年的人變為老年，把老年的人送入了墳墓的門。

我們的聖人也在孤獨中老去了！

一天，不知是從什麼地方，也不知是從那一個人那裏，專誠差人送來了一包非常珍貴的禮物。當他好奇地親自將這包紮拆開來看時：

呀，原來是一本厚厚的他從來沒有看見過的背脊上金字輝煌的洋裝書！

他隨手把牠翻了翻，覺得裏面所講的都是他夢裏也從來沒有猜想到牠會有的事情和會有的知識。

於是他立下一個決心，要把這本書一口氣讀完。

幾個月之後，這本厚厚的不知名的洋裝書果然都給他讀完了。

可是他已完全變了另外一個人。

他的冷了的心裏忽然覺得了熱的力，他的灰白的皮膚忽然起了滋潤的紅色，他的腦子已等於不是以前的他所有的腦子。

他一個人瘋狂似地大叫道：

「我要做聖人，我應該做真的聖人！爲什麼我今天才知道：線裝書裏所講的聖人，都是死去了的。在當時做是真而在現在做便是假的聖人，只有在洋裝書裏所講的，才是有血有肉的適合於現代的真的聖人！」

在某一個晚上，那所古老的屋子忽然起了火，屋子裏的一切都焚燒個乾淨。他從火中逃出來時，只搶出了那本厚厚的洋裝書。

一個傳說頓時又在全世界到處傳播開來：

「那個聖人是毀滅了，那天的火是他自己放的。他把耗費了一生精力所搜掘，所研究的一切都燒完了，但他不但不自己覺得可惜，反而抱着那本厚厚的洋裝書走進了他生平從來沒有涉足過的墮落了的人海裏去！」

他到底是真的毀滅了嗎？

五月五日

朝山者

曾經有過這樣一個朝山者。他立志要到西方聖地去謁見我佛如來，想求他超渡他，使他得到大解脫。

可是他知道他的父母妻子決不允許他這樣做。於是在一個靜悄悄的月夜，趁全家的人都已熟睡，運用他的大智慧與大堅忍，從他年輕美麗的妻子的臂彎中輕輕脫出來，一個人離開了家，獨自上道。他身邊不帶一文錢，他立願要完全運用他的智力來達到他的目的。

他自己知道，這一次去，永遠不會再回來了。

他在月亮下只管向前走，起初幾天是一些困難也沒有，後來却走到了一條闊得望不見對岸的大江邊。

這樣闊的江面上自然不會建着橋的，於是在沿岸找尋擺渡的船隻。

渡船終於給他找到了，船伏向他索取渡費，他滿口答應下來，說等到渡了過去再給他。

可是等到船一到彼岸，他的脚才踏上了陸地，便板起聖人的面孔譴責船伕道：

「我是一個朝山的聖人，凡是幫助我到達目的的人都會得到幸福。幸福不是用金錢所可買到的，你爲什麼反而要向我索起錢來呢？」

船伕知道「石卵子裏逼不出油來」，只好對他橫一橫目，就讓他揚長而去。

他用着同樣的方法渡過了許多必須渡過的大江。

一天，他又走到一座高得仰頭望不見天空的山嶺下，他不知道怎樣才能越過去。於是她只好暫時坐下來休息。

這時剛巧有個樵夫唱着山歌從山上走下來，他連忙站立起來含着笑對他打躬作揖，請求他指點迷路。

那個樵夫對他哈哈大笑道：

「你一個人那裏能渡過這座山去？不要說山上歧路很多，容易失道，就是那些險峻的地方，也非有人扶掖着走不過去。我看，你還是回頭走你來時的路吧！」

他的智慧已啓示給他應付的方法，他立刻擺出十分誠摯的態度，吐出乞哀的口氣：

「樵夫哥哥，我已立下志願，只有前進沒有後退，就煩你引路和扶掖我吧！」

樵夫不能答應他的理由是：

「我要是引你走了路我便不能斫柴，那麼我今天一家的生活費從那裏來呢？」

他又立刻非常的慷慨地允許他，他要是引他平安地渡過了這個山嶺，他就負擔他這一天的一家生活費用。

樵夫因了他的誠摯與慷慨，便毫不滯疑地引他渡過了這山嶺。碰到許多極峻險的地方，都是樵夫馱着他，他閉上了眼才渡過了的。

但是當他一到那邊的山脚下，樵夫向他索取酬報時，他立刻又板起聖人的面孔，譴責樵夫道：

「我是一個朝山的聖人，能夠得到機會幫助我的人，便是他一生莫大的幸福。你怎好意思再向我索取報酬呢？」

樵夫知道自己已上了當，但在這杳無人跡的山野裏，找不到一個人來替他們評判是非，只好咬一咬牙，目送他驕矜地前進。

他用着同樣的方法渡過了許多必須渡過的高山。

一天，他又經過一個非常遼闊的大沙漠。當他正走得十分口渴而找不到一些水的時候，恰巧遇到一個提着滿袋的水的土人，他又運用他的智慧，從那土人水袋裏喝了個滿足後，又用騙人的漂亮話來

拒絕他向他索取他應付的代價。

又渡過了許多水和山，他終於到了西方聖地，在一座最高的山頂上謁見吾佛如來，向他頂禮膜拜。

如來早已用慧眼在山上看見他一路上經過的一切，便也如法泡製地告訴他：

「你的來意我已完全知道。你要得到大解脫，儘可由你一念之誠，如願以償。你不必這樣遼遠地跋涉到這裏來，你自己的家便是你最最適宜於大解脫的地方。你的一切親人對於你，正和我之對於你完全一樣。一個人應該從來處回去，去處回來，我現在已接受你的志願，你可以快快回歸你的故鄉！」

他聽了如來的話，果然不稍停留，立即回身走下高山，向着剛才走來的路上回去。

可是他經過他回去的路上第一個峻險的山嶺而懇求一個樵夫引導和扶掖時，那樵夫微笑着答他道

「我不需要億來的幸福。這幸福還是你自己去享受去吧！幸福的人是不會死的，你一個人儘可履險如夷！」

不等他的再回答，那樵夫昂着頭儘走他自己要走的路。

他勉強一個人依照來時的路渡過了那個不算十分峻險的高山，前面又是一條大江。他去向一個船夫請求擺渡。那船夫對他冷然笑道：

「我不需要幸福，所以我不願渡那給我以幸福的人！你還是去請教需要你的幸福的別人吧！」

話沒有說完，船已離開岸，他只有眼看着他蕩入江心而去。

於是他再也不能回到他的故鄉。

於是他永遠不能得到他的大解脫。

五月十一日

失去對象的懺悔

一個已經忘去了但是我們可以決定他必有的日子，一位年青多感的詩人，清早就從他溫暖的被褥中爬起來，匆匆地穿好了他昨晚匆匆脫下的衣服，順手拿了一本別人永遠讀不完看不懂的世界上海永遠不知道他名字的詩人的詩集，在淒涼夾着無聊的晨風中，習慣地一個人踏上那條到公園去必須經過的僻靜的馬路。

風吹在臉上有些濕，使他自然地想到了昨天晚上曾經打擾他使他一夜幾乎沒有合上眼的風和雨。他

厭惡這到了每年這時候常有的風和雨，但他又以爲世界上如果沒有了風和雨又不成爲世界。他很矛盾地在他的詩裏寫出這樣的句子：風雨是光明的白晝和靜穆的黑夜裏最最傷感人心的挽歌。但同時却又贊美他是最最能調劑生命們各種不同的情緒的美妙的音樂。

清晨的心懷最是純潔而平靜，清晨的園林最富於詩情與畫意，所以清晨的園林裏最多的是詩人的足跡。

在腦中儘可能地接受了他在馬路上看到，聽到，或是想到的種種感觸，而在竭力構成美妙的詩句還沒有有一分成功的消息的時候，我們的詩人的足跡已經踏進了他每天必到的公園的門。

當他那多量時間裏儘俯着的頭，在他鼻中沁到了清鮮的氣味而抬起來向着前面望去時，他是出於意外地受到了一個沒有準備會引起來的驚奇。

園中滿地都是落花！

他幾乎爲了咒詛不成而流出眼淚來，因爲昨天這時候他來到這裏，在地面上連一張被折下而又遭踐踏的葉子也沒有，不要說是碎落了的花朵或花瓣。

眼淚已經到了目眶的邊緣，但是終究用他的忍耐來把他重新吞下肚子去。

他像一個石像般，筆挺地在枝上還臍着許多沒有被風雨擊落的正開着的花樹下站立着。他好像有

許多不能不說的話待要說，可是他終因面前沒有一個有着聽覺的生命存在而吞聲停住，讓自己的心靈，和自己的心靈在沉默中互相告訴。

似乎起了什麼感觸，不自覺地增加了他的注意力，他在細察那些墮落在地上的花朵和花瓣。

有那麼樣多的說不盡寫不出的美麗的顏色，有那麼樣多的說不像描不成的動人的姿態。使他最最感動而傷了他的心的，是她們似乎都木然無知，還在泥土上，有的已沒入水窪中，還出她們在世界上貫的作風——爭妍鬥麗。她們似乎沒有知道，她們已脫離了她們的生命之樹，不但她們美麗的顏色和動人的姿態，就是她們的生命即將在最先到來的時間裏，歸於消滅！

忍不住，眼眶中又噙着淚，像怕給人家看見似的，俯下身子，把一朵最美麗動人，而還帶着根枝的，也沒有受到一些泥污的正開得旺盛的花從地上拾起來，拈在手裏不知道是欣賞還是憑弔地玩看了好久時候。

他仰起頭來，發現了在他手中的正是本來生長在樹上的一朵，因為這樹上還懸着的正和她同樣顏色，同樣姿態的許多美麗動人的花朵。

他順手又從樹上折下了一朵，把來和他從地上拾起來的一比，什麼都分別不出有什麼兩樣。

一陣最最刺激他的心的情緒又在他心裏發展開來。

他像在熱帶的森林裏發現了無價的金剛石似的，像一個追求女性最熱烈的青年愛護他所愛戀的少女似的，十分小心地握了那兩枝花朶，踏着闌珊的步，慢慢地踱回他的家裏。

他把兩枝花插入一個他從來沒有插過花的磁瓶裏，放在他面前的書桌上。

這一天，他的詩興特別濃厚，展開了放在桌上已有不知多少日子的稿子，提起在昨天還感到十分重滯的筆，像縫衣機器上的針子穿過衣料似的，一行一行很迅速地寫下去。

這天晚上，在他興奮過度的疲乏裏，獲得了一個從來沒有這樣甜美的酣睡。

他走進了一個希妙的夢境。

似乎是在人間的廳堂裏，又似在天上的宮殿裏，一位好像法官又像是上帝的面前，站立着兩個似孿生姊妹般的美麗的少女，一個怒容滿面，一個姿態柔和，在向法官或者是上帝作有關她們生命的控訴。

他懷着從來沒有這樣不安過的心情，聽着她們在作心靈的訴說：

「我們都是附着在別人身上的生命，所以不能離開總幹而單獨生存。當那沒有情感的風雨像妬忌我們似的在予我們以打擊的時候，這是我們的生命受到最重大的威脅的時候。爲了生存，我們不能不竭盡我們所有的生命力量，和牠們作抵死的鏖戰。可是這彷彿是上帝對於我們的歧視，指派我們從來

至多只有不失敗，而沒有能夠得到勝利的。在昨夜，經過了一夜的拚命，我是傲倖地做了沒被擊落的一朵。可是目視着那些零落滿地任人踐踏的姊妹們，有的還是那麼年青純潔，有的已經憔悴而又受了泥污，但她們在不久都將由乾枯或腐朽而終於消滅，我們傲倖留在樹上的姊妹們，沒有一朵不是爲着她們而墮淚。不料意外地又來了一個自稱爲萬物之靈的人，在我一點也沒有預防到會有意外發生的時候突然把我從樹上折下來，又把我帶回去放在他的磁瓶裏。這樣他還算是憐憫我，愛護我。難道他沒有知道一朵離開了生命的總幹的花朵她的生命決不再會怎樣長久的嗎？大哲學家尼采說道：愛與憐憫，都是罪惡。願上帝處罰這個犯了重惡大罪的人！」

「我願上帝赦免這個不知自己犯了罪惡的罪人！他雖然在無意中傷害了一個美麗的生命，但同時也延誤了另外一個將要垂絕的生命。要不是我被他從泥土中拾起來帶回來養在磁瓶裏，這時我不是已被踐踏成污泥，便被掃在垃圾堆內和一切人間最最污穢的物質同住。到了這個願死不求生不得的境地中，我將受到怎樣的難堪難受啊！願上帝賜福給他，一個救了一朵即將墮入怎樣難受難堪的污穢中的花朵的人！」

法官或者是上帝默默無言，沒有下過一句判決。

他的心似乎着了一支尖銳的箭，又似被融解在一片輕柔甜蜜的海波裏。他在哭笑不得中醒了轉來

他決意明晨起來向那枝被折下的花朵深深致其真誠的懺悔，而祝福她的靈魂寄托在他的詩歌裏長留在永恆的人間！

可是當他清早起身跑到桌子前去分別那枝被折下的花朵時，只見在瓶裏插着同樣鮮艷的兩枝。從她們的花瓣、枝梗甚至姿態上無論怎樣去辨別，她們誰是從樹上折下的？誰是從地上拾起的？所得的結果永遠只是一個茫然！

所以他永遠只能作一番失去了對象的懺悔，而成爲他生命史上永遠難除的遺憾！

（七月七日重作）

枯 楊

荒蕪了的園林的一角，有一株已經半老的垂楊樹。全園林中只有這樣亭亭的一株。

這株楊樹曾經飽受風霜，歷遭劫難，雖然從他出生到現在，還不過是算不得怎樣長久的四十幾個月分，可是從他外表的憔悴上看來，至少要增加他已經在世一半的年代。

近來他又意外受到了滋生在內心的蠹虫的腐蝕。他那本來用以對付外來的襲擊而磨練成的毅力，

因爲他內在的創巨痛深，再也不能忍受風霜，更枝垂葉謝地委頓下來了！

勢利的魔鬼們，在旁看得很高興地。牠們的心裏，都在忍不住地冷笑。

在世界上最最溫良靜穆的一天，天上的安琪兒展開她的雪似的翅膀，從銀灰色的雲端裏，再度飛下人間來。她的智慧忽然在腦中這樣地告訴她：

「這個在她過去的日子曾經最最歡喜降臨的園子裏的情形已經變了！」

她很駭然，但是不信她自己的眼睛，因爲她早已首先望見了那株她從前曾受過他的庇蔭而她也 very 愛護他的現在忽然委頓得幾乎使她將要完全變爲生疎而不相識的垂楊樹。

她的腦子裏鬚髻仍舊看見他過去了的「青青」的日子，但這些日子只是輕烟似地在眼前一瞥，便像夢裏的浮雲般溜過去了。

他們中間，在過去曾有過這樣一段因緣。

當這株枯楊沒有委頓的時候，曾經也非常的像一個父親愛他所鍾愛的女兒般的愛過安琪兒。每當她從天下飛下來，到世界上來作探奇的旅行，她總是歡喜到這株垂着「青青」的枝條的楊樹下來休息。他也總是順着春風的意志，用垂條來輕輕地撫拂着她乏了的銀色的翅羽。在他們彼此默默的心交感裏，已各各烙印下彼此可親可愛的影子。

她在復歸天上的日子裏，萬想不到她所曾經對他像自己爸爸樣敬愛過的「青青」的垂楊，會墮入這樣可傷的黑暗的不幸的命運中。

她第一次流下她到人間來後的真誠的眼淚，但立刻又展開了她孺慕的微笑。

於是她向天發誓：凡是魔鬼們歡迎他毀滅或促使他遭受苦難的人和物，他都要使他復生，使他重新獲得幸福！凡是她所曾經敬愛過的任何生命，她要恢復他以前所有的可愛，使他從失望中生他的希望來！

熱情鼓起她的勇氣，愛火燃起她的悲憫，她不由地停止了飛翔降落到地上來，直投到那正被魔鬼們竊笑得難受的枯楊的懷抱裏。

在連接着的不論晴或是雨的幾十個日子裏，天空裏再不見安琪兒的飛翔上升，一切的生命們都露出了不習慣的驚奇，都在探索這件失去了常情的例外的行動的究竟。

他們發現她依依地緊傍在那株可憐的枯楊的腋下，用她的天真的眼淚來潮潤他的乾澀的葉子，用她的勇敢的血液來滋補他的枯裂的支幹，更用她的聖潔的誠摯的心靈的呼聲，來喚醒他已入於半生不死狀態中的靈魂。

枯楊漸漸有了生機了。

魔鬼們這時還沒有公開地放出他們的得意的笑，可是眼見他們即將永遠喪失他們放出他們的笑的機會了，便用急不及擇的最最聰明的手段，使他們彼此不能不自動地互相離開，而促使枯楊繼續再墮入他的足使牠們更得意地笑的命運中。

一個已不成爲意外的，其實是出有所爲而爲的謠言便在荒蕪的園林裏傳播開來：

「永遠是孩子的安琪兒，也踏上了世界上一般年青姑娘們必走的路，不過她是在和那半老的枯楊鬧着戀愛了！」

這謠言即刻震蕩了刺激了枯楊的心。

他幾乎把他所受於她而浸潤在他的枯葉裏的眼淚全都倒流出來，他幾乎把他所受於她而灌注在他的支榦裏的熱血一齊迸裂開來，他覺得十萬分地對不起她，他願意自己依舊復歸於過去的枯寂，他不願他所愛的從天上來的純潔的孩子也來遭受人間無端的侮辱和誹謗，爲了她用天真無邪的愛來撫慰一株乾枯垂絕的老楊。

可是安琪兒的心一動也不動，還是用女兒的柔情來撫慰他，勸他偏把這正是魔鬼們所最希望他的忿火熄滅下去：

「只要我們的愛是真摯的，聖潔的，我們之間爲什麼一定不能相愛？他們根據了什麼來證明，兩

性間除了戀愛之外，便不會有偉大的「人間愛」存在？」

「我們偏要愛，看他們再用什麼謠言來對付我們！怕什麼！你勇敢些！」

摯愛的熱力立刻又透入了枯楊的空虛的心中，新生的勇氣驅逐了他突起的忿恨。他們更加彼此相依偎，更毫無顧慮地各各傾吐他們蘊鬱未洩的衷情，來作彼此寂寞的慰藉。

魔鬼們失敗了！他們在失去了他們唯一的武器——謠言——的效用時，都立刻在世界上潛跡了。

謠言早已不復存在，一切生命們對他們的行動都熟視無覩，驚奇也早已歸於消滅。

枯楊遂完全復生了！

這時候，永遠是孩子的安琪兒，才含着安心的微笑，再離開人間，復歸於她自己的家——天上。

五月七日，十八日改。

三 髑髏之什

代 序

M·D·D：

老是一陣一陣的黃梅雨，像是要放晴了，一會天又黑下來，接着又來了雨。雨後不久，又發晴光。晴光未放，雨雲又起。天氣真像這個令人完全捉摸不定的世界，好不煩悶，好不焦急呵！

我的手是在寫，可是我的心老是在想：要是今天天氣沒有改變的希望，那麼今晚我只有在睡夢裏才能看見我的可愛的小貓了。孩子，當我在這裏寫信的時候，你也會想到我的心正爲着這樣一件不必焦急的事而很焦急着嗎？

「擬野草」還在寫下去，寫完了十二篇，想暫告休筆。因爲正有着許多不能不做的事正等着去做，還有許多另外的文章也必須在眼前趕快寫。近來，尤其是這一月來，我真連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我會有着那麼的自信力和勇氣，常想從失望中爭取希望，從空虛中採取真實，我已不甘於寂寞，我要

盡我所有的微薄的力來做我願意做的事業。一切阻扼我都不怕，我必予打擊者以打擊。可是，孩子，我猜你看了我這些話，一定會十分驚奇地說：

「我的爸爸，你竟變了！」

是的，我是變了！可是我還希望着我自己是永遠這樣地變了！一個人血型的人他是怎樣地不信任自己的意志呵！所以我希望你還是要不斷地給我以鼓勵，我將不斷地把你的勇氣輸入我的血液中，使我的意志沒有一天會由薄弱而終至復歸於消沈。

這次寫「擬野草」，都是先有了題目然後下筆，然而偶也有幾篇臨時加入的，如上一輯的「枯楊」「朝山者」，和這一輯的「光明的故事」。裏面所寫，旁人或者不一定都會了解，可是你一定都能懂得。你看後，希望你能立即給我以珍貴的意見，我在寫這信時已在這裏熱望地準備着來接受！

我希望我現在的焦急在今晚上只是一個空虛！

刻刻記憶着你的人。

光明的故事

你如果不相信魔鬼有時也會造福人類，那麼請你聽我講述下面一個故事。

當人類還沒有過着光明的日子時候，魔鬼牠早知道這日子必有到臨的一天，於是牠用牠一貫的作風來對付——破壞。

可是牠也知道人類自從誤信了牠的誘惑而吃了「智果」之後，已全不像過去那樣的容易上鈎了，所以牠必得施展牠另外的狡猾手段。

於是牠搖身一變，變成爲一個自稱是踏進光明的日子的先導者，馬上混跡到人類社會裏去。

牠用呪語來行使牠的魔術。牠的呪語中最警策的幾句是：

「生在這個大時代中，我們的一切行動都應該以大衆爲目標。我們應該犧牲自己個人的福利，爲社會大衆謀福利；我們應該獨棄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而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這樣不斷地努力，光明的日子必有全到臨的一天！」

這呪語果然極有效驗，不獨一般未入社會的只知前進的青年給牠麻醉，就連幾個走入社會已久而正也熱切地希望着光明到臨的中年人也很欽服牠，不由都跟着牠走。

牠於是對着一般擁護牠的青年和中年們儼然以領袖自居，頤指氣使地擺出主人的面孔，叫他們絕對服從牠，使每人成爲屬於牠個人的奴隸。

一天，牠叫一個中年人去做一樁專爲造成牠個人名譽的事業，但牠不給以報酬，中年人略一躊躇，因爲他肚子還沒有吃飽。牠就套上牠以服務不努力的罪名，再用呪語來打倒他，讓別人看了再不敢向牠反抗：

「我是一個絕對犧牲自我而專爲大眾服務的人，所以我的事業就是大眾的事業，我的名譽，就是大眾的名譽。你不肯爲我而努力，就是在反抗大眾，破壞大眾，而是大眾的罪人！」

缺少人世經驗的青年人果然又中了牠的魔術，以爲牠的指摘果然合於邏輯，於是也對那中年人羣起責難。那中年人便在寡不敵衆中無言的退避開去。

於是牠的地位更鞏固了，主人的架子更十足地擺出來了，受牠領導的青年們所過的日子連奴隸也不如了！

不久，又來了第二個中年人的叛變，他比第一個中年人聰明。他先查明了牠的來歷，窺出了牠的真相，然後進對着牠的呪語來和牠鬥法：

「青年們，我們都受騙了！他叫我們犧牲自己個人的福利，爲社會大眾謀福利；我們自己個人的福利已經都犧牲了，可是社會大眾的福利在那裏？牠又叫我們獨棄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而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現在我們果然已絲毫沒有屬於個人的事業，但是社會事業發展了沒有？」

這呪語比魔鬼的呪語更厲害。青年人雖然是世界上最容易上誘惑的當的人，但也是世界上最最容易爲眞理所覺悟的人。

一片反對的聲浪由一二人的嘴裏立刻傳播到每一個人的嘴裏：

「我們都受了牠的無恥的欺騙。牠叫我們爲大眾謀福利，牠把大眾的福利攘爲牠自己個人的福利；牠叫我們爲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牠把社會事業攘爲牠的個人的事業而牠自己並不去發展。牠不肯犧牲自己，反犧牲衆人來肥胖自己！牠正是世界上最最狡猾的魔鬼呵！」

魔鬼所最最害怕的是人類識破牠的真相。所以牠一聽見青年們罵牠是「魔鬼」時，牠立即潛身入泥土中不見了。

世界頓時起了一陣擾亂，因爲恐怕還有第二個魔鬼混入，來了一次肅清魔鬼的大運動。

青年人得到了這一次深刻的教訓後，大家愈感到探求光明的必要，他們知道中年人比較有見識，從此便竭誠地大家通力合作。

他們還是依照魔鬼呪語裏所說的去做。可是因爲在他們中間不分主人和奴隸，所以個人的福利就是大眾的福利，而大眾的福利也就是個人的福利。大家爲了發展社會事業而服務，同時也就等於爲了個人事業而服務。

魔鬼呪語中所予人類的最後希望果然實現了！

世界上終於來了光明的日子！

從此魔鬼更不敢到世界上來，因為牠雖然會千變萬化，但給光明一照，牠的真相便在牠自己的影子裏完全暴露出來，而沒法隱藏！這也就是牠所以要破壞光明的根本的原因。

×

×

×

你相信我這句話嗎？如果當初沒有魔鬼想來破壞光明，光明的日子不會這樣迅速地到來吧！所以

我說：

「魔鬼有時也會造福人類的，像這故事裏所講的就是。」

夢與希望

——贈海兒

我以為夢是一幅淡墨水的山水圖畫，

我又以為希望是一首美麗的散文詩。

當夜中停止了我們白晝的一切記憶，
淡淡的圖畫便在靜穆的腦中展開了。
地面上開遍着芳香四溢的無色玫瑰，
也滋生滿一望都是的不知名的蔓艸。
黯澹的夕陽在白山黑水中遲遲沈沒，
沒有感覺的微風吹動那花梢和樹梢。
我不由地想到我不應該孤負此佳境，
一支無聲的曲便唱出我心頭的無聊。
我感到孤寂而想起了我所想念的人，
她或他會立刻站在我面前對我微笑。
但當給我發現這不過是虛幻的夢時，
這圖畫便由模糊而終至消逝無蹤了。
當我厭倦灰色的現實而憧憬着未來，

美麗的辭句就在我筆下輕靚的流出。
似深山的杜鵑儘弄着喉舌曼吟低唱，
似雪地裏梅花放吐着幽香沁肌砭骨。
似和風散送着細膩熨貼的溫柔氣息，
似叢花爭獻着萬紫千紅的蕩魂顏色。
我有着鬱積難消而傾吐不出的塊磊，
我將用悲壯的調子來打破我的靜默。
我有着關閉不住而無從着跡的愛情，
我將凭杳遠的理想來寄託我的孤寂。
但我永遠不願我知道這僅是一首詩，
他將把一切空幻的美從現實中消失。
誰說夢不是一幅淡墨水的山水圖畫，
誰不愛希望真是一首美麗的散文詩？

科學家的悲哀

我告訴你：曾經有過這樣一位科學家。

當他還在年青的時候，有一天，他的一個住在鄉村裏的親戚到他家裏來，他用他那用慣了的鈍樸的口吻對他這樣說，因為他不知道他這位住在城裏的親戚也是位科學家：

「我不相信科學是萬能的，爲什麼我家的老牛生了肺病，獸醫不能用其他動物的肺來把牠換掉呢？雞在夜間不能看見東西，常常給她們的敵人黃鼠狼吃掉，科學家爲什麼不把她們的眼換以貓頭鷹的眼呢？我以爲科學的力量，無論如何總不及上帝，只有上帝才是萬能的。」

科學家並不表示反對，只報之以淡然地微微一笑。

從此以後，科學家突然閉門不出，不分晝夜地在他的實驗室裏工作，只託人買了各式各樣的動物，一頭一頭地陸續送進他的家裏。

年復一年，等到科學家從新走出實驗室，再照常出現在社會上時，他的額上已經起了皺紋，而鬢髮已經蒼蒼了。

在全世界的新聞紙上，立即都用大字標題，登載着一個驚人消息，大意是說：

「茲有科學家某君，積二十多年的精心研究，已發明凡是人體上失去效用的官肢和臟腑，都可用恰當的其他動物身上所有的來代替。從此醫學家所不能醫治的一切絕症，像肺病第三期、胃潰瘍、心臟癱瘓、腦充血等，都可以有救治的方法。人類壽命，從此可以延長至無限。實爲科學界空前絕後的偉大的發明云。」

這新聞一傳播，頓時轟動了各式各樣的人羣，尤其是那些正患着各種絕症的人，都以爲獲得了意外的救星。

於是一大羣的病人都到他的家裏去，抱着十分的熱望與信心，請求他替他們醫治。他一個一個地請他們到他的實驗室裏去。

手術就這樣地開始了。

一個多年在戲院裏服務的女演員，因爲工作得過度的疲勞，忽然失去了她的清脆姣美的喉音。

當她訴明了她所患的病情後，他立刻吩咐他的助手到外邊院子裏去提進一隻大雄雞來，他將女演員上了麻藥劑。等到她醒過來時，一切的手術都已完畢。於是他對她說道：

「你暫時不能發聲。包你到滿三天以後，你會發出比你從前更清脆更姣美的聲音！」

女演員歡天喜地的用筆來表示她的萬千感謝，第一個先回去了。

第二個病人是個老盲人。在他的眼中，光明已不復存在，所以他絲毫看不見世界上所有的東西。

他就吩咐他的助手去捉到一只貓。等到麻醉劑失去效力的時候，他已完成了他全部的手術。他警

戒他：

「三天以內，你不能用你的眼來看東西！到了第四天，你即在黑暗裏也將看見比在白天裏還要清晰的東西。」

老盲人自然也千恩萬謝而去。

第三個是個在患了場重病後失去嗅覺的人。他把狗的鼻子裝入他的鼻子內。在臨走的時候，也約以三天後他的嗅覺必能完全恢復。

第四個是個患着胃潰瘍的人，不過還沒有喪失他的生命。他就割去了他的腐胃，用羊胃來連接他的腸子上。他約他三天內不能吃一些東西。

第五個是個軟足病患者。他的足完全等於沒有，必須有人抬着他才能行走。他就易之以野兔的腳。他告訴他：三天後，他將走得出乎意外的快速！

當第六個人放在昇榻上由兩個人抬送進來時，科學家吃了一驚，以為他是個死人，陪來的人告訴他：他給他老婆嚇破了胆，所以像已死去，只有他的心還沒停止跳動。他立刻喚助手去把他恰巧培養

着的一個虎胆拿出來，剖開了他的腹，把他裝在他自己的胆的原來位置上。又用強心針恢復了他失去的感覺。他堅囑他必須靜靜地休養三天。

第七個是瘦得只賸一把骨頭的人。據他自己告訴：診過他的病的醫生都說他肺病已入第三期，肺已爛去了三分之二，呼吸很是吃力。他立刻安慰他，用了麻醉手術後，把爛肺割去，而易之以狼的肺。他又對他說：三天以後，呼吸可以照常了。

第八個病人患着極度的貧血，已接過幾次同型的血，還是絲毫不見效力。他就接之以猩猩的血，枯白的皮色立刻紅潤起來了。

第九個是怔忡病患者，他一聽到一個像蚊蟲叫那樣細小的聲音，心就會跳得像要從心腔裏跳出來。他就替他換上獅子的心，把他自己的心給他看時，原來已脆弱得即將爆裂開來，如果不換去的話。

第十個人是位學者，他突然患了健忘與失智病，一切醫治都歸於無效。於是他把猴子的腦漿注射在他的頭壳裏。手術才完畢，他已把過去的一切重新回憶起，自己覺着完全回復了從前的聰明。

第十一個，第十二個……接連不斷地醫治下去，沒有一種絕症不能施以相當的手術，而用動物的官肢和臟腑來替換。

「真正是一位有着偉大的超人的力與智慧的科學家。他是世界上唯一無二的人類的救星！」

贊美的聲音頃刻遍及於全國。

三天以後。

科學家於起身後腳還沒有踏進實驗室，門外已聚集了許多的人。每個人的面上都露出不愉快的神氣，和前天抱着希望來的人簡直像是另外一批人羣。

那個本來失了喉音的女演員第一個衝進來，對着他「噓，噓，噓」地大聲叫起來，手裏拿着一張字條給他看：

「快快換回我原來的喉音吧！你替我換上的果然是清脆而姣美，但這不是人的聲音，而且又不能用來說話。你快快替我換回，否則我不能活着，只有自殺了！」

他還沒有回答，第二個人已接上來：

「我現在果然已能連在黑夜裏也看得見東西了，可是在我的眼睛裏，却失去了白晝和黑夜的分別，而且一聽見老鼠的叫聲，就會不自主地從夢中醒來，要起來追捕他們。這樣，夜裏簡直睡不成，白天仍舊不能工作。先生，還是把我原來的眼睛換回來吧！」

第三個人更急不及待地：

「我已回復了我的嗅覺。可是因爲過於靈敏了，走過人家門口便可聞到他們廚房裏菜肴的氣味，

使我飽了的肚子立刻感到飢餓，嘴裏滲涎不住地滴下來，比了什麼都覺得難受。這樣，還不如失去了嗅覺的好！……」

第四、第五、……個人接連地向他交涉：

「我的胃病雖好，但已吃不進人吃的東西，吃了總是吐出來，再吃下去再吐出來。只有吃草下去，吐出一次後重吃下去，便不再吐出。我簡直成了反芻獸了，我還是死的好呀！」

「我的腳現在除了走和不走外，已完全不由我做主。不走也吧！一走便像後面有什麼在追趕似的，快得停不住步，東衝西撞地連路上的車馬也來不及避讓。這樣下去，我非給車馬碾死踏死不可。先生，你看我怎樣才好呢？」

「我的胆果然已不是從前的胆了，可是不知爲了什麼緣故，一看見我的老婆便怒得要把她打死。今天如果沒有許多人用力把我扯開，險些惹出人命來。但我還是怒，我的心裏還是非要把她打死不可。我自己簡直無法阻止我自己。先生，你有方法把我胆量減小些嗎？」

「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我的呼吸完全照常了，可是一見了人便覺牙齒癢，便想把他或她吃下去。幸虧我意志還堅強，還能用力把吃人的慾望壓下去。可是我很担心，如果失去了我的忍耐力，我便將犯下人間不可赦恕的大罪，而且第一個遭殃的一定是和我最最接近的親人！……」

……
總之，病是沒有一個人不會醫好，可是另外却都附帶地起了一種一切醫生所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新病。

科學家呆看着他們每一個人，始終沒有開過他的口。他的面色像石頭，額上的血管突出得約有四分之一寸的高，兩手不住地在自己和自己搓。

最後，他不能不發言了。他吐出十分滯重的但是很誠摯的聲音對他們說：

「諸位，請原諒我！我費去了我二十多年的光陰與心血，犧牲了我的青春與快樂，全是爲了要發明這種別人沒有發明過的救人的醫術。不料我沒有想到：在我實驗室裏試驗的時候，都用甲動物的官肢與臟腑來調換乙動物的官肢與臟腑，所以沒有發見過會引起另外的副作用，所以我也沒有想到去發明可以除去這種不幸的副作用的方法。……」

聲音有些嘶啞了：

「我存心是善意地要救人，不料得此意外的無可挽回的惡效果，我真對不起諸位，也對不起我自己！」

衆人都變爲不動的石像！

科學家的頭在俯下去，俯下去！

室外院子裏又傳來了一陣一陣被割去官肢或臟腑的動物的悲慘的叫聲！

科學家突然回轉身子，奔進他的實驗室裏去。鍵立刻下了。

直到現在爲止，沒有一個人曾經看見他從那實驗室裏再走出來。

那些給他醫治好舊病而起了副作用的新病的病人們，只好仍舊帶着失望回出去。

他們把他們的病傳給他們的兒女，兒子又傳給孫子：女兒又傳給外孫，……一代一代地傳下去。

於是世界上就滿播着這種醫治不好而愈久愈複雜的不是人類本來的疾病。

可是科學家仍在他的實驗室中。

髑 髏

——一段沒有動作的對話——

甲：老兄，你對我說了好幾次，你一心要在這個醜惡的世界裏，找尋到一個真正美麗的女人，她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但是沒有一個俗人能夠追逐她，只有你這位偉大的理想家。可是，你到底找到了沒有呢？

乙：哈！哈！老兄不問我，我本來要告訴你，現在我早已實現了我的希望。因為找到她實在不容易，真費盡了我所有的心和力，所以要是到現在還沒有找到，那我早給這事累死了。

甲：我可不相信，世界上真會有一個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永遠的美麗的色相，這只有天上的仙人才有。但是天上那有真正的仙人？所以我總不相信，你的希望會已經實現。

乙：哈哈！這也難怪你不相信。因為這件事情有些神祕，還須由我細細地給你解釋。但是事實總是事實，我可以請她出來和你相見。這樣，你便不能再說什麼不相信的話了。

甲：你可以請她出來和我相見？好！那麼事實勝於雄辯，一切的話你都可放在後面去說，你快快請她出來和我相見吧。我真僥倖，我今天能夠見到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

乙：可是你不害怕嗎？當我介紹她和你相見的時候？

甲：哈哈！這是笑話！一個男人見了一個美麗的女人，有什麼可以害怕呢？

乙：那你不能怪我，因為我已言明在先。你看見那邊樹旁站立着的那東西嗎？

甲：是不是那用黑布遮蓋着的？

乙：正是。待我揭開來給你看看。

甲：哎喲！你是從什麼地方去弄來的這一副死人骨頭？那骷髏是怎樣可怕呀！

乙：哈！哈！我已言明在先，你還是這麼害怕，可是你如果自己遇到了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竟會生生地錯過了。

甲：難道這就是你所尋找了好久才得到的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嗎？你眞在和我搗蛋！你是在和我尋開心！

乙：這那裏是尋開心？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剛才我不是對你說過，這件事情有些神祕，還須由我細細地給你解釋？在我還沒有解釋以前，請你暫時放棄你的成見。

甲：那也好。我就聽你解釋吧！

乙：老兄，你曾經聽到過哲學家所愛說的「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那句話嗎？

甲：這是一般哲學家的老生常談，而且的確也是事實。

乙：那就好了。你既然承認「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是事實，那我便容易給你解釋了。

甲：我更明白了！哲學家所說的時間，和你這位——不，這副死人的骨頭又有什麼關係呢？

乙：老兄，你說話放尊重些！你不能罵她是死人骨頭，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美麗的女士！

甲：她是一位有血有肉的美麗的女士？

乙：正是。當她過去活着的時候，頭上披着的是烏雲般的柔髮，面孔生得不長不圓也不尖，眼珠

像天上的星星，鼻子的輪廓好像埃及的金字塔，小嘴唇紅得比石榴花還要鮮豔，兩頰全似朝晨海上的彩霞，全身有着健康的苗條美，四肢肥胖適中，手指像葱尖般細，但是不過瘦，兩腳很圓渾，不過長也不過短，肌肉細膩得像琢磨的碧玉，在嫩白色中泛出微薄的赭黃，……

甲：就是你所說全是事實，那全已是過去的事了！你儘管把她說得怎樣美麗，可是她的美麗已經消滅。這豈不和你所說的永遠的美麗恰恰相反？你不是越說越離開你的題目了嗎？

乙：並不！並不！你還須聽我說下去。她不但有着形體上的美，並且她的靈魂也美不可言。她是世界上唯一最最懂得愛情的真義的女人，她比一般的男子還要懂得明白。她獻身於她所戀愛的人，但她也愛一般戀愛她的人；她不輕用自己的愛情，但她却尊重別人對她的愛情；她不勉強她所愛的人也愛她，但她却從不使一般愛她的人有所失望。她的愛簡直不是狹隘的自私的兩性戀愛，而是大公無私的至廣無偏的「人間愛」！

甲：即使是真的這樣，那也已是過去的事了！你儘管說得天花亂墜，也拿不出事實來證明，那你不還是等於沒有實現你的希望一樣嗎？而且，恕我直言，你的話似乎有些瘋癲！

乙：哈！哈！這也難怪你這樣說，因為這事情實在有些神祕，所以不說到最後，你是不會完全了解的。剛才我們不是提到過哲學家所說「時間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那句話嗎？她的美麗也

是只有過去和未來，而沒有現在。你放棄了現在的觀點，而去追憶她過去和想像她未來的種種美麗，那你的心上不是立刻就會出現着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嗎？在我心上的這樣一位有着永遠美麗的色相的女人，你想，除了我自己之外，再有那一個人能夠追逐到她呢？

甲：噫！你真是一位理想家！原來她的美麗，完全顯現在你的永遠的理想世界中。可是，她的美麗在過去，這話在理上當然很講得通，如說在未來，那麼死者不能復生，她不是僅僅成爲你個人的一種虛幻的夢想嗎？

乙：不，決不是夢想。現在科學家的發明，往往有神出鬼沒的神奇，你不能說，在最近的將來，當然決不會是現在，科學家不會發明一種人工造人的方法。那麼在這副潔淨的枯骨之上，重新創造新的血和肉，也是完全可能的事。而且既是創造，那麼儘可以造得全然出於自己意志的美麗。甚至，科學家最近的將來，或竟會發明一種長生不老的方法。人既可以長生不老，而又可以造得出於自己意志的美麗，那麼世界上不是就有了有着永遠的美麗的色相的女人了嗎？

甲：你的話說得雖很是，可是在科學家還沒有發明以前，你不能當她是事實，至多只能算是一種理想。那麼你的希望那裏可算是已經實現了呢？

乙：既算爲理想，那你便不能決定她決不能成爲事實。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等待。

甲：那才說得對，我們可以等待。那麼我們等待這位有着永遠的美麗的女人的再生吧！

乙：好的！這樣，你才成爲我的同志。在不久的將來，我的理想必將成爲事實！

甲：我祝賀你的希望的實現！

四 絕墨之什

代 序

永遠是我親愛的孩子：

經過了將近一個月的搏鬥，我總算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也獲得了完全的成功。我高興，你當然也爲了我而高興。可是在這一次的搏鬥中，我個人的犧牲不能算不大，因爲足足有一個月，我沒有動過筆，寫過成篇的文章。只有你最知道，我是完全靠着文章生活的，所以我彷彿是拚了性命在搏鬥！

每次遇到你，一提到我目前沒有工夫寫文章，你總是說：這不是辦法，你應該讓出些工夫來照常地寫。可是，時間在限止着我，精力又不允許我，我總是辜負了你那沒有第二個人曾經這樣懂得我關心着我的好意。但這那裏是出之於我的本意呢？我的孩子！

最近幾天，身體和精神還是那樣的疲乏，但是不能再提起筆來寫，可是總是寫不下，覺得這題材也不好，那題材已失去時間性。最後，還是想起了那從前已寫過十二篇之後停筆了的「擬野草」，

決定再繼續寫下去。可是在別人寫文章，往往是「後來居上」，而我却總是「每下愈況」的，所以這一輯裏的四篇，自己寫了自己讀，覺得非常不滿意。如果拿來和從前所作的相比，也已經不像是完全出於一個人的筆下。人是那麼的善變呀！對於我自己，我將從此也不敢加以確定的信任。

但是即使寫不好，文章總是要寫的，擬「野草」也好，不是「擬野草」也好，因為我總還需要活下去。不過我却有着一種希望，希望最愛我的人，繼續給我以鼓勵，繼續給我以靈感，使我的意志不要消沉下去，使我的血液不要冷凍下去。孩子，只有你才是世界上唯一能夠滿足我這個最大的希望的人。

我永遠不忘記，在前天你當面遞給我的那封信套面上，你所寫着的：

「我希冀在××公園所看到的，

並不是一個消沉的影子！」

孩子，只要你給我以勇氣，我是永遠不會消沉下去的！你放心！

祝你健康！

對你懷着最大希望的人

生命的美麗

是在連綿的黃梅雨暫告停止的一個晚上，我又同孩子順路到那預料遊人一定很少甚至會完全沒有的公園裏去。

踏在軟濕的泥沙道上，走進陰森森的樹林，陣陣的風吹落樹枝上的殘滴，儘向我們的頭上面上衣上打，我的心裏更感到了淒涼和寂寞。

在熱鬧的人情舞台上，我怕周旋；但換了冷靜的山林深處，我又不耐於孤零。所以當我每次發現林中沒有伴侶的遊客們一個人獨倚在坐椅上沉思或翻看書本時，我彷彿看透了他或她的心，可是我不懂他或她是怎樣耐過他或她的寂寞的，在這個使人更加感到孤獨的地方。

天空漸漸向下沉，一點兩點的細雨又着在面上，但我心裏並不慌，因為我深信一定不會就下大雨來，還是在樹林中的泥沙道上躑躅。

走上小泥山，在山道上可以窺見山前的那個小清池。我就在道旁的一只坐椅上坐下來，讓孩子獨自到山上山下去自由地玩。

山被籠蓋在一片蒼翠裏，滿山都是不知名的枝翹葉綻的樹木。人坐在山道上，頭上望不見雲和天

，好像歇息在一個低矮的茅亭裏一樣。從參差下垂的枝條隙裏望那山前的小清池，池水一片深碧。偶然瞥見他的對岸有着黑影子在閃動，仔細看時，原來是有遊人從那邊經過。

池的面上，池的四周，也是那麽樣的寂寞呀！

我的心裏忽然又想起了那件常常想起而放不掉的事，悲哀的情緒不由地襲上來了！

正在無可排遣的時候，瞥見孩子從山脚下奔上山道來，手裏拿着幾張美麗的葉子，天真地，一跑到我面前，在我近旁的一只椅子上坐下，把手裏的葉子遞給我：

「這些葉子不是很美麗嗎？爸爸！」

我一葉一葉地接過來，葉子面上都有水跡，但都沒有泥污，我就問：

「你已把他們都洗過嗎？」

他點點頭兒。

這孩子的生性也像我一樣有些孤獨，可是他歡喜玩賞自然的美。他每一次跟我到公園裏，總是歡喜在地上找尋美麗的落葉和花瓣。我記得在一個月以前，他曾在這裏拾了許多的落葉帶回去，先把它們洗得乾乾淨淨，然後再把它們夾在書本裏壓乾。可是下文我就知道了。

我隨手玩弄那些美麗的葉子，先把水跡用手指擦乾了，再細細地欣賞葉面上的各種顏色和各種式

樣的美麗的花紋。

在我手裏一共有三張葉子：一張最小的是紅色的，但是邊緣却是青中含着紫，在中央還有些青不紫的斑點。我疑心它是「雁來紅」，但是現在不是秋天，它又不像是草本。不過我一看見就已決定，它的顏色也是由青而紅的，它正和「雁來紅」一般地使我看了興奮；在樹木中，它實在是一位愈活愈年輕的壯士。一張比紅葉大四倍的是綠色的，上面盡是黃色的斑紋；但也未嘗不可以把它當作原來是黃色的，上面盡是綠色的斑紋。葉邊都是尖角，全像旌旗四周的邊沿一樣。我覺得它有些好像有時誘人墮落，有時也鼓勵着人上進的女性。再有一張更較那張大四倍，邊緣很整齊，有些像枇杷葉，但是背後沒有濃毛。葉的下角還保留着原來青色，可是其他的部分都已由黃而化成淡棕色。右邊還有幾個大斑點，似乎它在樹上沒有落下時和外來襲擊戰鬥所受的創痕。我不禁對它肅然起敬，這不是一個老去的勇士的象徵嗎？

我在每張葉子上發現了它們的特點，它們不但各有它們美麗的顏色。

我愛惜這些葉子。

世界上不知有多少多少人都都在追求他們理想中的美麗，可是結果得到的十九是幻滅。另外，世界上明明有不知多少的天生的自然的美麗的東西，可是它們都在沒有人理會下消逝了一生。世界難道是

永遠這樣浪費的嗎？我覺得這世界是多麼的愚蠢！

不知不覺引出了我無盡無由的感喟。

我偶然想起了一樁事，從三張葉子來把那張不大不小的葉子抽出來，拾起頭來問孩子：

「我記得你前次帶回去的葉子中，也有這麼的一張，不知道現在的顏色還像這樣鮮明嗎？」

「花紋沒有變，可是已全沒光彩而顏色也黑暗了。」

「那可見無論什麼東西是不能離開它的生命之樹的，否則便將失去它的生命！」

「爸爸，你不覺得這張葉子比上次那張在拾得的時候更鮮明嗎？」

給孩子一提醒，果然，立刻引出了我腦中從前曾經留下過的印象，那張拾得的和這顏色形態相同的一張葉子果然沒有這張鮮明，似乎已經有了憔悴。

我正想問孩子這是爲了什麼緣故，孩子已不等我開口先告訴我：

「這張葉子是我從樹上折下來的！」

我更深深地感喟起來了！

在這個比較裏，我發現了生命的美麗！

原來我，或許連一般哲學家 and 藝術家也都在內，在過去也僅僅是個愚蠢不過的人。我發現了這些

葉子的美麗，我歎息於這些美麗的浪費，可是我沒有知道這些美麗的來源和它們的出生。

我現在才知道：有了生命才有美麗，所以愛惜美麗不如愛惜生命，因此只有生命才是真正的美麗，才是永遠美麗的藝術品！

誰是犯罪的人

這是海告訴我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所以稱爲「故事」，實在是有些不大「亨」的。

x

x

x

x

一個平凡得不必記起日子來的傍晚，在一條非常僻靜的馬路旁，有一家私人醫院裏的晒台上面，忽然發出一陣「嘆」「嘆」的聲音。這聲音頓時震盪了醫院裏每一個人的心，不由地都跑上晒台去看究竟。

由梯子走上晒台的先是幾個已經脫去白外衣的看護小姐，跟着又來了其他的人。

原來晒台上是兩位實習醫師在甩兔子。

兔子必須活活甩死才好喫，這是一般吃過兔子的人都知道的，這本來是個可以不必再加解釋的常識。

可是醫院裏的兔子，並不因為預備吃才飼養。它們是給幾位專攻眼科的實習醫師做試驗用的，爲了他們當然不能直接就拿病人來作爲試驗品。

達爾文試驗了種種生物，才發明了進化論，幾個實習醫師爲試驗眼病要用兔子，在同一的理由下，有誰說是不應該呢？

但是被試驗者總是世界上的最不幸者，無論是人，或是其他生物。那麼他們爲什麼不用其他的生物而用兔子呢？據說：一則因爲兔子的性格最馴良，二則它不如狗和貓，可以幫人類工作的不及，三則它本來是專供人類吃用的犧牲品。於是，它們名正言順地做了許多醫院裏的試驗室裏的犧牲者。

不料在某一次的試驗裏，一只不幸的兔子的眼睛給實習醫師弄瞎了。

不幸是往往專門加在不幸者的身上的，於是在雙重的不幸下，兔子更完成了它被吃掉的命運。

其實，除了被吃以外，人類也沒有第二個妥當方法可以處置這被試驗瞎了眼的兔子。於是，在這醫院的晒台上，就發現了這樣一幕的活劇。

一位實習醫師提起了那只瞎眼兔子的後腳，「撲」「撲」地不住地在晒台的水門汀地上甩。「真作孽呵！」一位慈悲的看護小姐一看見就大嚷：「他把它活活的甩死，我們那裏還吃得下去？」

「可惜是吃不得的，」另外一位年長的看護小姐也露出不忍的臉色：「它會向你討命！」

「讓它向我一個人討命吧！」那位甩兔子的實習醫師含笑回答那位看護小姐，他提起那隻被甩了好久的兔子看時，身體已經整個的發了僵。

於是另外一位實習醫師說：「好了，已經死定了，我們可以動手開剝了！」

看護小姐們的眼中都投出不屑的一瞥，向着那兩位不人道的實習醫師，立即轉身一個一個都退下晒台去。

晒台上只剩兩位實習醫師在進行他們預定的工作，替當晚的晚餐增添一種可口的佳肴。

果然，這天的晚餐桌上，另外多出一大碗菜，是一碗熱氣蒸騰，肉香四溢的紅燒兔子肉。

自然醫院老闆又蝕了本，幾乎每個人都比平日多吃半碗飯。那班慈悲的看護小姐們當然在例外。

她們的筷都不向兔肉碗裏投，只讓那些醫師們去夾來大嚼。

在中間，那位剛才在晒台上大嚷「真作孽呵」的看護小姐偷偷地問近旁的一位醫師：

「滋味怎樣？鮮不鮮？」

那位嘴裏正在嚼着兔肉的醫師用眼睛來報她以非常滿意地一笑。

她沒有勇氣也舉起筷來投到兔肉的碗裏，整個的晚餐時間，她的臉上呈現着不勝羨慕的神色。

兔肉的碗裏首先空了，晚餐終竟到了終止的時候，同桌的人都一一散開去。

等到醫師們都走開，那位心腸最軟說兔子會討命的看護小姐終竟忍受不住，用她已經放下了的筷，重新拿起來，在兔肉碗底的餘汁裏蘸了一蘸，再放在自己嘴裏啞了一啞，回頭對另外一位看護小姐說：

「滋味果然不差，可惜是吃不得的！」

「你也犯了罪了！」一位善於嘲弄別人的女司賬員這時突然出來說話。

「爲了什麼？」很不好意思地。

「你以爲他們甩殺兔子，是他們犯了罪；你不願分担他們的罪，你便不動筷！可是你終竟也嘗到兔肉的味，那和他還不是『五十步與百步』的比嗎？吾們的孟夫子到底是聖人，他的判斷是再準確不過的。那你雖然沒有甩殺兔子，而你所犯的罪却同他們一模一樣，雖然不增，但也不減！」完全是使人難受的嘲弄。

看護小姐的臉上頃刻像染上了胭脂，在含愧的一笑後，還是不服氣地問她：

「作算我也是犯了罪了，那麼這位連湯也沒有嘗過的密司也犯罪嗎？」

她說的當然是指那位會說「眞作孽呵」的慈悲小姐。

立刻回答來的是一個不假思索的回答：

「她同你一樣！」

「這真奇怪了！」這自然是那位慈悲小姐不能不說話了：「我連滋味也沒有嘗過，我怎會也犯了罪？」

「是的！你果然連滋味也沒有嘗過，可是你不是會問過他們：滋味怎樣？鮮不鮮呢？可見你不是不想吃，不過是爲了怕牠向你討命！假使有人敢担保你，牠一定不會討命，那你一定也敢吃了！到那時候，你不是也犯了罪？」

慈悲小姐也是不服氣：

「如果吃了兔子肉，到底不是吃人肉，也算不了犯什麼罪！」

「那你剛才爲什麼不敢吃呢？」

在哄然一陣大笑裏，便結束了這場無聊地但是極有意義的晚餐後的餘興。

善與惡之訟

在上帝的面前，只有公正沒有偏私，只有真理沒有成見。他好像是位司法官，常常有生命們在向他作不平的訴訟。

這裏所記下的，不過是向他訴訟者的總數千百萬分之一，可是他沒有方法付之判斷。因之，他將永遠失去生命們對他的信仰，如果他以後還是無法判斷的話。

原告是一個已經炸去四肢，面目焦黑，全身血肉模糊的不知是什麼生物的生物，而被告是一位人類中最有智慧的科學發明家，態度靜穆，嚴肅。

他們都停站在上帝的神龕前。

——我也是上帝的寵兒，因為有生命。可是他偏偏發明了炸藥，把您給予我的肢體炸毀，生命消滅；而且他不但消滅了一切生命，也摧殘一切您所安排好的美麗的東西。

——這是那裏來的話，我的發明炸藥的動機，完全不是爲了要消滅生命，或摧殘藝術，只爲了要創造一種生命們所沒有的巨大的力，可以省除許多人的力去鑿山開道，毀礁除壅。不料爲野心家所利用，製成了炸彈，才造成這種結束。這是使用者的罪，和我發明者無關。

——這是詭辯。不鑿山，不開道，不毀礁，不除壅，生命們所受的害決沒有像炸彈傷人那樣的力量大。什麼叫做利？使多數人或多數生命受到利益才叫做利。而你這種發明，却害多利少。難道你的動機就爲了這個嗎？那非說你是存心殺害不可。

——當一個人要發明一件發明時，他總是專向利的方面想的，所以他的動機總是好的。如果你說

我有心殺害，那麼礦物質中的砒霜，植物中的馬前子，動物中的河豚魚，牠們不是吃了都可消滅生命的嗎？但牠們都有用處。我想：創造這些東西的上帝，也一定不會承認也是存心殺害吧！

——這是不能和你的事相比擬的。砒霜，馬前子和河豚魚果然也都有毒，可是你自己不去吃牠們，牠們不會自己走進你的肚子呀！而我，你看，真是天外飛來的橫禍。我好好地在爲了生活工作着，突然天空裏飛來了一架飛機，從上面投下幾顆炸彈，而我要逃避也來不及。這樣，更使我想起你更多的罪惡。飛機不也是你所發明的嗎？倘使沒有飛機，炸彈雖可消損生命，但所消損者還少。而一有飛機，我不必多說，你看，生命們更遭到了曠古未有的屍飛遍野血積成河的大殺害。

——世界上一切的發明，本來都是有利有害，而發明者的動機總在爲了有利方面。照你這樣說，那麼世界上一切發明家都是存心殺害的罪人，而一切科學上的發明，沒有一樣不是殺害人的東西了？——正是！你看：譬如金雞納可以消除熱病，但牠又可以打胎；如果因不能消滅熱病而招致死亡，那犧牲者只有一個人；至於毀損胎兒，便有滅種的危險。你看這罪惡何等重大？

——果如你所說，一切發明，都是有利必有害，甚至害多利少，但你並不會說，絕對沒有利。要是有利的話，你怎能偏於一方，一定要斷言發明者爲有罪呢？難道「有利」不是功，而功一定不能抵罪呢？

——那還是要問結果。

——我以為要看動機。

當他們辯論得皂白不分，沒有辦法可使誰退讓的時候，上帝便命一位倫理學家出來判斷。因為世間一切罪惡的標準，如果由他出來決定，可以得到比較準確的結論。

——諸位，我是一個倫理學專家，只能就倫理學上的學理來作探討。兩位所爭論的是非，如果在幾百年前，那麼我敢說，這位發明先生是對的，因為他的動機是善的。但在幾百年之後，又有一派新倫理學產生，他們站在唯物的立場，說專問動機來判別是非是唯心派，完全是主觀的不科學的成見，他們把他叫做「存心說」，而他們自己的却是客觀的科學的見地，不問存心善惡，一切都依結果為斷，這一派叫做「結果說」。照後一說，那麼這位受害的先生的話也不差的。所以我的結論是：兩方面也各有其是，也各有其非。

——那麼世界上是沒有是非了嗎？

——那我不敢回答你，因為這是世界之謎。我擔當不起拆穿這個謎所造成的結果的罪名。

——那你這位先生也讚成結果說了？

——並不。因為我存心也不願拆穿了這謎，使世界上一切的人和生命都受到痛苦。

——照你說來，你是一位調和論者了！

——哈！哈！不敢！不敢！世界上本來沒有偏於一方面的真理，我們古代孔老夫子的「中庸」之道確是他老人家經驗有得的主張。所以後世的人儘管反對他，但他還是個永遠存在的偶像。

——先生的話岔開了。你說一個人的行爲，要存心結果兩方並重，這是對的。但我存心是善的，而結果造成罪惡；或是存心是惡的，而結果造成有功，這兩者難道也能同樣看視嗎？如果這樣，不是世界上永遠沒有善惡，是非之分了嗎？

——這我不能說，你自己去想。

——那我們還得請上帝自己來判斷。

可是在他們的面前，上帝的偶像已經不復存在。

絕 墨

是一個嚴冬的清晨，胡非子坐在茅檐下的土階上。他的面前是一只破舊的小几，據說這還是他的師傅墨翟傳給他的，在這小几上面，他也學着他的師傅常常伏着寫文章。這天氣候實在冷得有些難受，所以他把小几搬到屋外來，在太陽光裏繼續做他沒有做完的工作。

「師傅！」一個粗暴的叫聲，頓時沖破了陽光下死去一樣的寂寞，不由胡非子不放下了筆，抬起頭來注意這個呼喊他的人。

「是你嗎？」他一看原來是他最得意的弟子孟勝時，不覺高興得說不出別的什麼話來，只隨口吐出了這樣一句儘可不需要的疑問。

孟勝氣憤憤地，大約因為跑了許多的路，所以雖然現在已止了步，還是不住地喘着氣。

「你又聽到了什麼關於孟山的新聞了，是不是？」胡非子笑吟吟地看着他。

原來孟山也是胡非子的得意弟子，因為生性特別聰明，從小就把墨經讀得爛熟，和人家談論起不論什麼來，能夠完全運用墨經的論辯方法，所以胡非子特別看重他。他老人家曾經對其他的弟子們說道，將來他如果死了，一定把他的「鉅子」的交椅傳給孟山，叫他們繼續奉他做墨家的領袖。

不料在一個月前，孟勝偶然去探望一個親戚。他的親戚不知道他是墨教徒，又偶然談起了孟山的事：

「孟山是個從小沒了父親的聰明孩子，現在總算給他成了名，做了最最有名的墨教徒，生活也相當闊綽起來了。」親戚說這話時，流露着非常贊美和羨慕的神情。

「生活闊綽起來了？墨教徒都是努力工作，生活清苦的人。如果闊綽，那還成什麼墨教徒呢？」

孟勝搖搖頭，表示他的不相信。

「這全是騙人的話！『千里做官只爲財』，墨教徒如果不要發財享福，那何必去做墨教徒呢？大約別的墨教徒不及他聰明，所以做了一世教徒只過着清苦生活。只有他，本領高強，真能傳得墨家衣鉢，既發財，又享福，成爲一個準標的墨教徒。」親戚自信不疑地只管滔滔說下去。

「沒有這種事！」孟勝忍不住替墨教徒辯護。「要是墨家以發財享福爲目標，那麼墨教徒便不會個個面目黧黑，手足胼胝了。當初墨翟聖人創教的時候，他就拿『面目黧黑，手足胼胝』來做收錄門徒的標準，凡是不能吃苦，不能安貧的人都拒之門外。所以世代相傳，要是一發現有人想發財享福，就請他出教，否認他是墨教徒……」

「那麼孟山不是至今還是有名的墨教徒嗎？爲什麼他獨自面孔白嫩，手穿皮套，足踏革履呢？」

「這是不會有的事！」孟勝肯定地不相信，「昨天我還碰到他，他的面孔何嘗白嫩，手足也何嘗不赤裸着呢！」不由地自己漸漸吐出自己的真相來。

親戚看看他的臉，也看看他的手和腳，對他微微一笑。

當天孟勝去見師傅，就把這新聞告訴他。胡非子當然不會相信，搖搖頭：

「這正全同『會參殺人』一樣！而且孟山的面孔和手足並不如你親戚所說，那你爲什麼要懷疑

呢？」

孟勝聽他師傅這樣一說，果然十分有理，便把這件事完全放下。

這天胡非子看他面容很氣憤，突然想起了一個月前的事，不覺隨口吐出來問他。其實，他不過是一時的打趣，因為他始終不相信會真有其事的。

「師傅，你立刻跟我去看！」

不等胡非子回答，扶了他只管從大路上向前走。胡非子也知道孟勝素來不會無風作浪，便毫不躊躇地聽他扶着走去。

一口氣走了將近十多里路，胡非子是個老墨家，當然算不了什麼的。走到一家民家的門前，孟勝忽然扶胡非子從那家的邊門走進去。

經過了兩個院落，便聽得裏面有男女譁笑的声音。胡非子便將腳縮回，正想轉身回出去，他的肩胛又給孟勝拖住。

「你聽，這是誰的聲音？」孟勝的嘴伏在胡非子的耳朵上。

胡非子傾耳一聽，面容立刻大變。

「老頭子會知道你來這裏嗎？」是一個愛嬌的女人的口吻。

「不會的。他們都是屈死，阿木林！他們到死也不會知道我的面目和手足都是假裝的。爲了這個勞什子，我會送了公輸般一萬塊錢。他果然是個巧匠，穿在身上，誰也不會看出我的真相來。」

「那你爲什麼要化一萬塊錢來買這屈死，阿木林的徒弟做呢？」

「這難道你還不知道？我不是借了墨教徒的名，向秦王去捐得一筆大款子嗎？要不然，秦王那肯捐給我？有了這筆捐款，我們儘可坐享一世了！哈！哈！」

「那你以後可以不做墨教徒了？」

「暫時還不能。因爲事情一拆穿，我的捐款要給人家收還去的，還是不動聲色的好。並且等到老頭子死了，我還有繼承他做「鉅子」的希望，到了那時，我更可以爲所欲爲了！哈！哈！你看我應該退出他們的教嗎？」

突然「轟」的一聲響，好像院子裏坍下了一垛牆。孟山和一個女人從屋子裏急急跑出來看時，原來是他的師傅胡非子直挺挺地躺在院子裏的地上，孟勝像鐵一樣地站立在一旁，一動也不動地怒容看着他們。

曾經在春秋時代轟動一時的墨家，因爲胡非子突然的死亡，沒有遺命立誰做「鉅子」，於是門徒星散，各奔各的前程，無形中漸漸地消沉下去了。

這就是歷史上墨家所以半途消滅的真因，是以前的人所沒有發現過的新發現。

夜珠集

翻不所版
印准有權

著者 譚正璧

發行人 陶亢德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發行所 太平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電話九四九一五

印刷所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每冊定價壹百貳拾元

52
016417
31

[Faint handwritten scribbles]

[Faint handwritten scribbles]